

樂 雜 齋



吳敬恆題

徐仲年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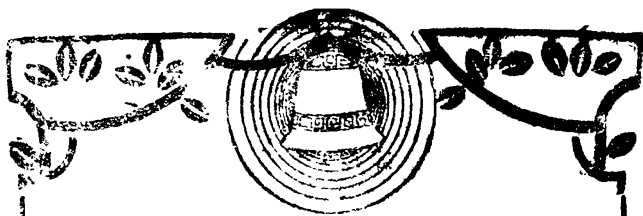
—

正中書局印行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圖字第三三九號審查證



冊數
2.20 0.30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渝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滬一版

流離集

全冊定價國幣二元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發	印	發	編
行	刷	行	著
所	所	人	者
正	正	吳	徐
中	中	秉	仲
書	書	常	年
局	局		

(1210)

自序

這個集子包括短篇小說八篇，論文五篇，都是民國二十七年下半年所寫的；——我把今年上半年所寫的文字聚爲沙坪集，下半年所寫的編成這部流離集。

去年的暑假，因爲時局及學生軍訓關係，是特別長：從七月十八日起，直至十一月一日爲止。在假中，固然天氣炎熱，固然空氣過度緊張而變爲沉悶，我可不敢貪懶，自己鞭策着自己，繼續努力，做些文字工作。當初立定一個計劃，想寫十二篇短篇小說，分作四個三部曲，那就是：（一）亂世人，合資公司，負山之蚊；（二）谷風，魚與熊掌，虹之幻滅；（三）十九刀，懷春，西方之美人；（四）莊嚴的驢子，佛佑，馬蹄鐵。預計寫完之後，合爲一集，稱作苜蓿集。苜蓿是原野自生的蔬類食物，俗名金花菜（即野苜蓿），葉爲三小葉合成。苜蓿的三小葉合成一葉正可象徵集內四個短篇三部曲。苜蓿有時四小葉合爲一葉，此種苜蓿極難採獲，所以歐美習俗以爲採得四葉苜蓿之人必走好運。這個集子所描寫的種種都是不幸的，乃是三葉苜蓿，而非四葉苜蓿！然而，苜蓿集一名，太晦，預定計劃中的第二個三部曲，材料太豐富，僅僅寫爲短篇，很可惜！這三個三部曲中的懷春和西方之美人與國難無關，又不便發表。於是決定將谷風演成長篇，懷春和西方之美人用另一方法，在另一處寫出。就原來的第一個與第四個三部曲，加上單篇的嶺上梅和十九刀，構

成一幅「國難流離圖」：改苜蓿集爲流離集。

去年下半年所寫的論文、短篇的，富有時間性的居多，只選了五篇，保存在此。門外漢論中國教育，雖則所論是精神教育，雖則文字外表不大嚴肅，可是表達了我的人生觀之一部，由我個人立場，這篇是自白的文字。數年以前，我曾爲黨軍日報八年紀念特刊寫過一篇動的人生觀；再推上去，在文藝茶話，在新壘，在社會月報，在中央日報、中華日報、民生報等雜誌或日報內，也曾發表過與人生觀有關的文字；甚至有一次，在上海法文的國民集誌 (La Revue nationale chinoise) 中，敘述民國十二年間中國思想界「科學與玄學」的論戰，因而發揮我個人的人生觀。光陰如飛而去，那幾篇文字也散失了，我的人生觀却始終如一；——即在將來，我敢斷定它決不會變更的！如果讀者願意認識精神上的徐仲年，讀了這篇門外漢論中國教育，可以知其大概。

當代法國大詩人保兒·福爾與保兒·福爾的詠戰詩是兩篇「很費力」的文章：我從南京追隨了中央大學遷到重慶來，自己所藏的法文書籍或在南京被敵機炸毀，或拋棄上海家中，手頭毫無參考書而欲寫學術性文章，這個困難，凡曾寫過研究文字的人都會了解的；介紹外國詩人是件難事，介紹外國詩更難，介紹外國詩而把外國詩整篇翻譯過來是難之尤難：我自己出難題目給自己做，結果如何？請讀者批評，然而「信」「達」兩字我敢於擔保的。

我向來缺乏偶像觀念。我都知道佩服人家的長處，但絕不會拜人做偶像，魯迅先生是我所佩服者之一，但如欲強我稱他爲「中國的高爾基」，我只能笑笑。重讀「吶喊」與「徬徨」一文是本此精神寫成的。（其實果真成了「中國的高爾基」，便又何如？）

去年下半年的工作，除了上述者外，還有三件事，值得一記：（一）翻譯 *Alphonse de Lamartine* 的詩，已積有數十首，可以另成一集；（二）六月五日至十一月六日，主編時事新報的星期青光（文藝性質）；（三）歲暮與中央大學友人俞大綱、商章、蔣兩教授合作英法德美軍歌選，至爲愉快！

謝謝時事新報「學燈」主編宗白華先生，抗戰文藝姚蓬子先生，文藝月刊王平陵先生，民意童蒙蒙聖先生，現代讀物高泳修先生，青年嚮導薛農山先生，婦女共鳴陳逸雲先生：他們使這十三篇小文字於未成集子之前，有機會與諸位讀者先行見面。

外祖吳稚暉先生爲我題簽，增高了不少流離集的值。

正中書局曾經出版過拙著海外十年與現代外國語教授法芻議；遷渝後又印行拙著沙坪集，這本流離集是第四次。我對於正中書局當然很感激，尤其感激它的總編輯陸步青先生！

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一月二日。

目次

吳稚暉先生

自序	……	一
嶺上梅	……	一
門外漢論中國教育	……	二六
亂世人	……	三五
合資公司	……	四六
黃山之蚊	……	五八
當代法國大詩人保兒·福爾	……	七九
保兒·福爾的詠戰詩	……	一〇七
莊嚴的驢子	……	一四一
佛佑	……	一四七
馬蹄鐵	……	一六一
重讀「吶喊」與「徬徨」	……	一七八
十九刀	……	一八八

流離集

致現時代中國文藝家的芹獻……

二

一九六



嶺上梅

徐淑英捧了一枝紅梅，跳跳蹦蹦地跑進來，喊道：

——爸爸，媽媽，你們看：多麼美！多麼香！

徐松壽執着一本線裝書，正在讀諸葛亮的出師表，聽得女兒如此喊，就放下書，望着她。他的夫人，坐在他桌旁做針線，笑着接口道：

——淑英這孩子真淘氣！十八歲的大姑娘，整天在外亂跑，這時又不知從何處荒山僻野裏採了那麼一大枝梅花來！

——噢！媽！

淑英拿着花，猴在母親身上說：

——媽，我看妳有些糊塗：妳怪我整天在外亂跑，難道要叫我做躲房小姐麼？

——對！對！我錯怪妳了！躲在房裏，招不到女婿！

松壽夫婦都笑了出來，淑英着了急：

——噯！姆媽老是隨口亂講，我可不依妳！

——不依我什麼？妳不肯嫁人？

——媽，妳真是，越講越糊塗了！

「啊嚏，啊嚏！妳這個孩子，還不給我把花放下，刺得我好痛！」

「哎喲！真的刺痛了麼？刺在那裏？搯給我看看，讓我來撫摸撫摸。」

「算了罷！算了罷！好個泥人的小姐！」

母親笑着推開她的女兒。淑英口中低低唱歌，將花插入瓶中，左看右看，端詳個不止。

徐松壽始終笑嘻嘻地看她們，看這幅絕美的母女聯歡圖。他的夫人鶯芸，和他的女兒淑英，長得一模一樣；倘使人家不知她們是母女，還要當她們是姊妹咧。他們原是早婚的；鶯芸十五歲出嫁，十七歲上便生了淑英；母女年齡相差不過十六個年頭。今天松壽見了淑英那樣苗條，不禁想起了十八歲時的鶯芸，也是這般身材，也是這個蛋圓臉兒，也是這樣善於撒嬌；所不同者，在行動舉止之間，一個是少婦，一個是處子，而且鶯芸懷中已經抱了一個兩歲大的小娃娃，這個娃娃便是淑英。光陰真過得快！一轉瞬淑英長成了少女，而他自己也就到了三十八歲。十七年來，鶯芸並不見老，大概因為她自從產了淑英，即未懷過第二胎的緣故；——天然如此，並未用科學方法避孕。兩鬢見霜的倒是他自己，然而身體結實不減當年。十七年來他出入於政學兩界，獲得相當高的地位，相當大的聲望。在三十四歲那一年，他偶然領了鶯芸與淑英，沿着碧玉江，放舟暢遊，發現了這個世外桃源的梅莊，立刻決定卜居於此。他以急流湧退的姿態，擺脫了一切職務，在梅莊中心築了數間樓房，取名「小梅莊」，住了下來，已經四年。

徐松壽看了一回，笑喊道：

「癩兒，裝來裝去，裝了半天，還沒有裝好麼？妳來！我有話同妳說。」

——來了！來了！

淑英放好花，跑了來，又着腰道：

——敬問父親大人有何吩咐？

——哈！哈！好一個油嘴小丑！來，我告訴妳：這兩天城中風聲不好，說不定日本鬼

子要上這兒來。妳還是在家中坐坐，看看書，寫寫字的好，不要出外亂跑。萬一在外邊逢見了鬼子，那就

——爸，你怕鬼子，我不怕鬼子！

——這不是怕不怕的問題。

——這是什麼問題呢？我好好在上海讀書，你老遠派老張來接我回來。我說：「上海一時陷落是無關緊要的，一切都會恢復；學校暫時關門，將來要重新開課的。要不然，書讀不成，不妨做宣傳工作去，甚至加入游擊隊，總比呆坐在家裏好些！」你老不相信，逼着我回來。回來沒事做，悶得發昏！老實說：在這種氣氛裏，讀書也讀不進，寫字也寫不成；我不比你有那一副鎮定工夫啊！倘使此地沒有東西梅嶺可以爬爬，赤楓崖可以玩玩，碧玉江可以盪船釣魚的話，我早就悶死了！

——淑兒！妳怎麼咧？這樣挺撞妳的父親？

——竊苦想截止淑英的話，可是淑英不管這一套，依舊連珠噉似地接下去：

——再說罷，日本鬼子要上這裏來幹嗎？他們來賞梅麼？他們那裏敢出城？不怕游擊隊麼？上次他們膽包了身，去探張家村，結果三十六個鬼子只逃走了四個，其餘的都送了終；這個教訓還不夠麼？張家村離城不到五里，倘且如此，他們那裏敢上離城四十里的梅莊來？梅莊全鎮不滿三百家人家，他們即使佔據了，也有什麼用呢？

徐松壽靜靜地聽，微笑沒有一刻離開嘴角。淑英說順了口，「拍，拍，拍，」放了一陣機關鎗，轉頭一想，太過分了，深恐父親生氣，突然閉口不做聲。就是她的母親也覺得自己的丈夫太軟弱了；固然，她不希望他們父女失和，可是也不願丈夫過度溺愛女兒，將淑英養成一位目無尊長的千金小姐。她正欲喝止淑英，淑英却自動停止了，於是她轉眼望她的丈夫。松壽毫不生氣，執了淑英的手，和善地說：

——妳說完了罷？

——爸，請你恕我，我太過火了！

——我並沒有生氣。少年人總有脾氣的，激於愛國熱情而發的脾氣是好脾氣，——（竊苦淑英聽到「好脾氣」三字，嘖嘖一聲笑了出來。）——我們正需要這種蓬蓬勃勃的朝氣。青年們易犯的毛病便是不肯多想，凡事不加深長的考慮，一鼓作氣地蠻幹；運氣好，

居然成功；運氣不好，難免失敗。我並非不知道愛國，「一·二八」之役，我在上海奔走救國，幾乎送命，——這事可問妳的母親，她知道得很詳細；——可是這次的中日戰爭與上一次的戰爭不甚相同，我們應當隨機應變。我之所以喚妳回家，自有我的道理：（一）租界雖則比較安全，但是我不願妳託庇於外人治下；（二）我很思念妳，我們相距六七百里路，固然有信可通，究竟彼此放不下心，不如全家團聚的好；（三）妳的母親常常感到寂寞，有時我又有事外出，三數天不回家，妳歸來了，可以陪伴她。至於妳的學業，目下滬上學校暫時不開學，即使勉強開學，在敵人外人兩重壓迫之下，決計辦不好的；妳何妨歸家？我書房裏有的是書，同妳所學的性質相同或相近，妳儘可去瀏覽，不懂的地方可以來問我。若說參加游擊隊，在國民一分子立場上，我不應當阻止妳；但在家長立場上，我勸妳不必加入。妳或許猜想我私爾忘公，把家庭看得重，國家看得輕。妳不能這樣想，我絕未忘去國家；我之勸妳甚至強逼妳不加入游擊隊，我自有絕大的理由，無奈我此刻還不能向妳宣布！

淑英靜靜地聽，直等她的父親講完了，還思索了片刻，方纔吞吞吐吐的說：

——爸，我當然相信你是一位愛國者，不過……

——「不過」什麼？

——爸，我想問你一件事，先求你不要生氣！否則我不敢問。

「說呀！我決不生氣。」不過……

「不過梅莊真的人傳說你在三天前上城是去看日軍領袖的，我希望這是謠言。」

「這不是謠言，却是事實。」

母女大大吃驚，齊聲道：

「唔！你看」

「我是去看日軍聯隊長岡本大佐的。」

「幹嗎你去看他？」

母女同聲問。

「我自然有事去找他。至於這是什麼事情，你們此刻不用管，反正將來總會知道的。」

「爸！」

淑英灑脫父親的手，氣憤憤地說：

「你知道我是愛你敬重你的，但我更敬重更愛惜你的名譽！」

「你也得知道我的愛情名譽不下於我的愛情妳！」

松壽拍桌而起，嚴重聲明。

鵬芸深恐兩人吵翻，連忙阻止他們。

「淑英，妳這孩子，少說幾句好不好？」

她又對松壽說：

——你這位爸爸倒有些言行不一致，你剛纔講過：「激於愛國熱情而發的脾氣」是好脾氣；這會兒你何故爲了淑英的「好脾氣」而生氣呢？

松壽明知這是「打圓場」的言語，所以勉強笑了笑。淑英性子雖急，但她極愛她的父親，此刻有母親出來挽回僵局，也就乘此落篷，她拍拍母親的肩頭，笑道：

——姆媽，我說不過父親時，你來幫我！

——誰高興來幫助你這個快嘴丫頭？

三人笑了一陣，一場風波總算平靜下去。那天晚上，當僕人老張開出夜飯來時，大家有說有笑，比平日更覺親熱，爲的要衝破同日下午不幸的門口所遺下來的不和的氣氛。

隔了三天，一清早，徐松壽忽然向龔芸淑英建議到碧玉江的北岸雲山去玩，而且說：

——淑英，妳不是常想到華伯伯府中去拜訪華伯伯的大女兒少誠的麼？華家住在靈山第一峯的山麓，恰在碧玉江畔。今天天氣正好，妳們不妨去玩，到了傍晚再回來，甚至在華府過一夜都可以，隨妳們的興致。

淑英拍掌歡呼道：

——好！好！好！我們馬上到東梅嶺脚下渡江過去！……

淑英究屬年輕，說着玩，不禁雀躍起來。龔芸比女兒長了十六年，識見多得多；她便

覺得松壽的建議有些反常。難道平時松壽不常出外遊覽的麼？這倒不，他如果不愛遊山玩水，就不會發現這座梅莊，更不會率領全家住到梅莊來。那麼，反常何在呢？鶴芸自己回答不出，只是直覺地感得有些異樣。大概聰明的人感覺銳敏的人，有那麼一個預知覺。這倒不甚發達的預知覺，不能昭示我們未來之事，却能模糊地指點我們最近將來的吉凶。以鶴芸的智慧，自然有銳敏的預知覺；她既感到不安，便問她的丈夫：

——你去不去呢？

——我還有有些事情要料理，不能陪妳們過江，但我送妳們到江邊，看了妳們渡了江再回來。傍晚時，不是我自己定是老張過江來接妳們；如果妳們決定在那邊過夜，我或老張不必先回來，即留華府過夜，明天伴妳們一同回來。

鶴芸對於丈夫的回答總覺不滿意，卻又說不出所以然來，又不敢問什麼事使他勾留在家，只得說：

——既然你有事不能同去，我們何妨改一天呢？

——那何必？渡江並不難，我今天不去玩，過幾天如果天氣清朗，我可以領妳們再上那兒去玩一次的。

這麼一來，鶴芸沒得話說了，心中早就打定一個主意；這個主意，她當然不能講給丈夫聽，却也暫時不告訴女兒。他們吃過早餐，忽忽就道，因為從梅莊走到東梅嶺與西梅嶺

間的赤楓崖還有五里路遠；再從紅葉小築面前對穿過赤楓崖，即抵碧玉江的南碼頭，由此渡江。徐松壽送母女上了渡船，自己立刻回來。

他一回到家，立刻指揮老張佈置一切。當廚師的黃媽也忙個不停。還有專門服侍竊芸的小丫頭阿妹，也忙着收拾客廳。整個小梅莊頓時緊張起來，好像有貴客光臨似的。貴客是誰？恐怕只有松壽心中明白，或許那個神祕的老張知道一二。

說起老張，這個人，的確有點神祕。他名為老張，其實二十五六歲的人何嘗「老」？北方典型的魁梧身材，爽直的脾氣，忠厚的面孔。他自稱是東北人；但是，是那省，那縣的人？他從未說過，人家也不敢問他。至於他家裏有些什麼人，他於東北失陷之後如何流浪到關內來？只有天知道！在十個月以前，有一天，徐松壽有事進城，歸來時帶領了一個新僕人歸來，這個新僕人，就是老張。竊芸曾經追問過老張的來歷，松壽祇說他是一個朋友推薦來的。老張一到小梅莊，松壽什麼事都要諮問老張，什麼事都交老張去做，而老張對於他的主子，十二萬分的忠實，十二萬分的服從。竊芸有時同丈夫講笑話，說他們主僕相得是奇緣。主子雖則如此信任他，而且他在小梅莊幾乎做了二號主子，可是老張臉上的笑容真比黃河澄清還難有！這也加重了老張的神祕意味。

小梅莊經過了一番騷擾，復歸於靜，一切都準備好了，不知老張在那裏定的酒席也已經挑來。一切都準備好了，只等貴客蒞止。老張在門口守望；不多時，他喊着：「來了！」

來了！」奔進來報告主人。徐松壽立刻穿了馬褂迎接出去。

來客一總二十餘人。岡木大佐打頭，杉森參謀在左，安部顧問在右，西田特務長隨後，西田後是四個日本憲兵。日本憲兵後是：偽縣長鄧國雄，偽公安局局長史可忠，偽教育局局長殷贊助，偽縣商會會長林華，王道會會長程大道，偽縣立中學校長齊雲齋，中日通運公司趙金發，鴉片公賣局局長土斯馨，皇軍慰安所所長烏貴卿。十餘個偽警殿後，岡木一見徐松壽便用極流利的中國語向他道：

松壽兄，你看，我沒有失信，雖則忙得很，還如約下鄉來。

承蒙大佐光臨，不勝欣幸之至！

徐松壽鞠躬下去，至少有九十度。

咄！咄！咄！咱們哥倆還要鬧客套兒！

不但我自己來，而且還邀了許多人同來。杉森參謀與安部顧問都是熟人；這位是西田特務長，新從華北來，是土肥原將軍的親信。

被岡木喊到的人依次向徐松壽深深鞠躬，徐松壽依次還禮。此後輪到一班「新貴」，他們一見他們的主子尚且如此尊崇徐松壽，不敢分庭抗禮，「松翁」「壽翁」嘖得震天響。

徐松壽迎接他們入內，落了座，獻過茶，請吃茶點，於是緩緩地說：

——今天承蒙上國貴賓和本國貴賓駕臨草舍，委實感激得很！兄弟略備一杯水酒。

務請諸位賞光。今天天氣這般好，倘使在舍間吃，似乎辜負了良辰。離此五里地方，有兩座不甚高的山，叫做東梅嶺、西梅嶺；兩嶺中間，在山腰上，兄弟於去年建了一座紅葉小築，因為那兒多楓樹，每至深秋，半天紅雲似的，坐在那座小房子裏觀賞紅葉，飄飄然有出世之感。東梅嶺頂上有座梅菴，梅庵後有個望江塔，原來碧玉江就躺在山脚下。西梅嶺上有所翼然亭。這兩天嶺上紅梅正在盛開，香聞十數里外。我斗膽奉邀諸位上那兒去賞梅，把酒席挑了去。或梅菴，或紅葉小築，或翼然亭，諸位愛在那裏吃就在那裏吃。不過翼然亭是敞開的，似乎太冷；紅葉小築雖則有窗，可惜爲時已晚，看不見紅葉了；我以為梅庵最好，既然建築得古色古香，却有玻璃窗，明淨異常。諸公以爲如何？

——那是極妙的了！可是……

岡木躊躇着。

徐松壽懂得他的意思，便微笑道：

——請放心！我早已派人「掃除」過了，決不會有「討厭人」的！

徐松壽在「掃除」兩字提高了嗓子，又在「討厭人」三字拖長了音。他希望岡木懂他的語意：「掃除」等於「搜查」，「討厭人」即是「游擊隊」。岡木果然明白了，立即說：

——那好極！那好極！

杉森、安部、西田三人點頭示意，而一班「新貴」情不自禁地羣蛙亂唱起來：

——松壽先生真風雅！

——松翁恐是林和靖轉世吧！

——壽公，壽公，宋朝謝枋說得好：「饒身修得到梅花，」我公身居小梅莊，鄰近東面梅嶺，將雅集於梅庵，人間清福，爲君享受盡矣！

——妻梅而子鶴，嫂夫人見之亦當生妬！

——何況今日席間有上國之名將，中華之雅士，……

——岡木聽得不耐煩，將手一擺，衆人立刻靜默下來。徐松壽乘機道：

爲時不早了，我們到了梅嶺再暢談吧。賞梅不宜人多，諸公同去，無庸說得；貴國憲兵，自然應當跟去；至於其餘的弟兄們，有屈在舍間休息一回，好在我早已爲他們預備酒食了。大佐，您以爲如何？

——好！便這樣辦！

岡木說完了，便立起身。徐松壽道過歉，在前面領導。其餘的人依先前的次序跟着岡木走。老張押着酒食擔子，走在最後。一路都是赤裸裸的稻田，沿途既無村落，又無樹林，所以岡木等放膽走。大家談談笑笑，人多不覺寂寞，短短五里路程，半個多鐘頭便到東梅嶺山麓。在入山以前，約莫有兩里長，兩行高聳入雲的楓樹挾着一條平坦的細沙道路，直趨赤楓崖。赤楓崖介乎東梅嶺與西梅嶺之間，實際上是二嶺啣接處的山腰。全崖盡

植巨楓，當那深秋，萬葉化赤，身入其中，彷彿進了火焰洞！蘇州的天平，南京的樓霞，未能相比。此刻楓葉鋪地，空枝棲鴉，景色蕭條。紅葉小築藏在楓林深處，黃色的磁瓦，綠色的柱及門窗，粉紅色的牆壁，襯着紅葉，嫵媚絕倫！岡木等行至門前，都嘖嘖稱羨。他們欲入內參觀，徐松壽笑着攔了一攔，說：

——已經十二點半了，我們先上梅庵，用過飯再來！好不好？反正回頭上西梅嶺去，總得經過這兒的。

岡木仰首而望，從山麓至山巔披着一片紅雲，清香乘微風而來，鑽入鼻孔，充滿了誘惑性與麻醉性。他想起本國的櫻花，固然豔，固然美，那裏有梅花這樣清高，孤芳自賞，不賴綠葉扶持，不畏嚴寒侵淫？何況他，岡木，素以「中國通」自豪，跟了土肥原在中國東跑西跑，過了十七八年，深受了中國文化的影響，如何不附會風雅呢？他一聽徐松壽如此說，便不做聲地向上走。杉森自身是詩人，安部也有相當的文學修養，見了梅花，如何不愛？西田原是浪人出身，不懂得大自然之美，但既做了岡木的手下，就得跟他走。只苦了一班「新貴」，除了土斯馨是鴉片鬼，殷贊助是癆病鬼外，其餘的都是一隻隻肥豬，平時養尊處優慣了，那裏走得來路？今日走了五里路，已經很倦了，正想休息一下，偏偏岡木聽信了徐松壽向上直跑！說走吧，實在走不動；說不走吧，却又不敢。而徐松壽那傢伙，彷彿故意和他們搗蛋，望見他們氣喘如牛，汗流如雨，足下一加勁，和岡木兩人爬得更

快。他們沒奈何，跟上去，累得土斯嚕連吞煙泡，般贊勛吐了幾口血。

東梅嶺只有四百尺高；西梅嶺雖說高些，也不過六百尺左右。在身體健康的人，爬四百尺高的山，又有相當平坦的石級與煤滓路，原是輕而易舉的。大家走到梅庵面前，大門關閉在那兒。岡木望着徐松壽道：

——徐先生鬧什麼玄虛？

——玄虛多得很咧！

松壽笑着回答：

——請諸位先上望江塔去觀賞全景，然後下來用餐。這樣，心地一痛快，可以多飲幾杯！即使酒薄饌粗，也可原諒我了。

——妙！妙！妙！

岡木拍手贊成。

徐松壽領岡木等入塔。那批行將虛脫的「新貴」，見塔有九層之多，不敢嘗試，留在園中等候。他們喘作一團，園中並無椅凳，祇有幾條石條，他們只得勉強坐下，不願石冷。徐松壽與岡木等一行人不停地向上爬，一口氣爬到塔頂。徐松壽領岡木、杉森、安部、西田觀賞風景，那四個日本憲兵守衛在樓梯口。松壽指點他們道：

——您們看：這邊是東梅嶺，那邊是西梅嶺；兩座山構成一個「凹」字形，中間凹進去

的地方是赤楓崖。您們看：除了低處是楓樹，兩個山都蓋滿了梅花；風吹花動，花枝搖曳，雖則沒有柳浪那麼厲害，却也見得起伏，花之馥郁就在一起一伏中，彷彿生了羽翼，騰空而起。哦！大佐，哦！杉森詩翁，我們目視這幅生動的赤錦，鼻嗅這陣幽遠的清香，誰說我們的靈魂不振翼而飛呢？

——徐先生說得好！

杉森贊嘆着。

岡本不住地點頭。

——大佐，聽說您遊過無錫的梅園，當您在萬花叢中，步上香雪海大廳，俯視全園三萬多枝的紅白梅，近觀則白玉珊瑚交錯，遠眺則太湖如鏡，風帆似鷗，您一定有出塵之想。現今東西梅嶺橫亙七十多里，七十多里都是梅花，此處雖無太湖，却有這條碧玉江，您看它的綠色，這樣的嬌嫩，稱不得碧玉麼？以此美景與梅園相比，正是大巫見小巫，我們又身居高處，豈不要羽化而登仙？可惜今天不下雪！否則白雪紅梅，多少姣豔；我們高據塔頂，北風刺骨，真叫做：「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了！

——仙乎！仙乎！徐先生說得太好了，不愧為大詩人。

岡本稱贊着。

——小弟一定把徐先生的意思敷色成詩。

杉森接着說。

安部問道：

——徐先生，您看，對江那幾座山是什麼山？

——我們對面這座山叫做雲山第一峯；再向西一點，那座最低的，是雲山第二峯；它的旁邊那座，奇突不凡，是第三峯；第四峯活像一個碩大無比的土饅頭。第一峯最高；一千二百尺；第二峯最低，五百尺；其餘兩峯一個一千尺，一個八百尺。雲山之後，隱隱約約還有一帶青山，那是疑龍山；從此渡江到疑龍山，儘有三四十里路，正所謂：「望見山，走殺馬」了。

——支那的風景是美麗的！

岡木贊嘆着說。

——可惜我們這班子孫不爭氣，弄得一團糟！

——無妨！無妨！

西田搶着說：

——我們大日本帝國來幫助你們整頓。

安部連忙曳一曳他的衣服，岡木也望他一眼；西田一見形勢不好，便不敢說下去。

徐松壽只裝不聽見，回過頭來向岡木道：

——是時候了，可以吃飯去了。

——好，好。

他們徐徐下塔。原來塔底有二門：一個門通外邊，就是他們進來的所在；一個門通梅庵，穿過小天井和月洞，便是梅庵後園。梅庵的中堂全用長玻璃窗，明亮異常，宴席設在那裏。堂的兩隅生起兩個大火盆，鮮紅的火炭把這個堂烘得暖烘烘的。大家連忙寬衣，卸了大衣或一口鐘。他們走進去，老張連忙來伺候。徐松壽吩咐道：

——快去請外邊的幾位來入席！

老張出去片刻，領了鄧國雄等進來。徐松壽執壺在手，依次唱名敬酒排坐。酒席「品」字形排三桌：上首正中一桌，上面岡木，左邊杉森，右邊安部，下面西田與徐松壽；左首一桌，上面兩個日本憲兵，左手第一位鄧國雄，右手第一位史可忠，左手第二位殷贊勳，右手第二位林華；右首一桌，上面也是兩個日本憲兵，左手第一位程大道，右手第一位齊雲齋，左手第二位趙金發，右手第二位士斯馨，下面烏貴卿。大家立在座位後面，執杯在手。徐松壽徧敬過酒，自己也滿了杯，將杯一舉，說：「請坐，簡慢得很！」大家朝了主人道：「多謝！多謝！」然後就座。徐松壽等候大家坐定，自己又立起來，一面笑着，一面朗朗地說：

——今天承蒙諸位降臨，松壽非常榮幸！我們雖是極熟的朋友，然而「理」不可缺，我

當上國貴賓之面，先乾此杯，我再先嘗嘗各色碟子，然後請諸位放膽用！

——哈！哈！哈！徐先生太多心了！

岡木雖則如此說，却等徐松壽飲過酒，動過箸，方纔飲酒，方纔吃菜。酒敬過兩巡，岡木遂漸談到時局，向徐松壽稍露借重之意。徐松壽似懂非懂地含糊敷衍着。俄而岡木大聲說：

——這一帶十來縣雖已明瞭世界大勢，與大日本帝國親善合作，在民政方面，還缺一位德望隆重學識淵博的人做領袖，去指導，去監督一切。敵人欲向大日本政府推薦徐松壽先生爲此數縣的督政專員，諸君以爲何如？……

——那是再好沒有的了！

——一片附和的聲音洋溢室中。

——兄弟才短，萬萬不會勝任。

——這個人選，當然非兄莫屬！

兩方正在謙讓的時光，突然堂門大開，一陣風衝進兩個人來。大家吃一驚。岡木等斗地立起身，彷彿臀部裝有彈簧似的。那四個日本憲兵一齊拔出手槍，準備射擊。徐松壽面對內背朝外地坐着，不知道發生什麼變故，迴首一看，衝進來的原來是竊芸淑英母女兩人！他連忙站起向日本憲兵搖手，一面招呼大家坐下：

——請坐！請坐！進來的是內人與小女。

——原來是尊夫人與令千金！

岡木邊坐邊吐了一口氣。大家跟着重新落座。露芸淑英走至桌旁。露芸戟着指，指着

松壽叱道：

——你誑我們渡江去，爲的是要幹賣國勾當！中華民國那一處對不住你，你情願當漢奸？你利令智昏妄想在槍尖上跳舞！我看你在这片成千盈萬的同胞的血所染赤的疆土上能立足幾時？從今後你不再是我的丈夫，也不是淑英的父親，你變成了中華民國的奸賊，也就是我們的敵人！你這時……

——姆媽！

淑英截止了露芸的話，自己接着說：

——同這種狼心狗肺的人有什麼話可說？妳看我來教訓他！

淑英搶上一步，把松壽攔了兩記耳光；又順手拿起松壽的酒杯朝對面的岡木便擲。老張追趕前來，一把攔住了。淑英返身唾了老張一口，大喝一聲：

——你這隻走狗的走狗！你敢動！

又向那批「新貴」罵道：

——你們是人還是畜生？是人還是魔鬼？膽敢出現於光天化日之下！

大家驚得呆了。松壽首先恢復理智，連連喝道：

——老張！快快把她們押下去，綁起來，等我完了席再和她們算賬！

於是老張一隻手一把，將她們拖出去。松壽立起來推老張快走，推到門口，他向老張耳中低低說了幾句；當時大家驚魂未定，無人注意他的動作；至於母女兩人，氣得混身亂抖，睬都不睬他。松壽推出他們，關了門，復歸原座。他向岡木道：

——這兩個潑婦，簡直發了瘋，胡說八道，侮辱了上賓！

他又向左右兩桌拱了拱手，說：

——一切求諸公海涵！我一定極嚴厲地處罰她們。

——這……這……這是無妨的。

岡木「這」了半天，只「這」出這句話。至於那批「新貴」，芒刺在背，一顆顆珍珠大的汗粒從額上兩鬢跌下，一個個變為啞巴，不知是羞是怕？或許羞與怕兼而有之！

——我奉敬諸公一杯，表示十二萬分的歉意！……哦，不行，酒冷了。來人！燙酒來！

——來了！來了！

老張捧了一支酒壺進來。徐松壽接了酒壺，依了座位輪次灑酒。老張垂着手跟在後面。看看灑到主人自己的杯子，不知如何地，徐松壽這般一轉身，老張那樣一回頭，兩

下一撞，把酒壺撞在地下，酒翻了一地。

——蠢材！蠢材！還不快去再打一壺來？

徐松壽罵着老張。

老張諾諾連聲，拾了壺，俯首疾退。未幾，老張重新提壺進來，必恭必敬爲主人灑了一杯。徐松壽立起舉杯向各位來賓道：

——這是一杯道歉酒，務請各位乾了！如果誰不照杯，便是誰不肯寬恕我！

——這杯酒我們一定要乾的！

岡木接着說。

徐松壽先一口氣飲了一杯。大家隨着乾了，沒有一個不乾的。

沒有一個不乾的，天在動，地在轉。不到三分鐘，除了徐松壽與老張，凡是飲酒的人都橫七豎八地倒在桌上或地上。正因爲沒有一個人不服從岡木的命令而乾杯，這就是說日本鬼子與漢奸全數中了麻藥！

徐松壽與老張望着許多活屍大笑，笑聲從心底直爆出來，像春雷，像青天霹靂。

——德乎，你去喊內子與小女來罷！

徐松壽向老張說，同時拍拍他的肩頭。

——是，總司令！

老張立正了，邊說邊行軍禮而退。

當張德孚牽着靄芸淑英走時，依舊滿臉笑容。靄芸呢，臉都氣青了，一脚高一脚低地，好像在雲端裏步行。淑英性子躁，滿不肯走，却扭不過老張，又見老張笑容可掬，恨極了，猛地咬了老張一口。張德孚「哎約」直叫出來，然而一點都不鬆手。她們終究被老張推進了中堂。

她們一見室中景象，直嚷出來：

——這是什麼一回事？

徐松壽指着張德孚道：

——妳們去問他。

——老張！老張！快講！快講！

快嘴的淑英踩着腳說。

——妳這個孩子，還要「老張」長「老張」短地胡說，妳先得尊他一聲：「張司令」！

——「張司令」？什麼司令？

——蘇浙第××區游擊司令張德孚，哪！妳且莫開口，靜聽他講。

——夫人，小姐，「老張」是我的化名，我確是蘇浙第××區游擊司令。但是，令尊是我的頂門上司，是我們的總司令。……

母女二人聞所未聞，做夢都沒有做到，便一人一邊，拉住了松壽不肯放。

令尊的退隱與建築房屋等等都是煙幕彈。自從日本軍隊佔據了××，漢奸等乘機興起，我們早就商量個妥善之計，希望把敵軍領袖及主要漢奸一網打盡。可是，一方面，我們嚴守秘密，所以連夫人與小姐前也不吐露聲色；另一方面，我們力避「打草驚蛇」，務使一個人不漏去，所以令尊用了一條苦肉計，去接近他們，使他們信任他，肯全體下鄉來。一切我們都計劃到：乘他們下鄉時派游擊隊克復縣城咧（游擊隊隊員於三天前已經混入城中了），我於令尊吩咐換熱酒時撒下蒙汗藥咧，令尊與我故意撞翻藥酒俾得換好酒結合尊咧，以及就府上繳偽警的武裝咧，——只沒有預料到您的闖回來！

——哈！哈！你們會使計策，難道我們不會？

——需芸得意地說：

——今天早上我見松壽那樣催促我們過江，我就猜到中間有文章。我暗暗與淑英商量：先到華府去拜訪，拜訪後略坐即提早歸來；原想趕回家去，誰料淑英眼尖，瞧見你們上山，我們立刻攝手攝腳地追蹤上來，見了你們向日本人那樣獻慫慫，我們真以為你們賣國咧！

——好太太，妳們提早歸來無妨，偵察我們行動也無妨；只是妳們一闖進來，險些兒破壞了我們行將成功的計劃！幸而我機警，挽回了僵局。那個岡木鬼子，原是一隻老狐

狸，目睹妳們吵鬧，甚至淑兒打我耳光，反而增強了他對我的信任心，以為我真正「親善」日本！倘使我騙他們飲藥酒的時光，岡木不吩咐大家：「這杯酒我們一定要乾的，」或許有壞透的壞小子不肯喝咧！

淑英聽到此地，忽然淚流滿面，危顛顛地跪了下去，哀求她的父親：

——爸爸，我大大不孝，冒犯了你，……

徐松壽一把拉她起來，取出手帕代她拭去了淚，緊握了她的手，安慰她道：

——痴孩子，不要傷心！我原說激於愛國熱情而發的脾氣是「好」脾氣，何況這兩記耳光是很光榮的呢？妳打得出這種耳光，是妳的光榮；我受了這種耳光而內心無愧，是我的光榮！倒是妳得罪了張司令應當陪罪！

淑英服服帖帖轉向張司令，想跪下去，口裏說：

——張司令……

張德孚連忙扶住她，連說：「豈有此理？不敢當！不敢當！」這當兒，露芸輕輕把松壽一拉，拉到角落裏，同他咬了一回耳朵。只聽得松壽哈哈大笑道：「贊成！贊成！」繼而高聲道：

——淑英，妳陪張司令在此談談，我們去喊人來收拾這些死豬。

他們不待她回答便手挽手笑迷迷地走出堂去。淑英正要喚住他們，忽然悟會他們的

「弦外餘音」，就羞答答地向窗走去，裝作看梅。張德孚挨近她，低低說：

——徐小姐，您剛纔咬了我一口，我要報復的呀！

徐淑英一聲不響，緋紅了臉，活像一朵梅花。

沙坪壩，廿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門外漢論中國教育

——為民意週年紀念作——

今年四月，政府頒布抗戰建國綱領，內有四項是與教育改革有關的：

(1) 改訂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戰時教程，注重於國民道德之修養，提高科學的研究並擴充其設備。

(2) 訓練各種專門技術人員，與以適當之分配，以應抗戰需要。

(3) 訓練青年，俾能服務於戰區及農村。

(4) 訓練婦女，俾能服務於社會事業，以增進抗戰力量。

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由中國教育學會、中國兒童教育社、中華職業教育社、中國教育電影協會、中國社會教育社、中華圖書館協會、中國測驗學會、中國民生教育學會、中華體育學會、中國衛生教育社、中華健康教育研究會、中國心理衛生協會等十二團體組織的「中國教育團體聯合年會」，假重慶市川東師範開會。閉會之日，發表宣言，揭示四大綱要：

(1) 適應國策。(2) 針對需要。(3) 發揮聯繫作用。(4) 堅定抗建信念。
當時在大會中有許多人發表意見：邵力子先生提出一個令人深省的問題：教育的目的



當然向「好」的方面走，可是所獲得的結果却與希望相反；口頭講團結而實行侵佔，口頭提倡節約而自身過奢侈生活；「如何使口說與實際一致？如何使教育不變質？」就在閉會那天下午，教長陳立夫氏主請座談會。吳稚暉先生在會中說：「閻王爺生人下來即應受教育。」又說：「過去教育只爲人家造子弟，非爲國家造人才；希望今後教育能爲國家造人才。」我個人對於政府所頒布的抗戰建國綱領，當然服從；對於諸位專家的高論，當然也很佩服。可是，門外漢如我，自有門外漢的小意見，不妨率直地寫了出來，俾得請正於方家。

(甲)閻王爺叫我們人吃人 民族，國家，抗戰，建國，……這許多暫且不提，單講我們這位閻王爺。我不知道這位閻王爺與吳稚暉先生的那位閻王爺是不是一個人。或許有些裙帶關係，也未可知。總之，吳先生的閻王爺叫人生下地來去受教育，我們這位閻王爺却叫我們去人吃人！請問：如果世上不人吃人，不但陽間要人多於蛆，而且陰間連一個鬼都沒有了，此公如何做得成閻王？我們在娘胎裏，就要吸取母親的精血，一落地，便啣吮奶；乳齒初生，立刻忘恩負義，將母親的乳頭亂咬，恨不得要把它一口咬下來似的！此後，白晝如黑夜，時時刻刻，衣食住行，無不損人利己，損物養我；直至兩腳筆直，還得臥棺材，佔據一席葬地！然而，你要損人，人亦要損你；你要損物，物亦要損你。這個世界，不但是人吃人的世界，也是人物交戰的世界；你要生存，必須奮鬥。

天下有兩種人：一種是吃人的人，一種是被吃的人。從非洲土人起，中間經過趙太爺假洋鬼子之流（請讀魯迅阿Q正傳），直至一切的草頭皇帝為止，都是吃人的人；孔乙己阿Q之流是被吃的人物。然而論到吃人，其方法大有分別：有文明吃法，有野蠻吃法。非洲黑人捉到了白種人，大鼓大播，鬧了一陣，把他殺殺吃了，還要挖空了他的頭壳做裝飾品：這是「要不得」的野蠻吃法。白種人仗着他們的健全的政治機構，豐厚的經濟能力，優良的海陸空軍備，來「文化」異族人民，逼得人家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這是文明吃法。文明吃法比野蠻吃法更來得惡毒！被吃的民族，如不消化——同化奴化之謂——定遭排斥——被殺戮之謂！所以閻王爺生下人來，就叫他去人吃人。不幸而他被人吃了，那因為他自己不爭氣，不努力，不肯奮鬥，或奮鬥不力的緣故。

（乙）活死人與死活人 世上既然有了吃人的與被吃的兩種人，也就產生了活死人與死活人。什麼叫做活死人？就是那種飽食暖衣終日無所事事的人。豬圈裏的豬是他們的伯叔姑姨兄弟姊妹。豬養肥了，白刀子進，紅刀子出，被人宰了，被人吃了；那班游手好閒的人便像豬。他們生在世上，於國家民族毫無好處，只知道分利，只知道益己；活，他們固然活在那裏，可是毫無一點生氣——「動」是「生」，「奮鬥」是「生氣」；這種人，生無異乎死，所以是活死人。什麼叫做死活人？就是那種吃人的人，不過他們用的吃人方法是文明吃法，而且他們的胃極強，一下兒把被吞的人們好好地消化了（同化，非奴化），被消化者

不但不感受痛苦，反而覺得舒服（從低級文化進入高級文化）。這種人，肉體雖死，遺澤猶存，所以叫做死活人。人壽的修短不當以生存世上的光陰作標準，應該依照本人畢生奮鬥的成績來計算；活死人即使他渡過一千年，始終是個短命鬼；死活人即使他未盡天年，誰敢說他不是一位壽翁。有志氣的人寧可做一剎那間震懾宇宙的電鞭，却不願也不肯做黯黯淡淡奄奄一息絳命終夜以燈草爲心的油燈！

（丙）我們需要吃人的教育。中國向來是禮讓之邦。禮讓並非壞事，可是有個先決條件：人家對我有禮，我亦對他有禮；我自己有了實力，纔可讓人家。否則的話，禮讓即是阿Q精神；苟安精神，無抵抗精神，奴隸精神，送吃的精神！列強近來對中國的思想如何？大家肚子裏知道，心照不宣。而日本之所以敢長驅直入，因為從前清直至最近的過去，咱們中國沒有實力，——也沒有「人人」調理過自己的實力，——一味讓的緣故。閻王生我們下來，叫我們去吃人，並未叫我們去讓人；我們讓了人，吃盡虧，原是我们的過失，我們祇能自己打自己的耳光！無奈閻王叫我們去吃人，却未指點我們如何吃法。要懂得如何吃法，便有賴於教育。吃人的教育必須經過三個步驟：最初是培養自己的實力（文化上的），繼而是準備抵抗（經濟上、政治上、軍備上），終至是用文明方法去吃人。由我門外漢看來，目前中國教育最感缺乏者是精神教育，是吃人的教育，是奮鬥精神的教育。所謂抗戰教育，所謂建國教育，所謂科學救國，工業救國，航空救國，寫文章救國，說空

話救國，一切行等，都包括在吃人教育內。

(丁)教育的根本目的 教育目的有二：一個是基礎的，謀生存；一個是進步的，求幸福。所謂「謀生存」，就是如何能使人不吃我；所謂「求幸福」，就是如何我去吃人家。從初等小學起直到大學為止，所授的教育，不過是「謀生存」的教育而已。越此而上，方纔算得「求幸福」的教育。「謀生存」的教育應力求其切實，「求幸福」的教育不嫌其高深，「謀生存」的教育與「求幸福」的教育不是絕緣物，二者間應該取得聯繫；「謀生存」的教育將要完成時先得為「求幸福」的教育開闢下一條路，而在「求幸福」的教育中時時刻刻不要忘掉「謀生存」。

(戊)舊囊新酒與新囊舊酒 一般人的觀念以為中國教育之失敗，失敗在盲目抄襲人家。中國教育團體聯合年會開會，重慶新蜀報曾著一社論，內中有云：「即以目前教育制度而言：我們教育制度，本係抄襲外國；清末民初，一味摹仿日本；民十一改革之新學制，亦係抄襲歐美。」該會閉會時宣言中亦有：「往者我國教育有四病：盲目抄襲外國制度，不合國家需要，一也；逐年零碎改易，變遷頻仍，無整個計劃，難睹實效，二也；歷程與成果不能與國家各部門之建設相配合，三也；行政機構未甚完善，其力量不能自中央至於地方，節節貫徹，四也。」抄襲是一件事，盲目抄襲又是一件事；善抄襲，抄襲得好，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日本就是抄襲歐美得法而後富強者；不善於抄襲，抄襲不得

法，甚至盲目抄襲，那自然要鬧窮禍了！中國教育制度的抄襲歐美，以及一般新學術的抄襲歐美，尚不至於盲目程度，卻患了近視病！日本人抄襲歐美，不但抄襲其外表，連人家的精神都學了過來；中國人抄襲歐美，祇止於外表，忘却了精神！這是什麼精神，有這等的重要性？這是幹的精神，奮鬥的精神，吃人的精神。中國人之抄襲歐美，叫做「新囊舊酒」；日本人之抄襲歐美，叫做「舊囊新酒」；不注重酒的質地而斤斤乎囊的外觀，無怪乎要失敗了！

（己）鐵拐李式的救國教育 八仙中有那麼一個鐵拐李，最是可笑：他拐了一條腿，自己枉為仙人，不為自己醫治，走起路來一脚高一脚低，好像搖搖擺擺的駱駝，偏偏愛立在美少年韓湘子旁邊，望着何仙姑痴笑：真是活現世！有許多凡人，——當然是頗有本領專家之流的凡人，——看了鐵拐李，於心不忍，便向他說：「老李呀！看你怪可憐！我來給你醫治罷！」於是這麼一摸，那麼一拉，「葛」地一聲，把老李的拐腿醫直了；可是，天哪！直雖則直，却拉長了三寸！於是這個老李，在無可奈何中，一拐一拐地走來，依舊一拐一拐地走去，不過掉換一個傾側的方向而已！中國的教育一向像鐵拐李：一隻「文」腿，一隻「武」腿，長度不等，害得這位中國老人家不但行動不方便，而且挨了不少舶來品火腿。於是志之士，頗想為他診療。自從五四運動以來，有的主張哲學救國，有的主張文法救國，時而社會科學，時而小農輕工，……滴溜溜地轉，轉到現在的理工救國：藥石亂

投，鬧得一團糟！

(庚)要做磐石不做風雞。一個健全的人，他的智慧與肉體必有平衡的發展；即使暫置智慧不論，他的四肢百骸需要均勻的發育與成熟，局部的特殊發達是病態。個人如此，一國的文化也是如此。教育是培植文化，保障文化，提高文化的大計，安可有所偏視呢？目光不遠大不準確的個人，因其嗜好，因其職業，或可發為偏至之論；正如王小二賣梨膏糖，把自己的糖說得天上有地下無！國家當局使不該如此；他應當綜觀大局，觀察羣需，運用如炬的眼光，洞燭千里之外，因而訂定教育國策，周詳得滴點不遺，準確得絲毫不差，然後毅然決然去施行。這個國策，不能如風雞那樣隨風而轉，却要有磐石那樣堅貞穩固，宛如泰山的「石敢當」。

(辛)敲釘轉腳的精神。在中國教育團體聯合年會中，邵力子先生所提出的問題，似乎還不十分難於解決；言行的不一致，由於缺乏崇實精神，所以「言」歸言，「行」歸行。小而言之，中國教育的局部失敗，——我不肯盲從地說：中國教育「完全」失敗了；因為我不是應聲蟲，——大而言之，中國的衰弱，都是中了「不切實」、「不徹底」、「不嚴肅」的毒。換句話說，都因為短少了崇實精神。人吃人是件大事，偏偏咱們貴中國人認為兒戲！自從嚴復到歐洲去留學之後，接着出去的人至今未斷，中國國內創設了歐美化的學校，甚至政治機構、經濟組織、……等等一切都學外人；學來學去，學了數十年，結果何如？遊學者

往往遊而不學，——這是件最痛心的事，——回國之後往往用非所學；大人先生口中說：「提拔後進，重用學者，」實際上愛用善戴高帽子者，却不願接近理直氣壯真有學識的人；種種的組織僅有外表，沒有靈魂；這一切都是從不切實、不徹底、不嚴肅而來；這一切惟有崇實精神是它的對症良藥。譬如我們敲一隻釘，把它釘入木中還嫌不牢固，於是再從木的另一面把這隻釘的釘腳敲彎了嵌入木中；今後我們的教育以及一切處事的態度應當有「敲釘轉腳」的精神。

(壬)卑之無甚高的英雄主義 以前我在高小裏讀到一篇梁啟超的文章，它開首便說：「英雄者，不祥之人也；」這顯然是脫胎於「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的。一般人，一聽到「英雄」兩字，腦子裏立刻浮出「非常人」這個形容詞來。其實，倘使我們立下了一個淺近的定義：「凡在困苦艱難之中，能運用其智力體力，百折不回，終至克服環境的人叫做英雄，」那麼，行行出英雄，正如俗諺所說：「行行出狀元。」中國人頗有領袖熱，虛榮心極重，大家向高處爬，無人肯幹下層基礎工作；沒有牢固的基礎，何從而築高牆？何從而爬上牆頂，昂昂然氣吞八荒？我們從事教育的人應該提倡一種卑之無甚高的英雄主義，使人人了解「英雄」的真意義，認清「英雄」的真價值，一切以事業為前提，不以虛榮為束服。關於這一點，我們大可以學學美國人。

(癸)話歸正傳 我說了一長篇，難道果真我要叫大家去吃人麼？如果有人作這樣想，

那纔誤解了我。我要說：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謀生存，繼而是求幸福；如此而已。抗戰教育，建國教育，以及一切教育，都可包括在內。若要促成這種教育，有幾個先決條件：要勤奮，要徹底，要準確，要堅貞，要崇實，要有英雄氣概。中國的教育，在學術灌注方面，不能說沒有相當的成績；在道德修養方面，的確失敗了。這篇門外漢的教育論，或許是愚者千慮之一得！

沙坪壩，廿七年十二月四日。

亂世人

——亂世人不如太平狗（俗諺）——

翠屏山團團環繞着包含二三十家四百多人的梅村，和千畝上下的肥田，一個很大的白水溝。相當的高，翠屏山多情地擁抱住梅村，把它整個佔據了，不輕易讓外人進來。原來翠屏山山脈連綿數百里，到此忽歧分爲南北兩支，中間夾着一大塊盆地，這片盆地便是梅村。北支向北的一面以及南支朝南的一方，樹木森森，雖有道路可上，幾乎沒有人來遊玩；因爲翠屏這個名字固然文雅，——是誰同它起的？——却未列入「名勝」，貴官富翁，公子騷人，不屑降臨。至於北支的南向，南支的北向，卽是繞着梅村的一面，盡屬懸崖峭壁，沒有一個人敢走到山邊朝下望望的。所以這座梅村好像是蘊藏在土中的寶石，尚未被人發見。

外方的人很少到梅村去，梅村的人也難得出來。梅村通外的路有兩條：一條朝東南通到三十里外的許家村；一條朝西南達徐巷，相距四十六里。從徐巷折向東行，約二十餘里，方纔有個小小城市。梅村的人，有的是肥田，是水溝，是三四千枝的梅樹；田中出產稻麥蔬菜，溝中出產魚蝦，山有野味，塘有家禽，四季名花不絕，而臘尾春初，梅花齊放，一片似雪如海；真是世外桃源！然而居住此間的，並不識字，卽有略懂幾個「之」「乎」

的人，也沒有讀過「晉太原中，武陵人捕魚爲業……」，不曉得桃花源的故事，否則他們儘可自號「世外人」，而把梅村改稱「賽桃源」。

數百年來，村中人互相嫁娶，親上加親，重重疊疊，竟至輩分混亂，難以稱呼，胡亂叫一陣而罷！他們既能自給自足，就不必外求，不必離村它去。所以往往有活到六七十歲的人，足不出梅村一步；好「動」的人，也不過跑到新建的許家村或古老的徐巷去玩玩，乘便帶些塵世中的消息回來，講給大家聽，——大家聽了，一知半曉，似信非信，稱他所說的是山海經。至於跑到徐巷以外的人，只有村長章元吉和章元吉的長子章鳳翔。三十年前，章元吉上了一次城；他把他那次的「冒險」，源源本本，重複講了二十年，還沒有講厭！

他的長子章鳳翔，是一個怪聰明的孩子，覺得跟隨村中劉鐵嘴讀三字經千家詩不夠，就不等待父親的十分允許，跑出村去留學去了。章鳳翔到何處去留學？據章村長說，——他每次講到兒子，異常高興，異常驕傲，——是在上海。上海在那裏？離梅村多少遠？大家不甚了了。聞說那裏鋪街的磚都是翡翠做的；——翡翠是什麼？大家沒有見過，諒來是硬硬的綠油油的東西。那兒有四個輪子，不用馬拉，自己滾動如飛的車子。也有車長長如蜈蚣，鈎在一條銅絲上，輪子嵌在兩條槽裏，走起來要打鈴的。還有許多洋鬼子；——他們像人呢，還像鬼？鬼又是什麼樣的？章鳳翔一去去了十多年，居然在什麼大學裏學了業。

大學大概是學堂罷？比劉鐵嘴的學而私塾如何呢？他又在外結了婚。未結婚之前，他先託人帶信給他的父母，說：他在南京看中了一位陳小姐，竭力稱贊她如何的美，如何的好，要娶她做妻子，先寫信來徵求父親的同意。章元吉看不通，拿了信去請教劉鐵嘴。劉鐵嘴覷見信中東來一個「她」，西來一個「她」，康熙字典內翻不出這個字，呆了半天，恍然大悟：這個字是從「太極圖」來的，太極生兩儀，兩儀者，陰陽二氣也，這個「她」字，有些像「他」，而改爲「女」字旁，大概是指陰氣之「他」，夫陰氣之「他」，豈非陳小姐乎？無奈這個「徵求」，把它東書西書，橫看豎看，端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只得含糊向章老頭子講了。好在章村長一聽得兒子選了一個這樣好的媳婦，興頭到了不得，不求甚解，就同老妻商議：殺翻兩口豬，宰了幾隻鷄鴨，請近親大嚼了一頓，而拉解釋喜訊的劉鐵嘴坐首席。這次請客算是梅村中一件大事。章鳳翔在上海舉行婚禮，結過婚，他領了妻子老遠到梅村來拜見公婆。章元吉活了五十五歲，只到過小城市，那裏見得這樣天仙化人？何況這位仙子不折不扣地是他的媳婦，向他磕下拜呢？章老婆子眼界更淺，拚命自己擰自己，試試是不是做夢。等到覺得痛楚，方知是真，直裏得拉開了嘴，一格，格，格，格，老是合不攏來。鳳翔的妹妹小寶，起初不敢靠近大嫂子，躲在門後用視。後來嫂子笑着把她拖了出來，拖到房裏，同她梳粧了一番，送了她幾件手飾，然後攤了她的手，雙雙去見公婆；果然「佛要金裝，人要衣裝」，一對老夫婦不相信自己的黃毛丫頭，搖身一變，雖則比不上媳

婦，却也楚楚可人！章元吉得了一個這樣美麗，這樣和善，這樣孝順的媳婦，彷彿升上了三十三天，快樂，一百二十個快樂！然而禍竟雙至，更使老頭兒歡喜得癡狂的是：媳婦出身名門，兒子得了丈人的提攜，大學卒業未久，已進外交部當科長了。章元吉不知什麼叫做「外交部」，也不知道「科長」爲何物，但懂得「科長」卽是官！做官，這豈但是章家一家的破題兒第一遭；就是翻偏了梅村歷史，——如過有的話，——也是一頁新頁！有這樣的雙喜臨門，如何不慶祝？衆人如何不向章元吉老爺道賀？——當了老封君，誰敢不叫「老爺」？所以章元吉宴客，衆人賀宴，往往來來，熱鬧了七八天，章鳳翔纔能領帶妻子到南京去辦公。這是五年前的盛事。

章鳳翔結婚了五年，在最先的四年內，生了一男一女。每次生了孩子，他寫信告訴雙親；又常常把小孩的照相，或他們夫婦的近影，或大人小孩合攝的「闔家歡」寄回家去。每次收到一封信，章元吉立刻去尋劉鐵嘴，煩他解釋；然後與冲冲歸來，學說給妻子聽。她呢，坐在家裏頭等待，她的不耐煩不輸如他！有時信中附了照片，他們搶着看不算，還要把它傳觀全村。一張嶄新的照片，經過了數百人的轉摸，印滿了指紋纔回到章元吉手裏；章元吉將它什裝珍藏起來，放在一隻小木箱內，不時取出來癡癡地欣賞。

有一天下半年，章元吉正坐在門口吸旱煙，村端起了騷亂。章元吉正待起身詢問究竟，忽有一個大姑娘向他跑來；擡眼一望，原來是小寶。她雙手叉了腰，氣喘喘地說：

——爸爸！哥哥嫂嫂回來了！

——真的麼？

大概他太興奮了罷？一開口，一脫手，這旱煙管掉落地上；等到他俯拾起煙管，小寶早已飛奔向原來路上去了。章元吉也小孩似地叫喊：

——媽媽！妳的兒子媳婦歸來了！

——我來了！來了！

媽媽正在裏面做麵食，聽得兒子媳婦回家，來不及除下圍裙，便自內衝了出來。一對正六十歲的老夫婦，危顛顛地，儘他們的腿力，向村落的西南口走去，口中喃喃地說：

——阿彌陀佛，他們回來了！

——他們回來了！

他們相逢於村頭。五年不見的兒子，五年不見的媳婦，一個不覺得老，一個不減昔日的美。然而，——這是慈母發現的，——一個鬢腳花白，一個額部添了淺淺的皺紋；鳳翔已經三十二歲了；鳳翔夫人不久要第三回做產；無情的歲月，固然沒有十分虐待她，可也不肯輕輕過去，多少總得留下些痕跡！由鳳翔夫婦看來，雙親依舊那樣強健，精神依舊那樣飽滿；然而，「老年壯，秋後霜」，風中殘燭，能保得幾時呢？所以他們見面時，各人的心好像裏在一方銀灰的輕綢裏，有說不出的快樂，有無名的惆悵；兩行清淚，替代了萬

語千言！他們默默地互相望著，正如白居易所說：「此時無聲勝有聲」。天下最真最深刻的情感，本非言語文字所能陳述，也不需要言語文字去陳述；會心是超種族，超空間時間，超一切形色聲音的！這個當兒，在乳母懷抱中的女孩呱呱一聲哭了，打破了太嚴肅的空氣。章元吉首先注意到，便笑着責備妻子道：

——兒子媳婦歸來，闔家團聚，正應當快活而笑，如何反能哭起來？

老婆婆也笑道：

——我哭，你呢？

於是大家拭淚而笑。婆婆親從兒子懷中取了孫兒；他究竟大了些，——名爲四歲，實則三歲未足，——不怕生，在祖母懷內哇哇而語。奶媽手中恰滿週歲的小孫女，也因爲舍不得乳頭，停止哭泣。大家朝家裏走去。

到了家，坐停了，飲過茶，鳳翔便向雙親解釋此番歸來的原因：中國爲了爭取民族尊嚴與自由，向日本作殊死戰；中國軍隊英勇地保守上海，從八月十三日開火起直到十一月初旬，終以策略關係，於十一月十日早晨二時，忍痛退出上海；繼而吳縣無錫等處陸續失陷；十二月二日江陰落入敵手；過一日再失丹陽。國民政府考慮周詳，早有疏散公務人員眷屬與南京居民的命令和實施。若干公務人員，比較謹慎，遵令遣送眷屬；若干公務人員，比較膽大，決定非到最危急時期不離南京。鳳翔本來早要送妻子回來，不過她拒絕

了。她不顧於敵機轟炸之下，拋棄丈夫先行；鳳翔再三勸她，她總不聽。後來江陰失守，形勢緊急，而她所懷身孕已臨足月，不得不走；方纔勉強聽從鳳翔，千辛萬苦，繞道到梅村。鳳翔知道鄉間的守生婆墨守舊法，很不衛生，預先請了一位會接生的看護婦金小姐，攜帶同來。他想，梅村是偏僻之處，又在羣山中，比它處來得安穩；妻子與兩個小孩，既有看護，又有奶娘，可以無憂；加之向來梅村自產自給，更無糧食缺乏之虞；所以，把妻子送回梅村，由各方面看來，是萬全之計。鳳翔自己呢，安置妻小之後，馬上要動身赴高淳，再從石臼湖入烏溪河而抵蕪湖，在蕪湖搭輪西上至漢口。外交部人員於他離京時已經準備西遷，他不能同行，祇得在漢口集中。這時，京滬路固然不通，而吳興與廣德宣城這條路也因為敵機常常去轟炸而覺得危險；他只得迂道高淳，由水道抵蕪湖，比較遲緩，但比較安全。他公移在身，不敢多擔擱，在家休息一天，第三天再上征途。

鳳翔到梅村的那天，正當敵軍攻陷鎮江；鳳翔到高淳，南京恰巧失守（十二月十三日）。就在這一天，蝶伏梅村的鳳翔夫人產了一個女孩：她是經產婦，又得知醫的金小姐主持一切，經過很順利，大家很快樂。雖則因為鳳翔在旅行中未能向他報喜，然而也準備着信（金小姐代寫的），只等鳳翔寄地址來，馬上就發。敵軍得了南京，在軍事上，似乎略有停頓。一方面，他整理行伍，一方面，却放縱兵士出來胡行。舉凡慘酷無人道的行為，真正文明國家軍士所深深痛惡不屑做的；日本獸軍做得出來，塌盡了「皇軍」的台，貽笑全

世界。同時，最足令人傷心的，那班漢奸，狗彘不若的漢奸，異常活躍！

這些消息輾轉傳到梅村來。村中人聽了，不甚相信，不甚相信世界上竟有這種人立而行的毒蛇猛獸！另一方面，此村從未經過兵燹，不知兵禍之慘；——太平天國之役，梅村毫未波及。他們自恃天險，依然安居樂業。

然而暴雨之來，迅速出人意表。在杭州失陷的一天，即是十二月二十四日，敵軍佔據了離梅村七十里的小縣市。這個小小的縣城在平時絕不重要，一到戰時便不相同。敵人要藉此連絡東北的宣與溧陽，東南的吳興長興，正西的宣城諸處軍隊。他們爲了要造成犄角之勢，得了縣之後，過兩日，佔據了徐巷與許家村，在那兒建築工事。

此刻梅村中人有些驚惶了。從徐巷至梅村，或從許家村至梅村，一天的路程都不到！可是，沒有受過教育的腦子是不銳敏的；他們的憂慮僅是蔚藍天空一片薄如蟬翼的烏雲。祇有一個人，焦急萬分，這人便是看護婦金小姐。她想敵人既到了許家村與徐巷，豈有不來梅村之理？何況梅村是個著名富饒之所？倘若沒有漢奸領導，日人決不敢進山；但是誰能擔保沒有漢奸出來當走狗呢？她屢次想把危急情形告訴鳳翔夫人聽，却又不敢啓口，因爲她正在產後，恐怕驚嚇於她。

當日軍在徐巷許家村建築工事的時候，有一天，梅村廣場上有人打鑼；大家不知何事，齊向廣場走來。金小姐懷着鬼胎，莫辨吉凶，遠遠隨了衆人。場中立着兩個人：一個

穿長衫的呆立在那裏，一個穿短裝的打鐘。等到廣場中約莫站有兩百多人，那個穿長衫的便提了破竹似的喉嚨，開始演說。金小姐立得很遠，聽不清楚，但是斷斷續續聽得：「皇軍」，「仁道」，「親善之至意」，「服從是福」等字句，顯然這是兩個漢奸，先到梅村來做說客。日人的進梅村即在旦夕！金小姐不待他說完畢，跑回家去，毅然決然，把數日所聞所見一箇腦兒告訴了章夫人。她急得哭了。還是金小姐有主張，叫奶媽去找了章元吉回來，大家商量。鳳翔夫人雖已下牀，可是不能遠行。章元吉年齡已高，缺乏旅行經驗。大家只得懇求金小姐「行行好事」，攜帶鳳翔的兒子逃出梅村，追蹤鳳翔到漢口，或把小孩送至廬山，交給早在那兒避難的鳳翔夫人的生身父母。鳳翔夫人欲向金小姐叩謝，給她拉住了。章元吉又喚一個誠實可靠的佃戶，——他自鳳翔誕生的那一年進章家爲佃工，三十餘年未離章家一步！——叫他陪伴小主與金小姐同逃。金小姐略略收拾，化裝了農婦，又把小孩也換了衣袴。章元吉和他的媳婦各以金銀手飾送給金小姐，作爲路費；——却不敢多送，恐途中買禍！乘太陽在天，晚煙未起，即由佃戶領導，金小姐拜別章家老幼，從僻徑離開梅村。

鳳翔夫人自從金小姐抱了孩子走後，稍稍放心些；她明知沿路都有危險，然而總比留在梅村坐等災禍的降臨來得好！至於因種種不同的緣故而未能離開此地的人，打定了一「靠天由命」主意，過一天算一天。奇怪的是日人一連五天沒有來！高度緊張的空氣又寬弛了好多。在這五天內，章元吉收到兒子從高淳發的信。——這次可叫媳婦讀了，省得再去拉

劉鐵嘴。信中說他於十二月十三日到高淳，却聽得宣城於兩天前淪落敵手；他不敢走蕪湖，打算穿石臼湖到當塗，從當塗坐木船到安慶，到安慶改坐輪船。他又說在高淳逢到兩個同事，三個人決定一致行動：這一點，很使鳳翔夫人安慰。她所憂慮的是金小姐趕至高淳，鳳翔已走，並且換了路線，只希望他們在漢口會面。

日人估據徐巷許家村的第六天晚上，鳳翔夫人將嬰孩喂足了奶，又把大女孩抱了一回，準備入睡。全村一些聲兒都沒有；偶爾一兩處犬吠，也是稀稀落落不久即止的。鳳翔夫人卸下了衣，鑽入被窩，忽聞村東發出數聲似單聲炮仗又似步槍的聲音。仔細聽，却又沉靜了。她一想不妙，重新披衣，走下樓，要去喊醒公婆。她走到半樓梯，村的兩端喊聲大作。章元吉夫婦，小寶，奶媽都驚醒來，大家在客堂裏你望我，我望你，不知所措。不到一刻鐘，聲聲延至門口，有人猛烈打門，而且高聲喊：

——章村長！章村長！

章元吉連忙向衆人搖手，意思叫她們不要做聲；又用指指點樓上，叫她們上樓去躲。一邊，自己回答道：

——來了！來了！

外面的人一等他抽掉門舌，立刻一窩蜂衝進來；七八個日本兵，三四個漢奸。此時，章老太太等迅速上樓，無奈鳳翔夫人產後不到二十天，腿虛力弱，逃不快，給日本兵看見

了一隻脚。他們便興奮地嚷道：

——馬鹿！支那女子！

——支那女子！

大家追上樓，像一羣瘋狗，漳元吉攔阻他們，被最後一個日兵回身一槍托，打倒地。他在半昏迷中，聽得樓上哀求的哀求，慘叫的慘叫，接着老婆極喊道：

——她剛剛生產過！

接着一聲手槍聲。

接着小寶哮喘聲。

奶媽的呻吟。

嬰兒在劇啼。

樓上拋下一個軟軟的東西。

——他媽的！咱們大家不要活了！

章元吉用最大的力量，支撐起立；乘敵人與漢奸縱慾的常見，把積薪聚在樓下，灌上兩聽煤油，一點火……

那晚的北風特別大。

萬籟火焰捲起了無限怨憤，血染了半個天空。

二七·七，一九三八。

合資公司

章鳳翔辭別了年高的父母，辭別了行將臨盆的妻子，辭別了妹妹小寶與自己的兒女，辭別了翠屏山環繞着的故鄉梅村，一脚高一脚低，提心弔膽，千苦萬辛，步行到這個江蘇邊界上的小縣高淳來，一切真似在夢中！「逃難」這兩個字，用在章鳳翔頭上，或許不確切；當他領了家眷，從南京奔到梅村，這叫做逃難，逃避的是轉瞬即降的災難；一到梅村，情形便不同了，翠屏山的雙臂緊抱住梅村，把它遮蔽得密不通風，除非土著，人家不會想像山懷中有那麼一個世外桃源的梅村，——日本人不至於闖到這裏來！不，不，所以章鳳翔的到了梅村再離開梅村，決非「逃難」。他這樣想：前方的將士爲了國家，與敵人肉搏，準備殺身成仁，而實際上喪生疆場的人又那麼多，難道在後方的人，忍心躲藏起來麼？何況他，章鳳翔，還是公務人員呢？如果中華民國的國民大家祇知有己不知有國，貪生怕死，不肯負擔國民的責任，那麼，即使人家不來侵犯我們，我們也會斷送我們自己的。章鳳翔想到這一層，便毅然決然離開家庭了。

章鳳翔於十二月十三日到高淳，沒有住宿的地方，找來找去，在一家楊姓的家祠裏覓得一張鋪位，却意外地逢着兩個外交部同事，他們也要趕到漢口去集合。在南京的時候，同事與同事之間，除了點頭，談天，又麻將之外，難得有深刻的友誼；而於患難之中，數

百里外，逢到相識的人，親熱得如骨肉！——或許勝過骨肉，因為有時「骨肉」是「仇敵」的別名。他們商量如何走法：蕪湖，當然不敢去了；還是僱了一隻木船，從當塗沿長江北岸西進，——爲了要避開南岸陷落的蕪湖。議決之後，章鳳翔馬上寄一封快信給妻子，告訴她一切，並詢問她未生產。

章鳳翔錢行遜張君實三人出外找尋肯上漢口或安慶去的木船。接連奔波了兩天，毫無結果。他們疑心他們的計劃含有危險性，所以木船不敢承攬生意；於是他們改變方針，四出打聽別的走法。不少人勸他們從高淳到采石，在采石渡江，由旱路達河南信陽，改乘平漢火車至漢口；這條路，那些勸他們如此走法的人說，已經有論千盈萬的人走過，沒有遭遇什麼重大的危險。「沒有遭遇什麼重大的危險」，這句話，決定了他們的路線。

章鳳翔等三個究屬是文人，雖然在危殆之中，從采石磯這個名字聯想起詩人李白，同上太白樓，留戀半日。章鳳翔又在太白樓上寫信給他念念不忘的夫人。他們吃過飯，略爲休息一下，便渡江，在北岸新河口上陸。新河口是和縣縣屬。從和縣西進六十里到含山縣，水道可通。他們僱定了船，上小館子吃了早夜飯，於暮色蒼茫中跨上民船。六十里的距離並不算遠，航行一夜，翌日清晨到了含山。

從含山西北至柘皋，相距一百二十里；如走公路，須經過西山驛與店埠；步行則經過古河集，是合肥巢縣含山三縣剿匪司令部所在地。那時，汽車已被統制，不給民用了；有

公路而無長途汽車，只得步行。介乎含山與夏關鎮間的——夏關鎮在含山西，在柘皋東南，——是斷斷續續的峴山（與襄陽南的峴山同名），這些山，起起伏伏，不十分高，和慶附近的山差不多；每座或每若干座另有一專名，可是往往人家不注意它，把它的名字忘掉。

章鳳翔等三人步行了一天，第二天逢到了山。不知如何地他們離開了逃難之羣，而在山中迷途。正當焦急的時光，忽聞有人大喝「站住」！仰頭而望，只見高處站立一個穿着似制服又不似制服的人，橫執着槍，刺刀鋒對着他們。他們不由自主地立定了。同時左右兩邊，從林中衝出幾個武裝者，大家執着步槍。中間有個衣服比較整齊而只拿手槍的人，

——大概是個「長官」罷？——命令他們：

——拖他們去分別檢查！

——長官，章鳳翔說，我們是公務人員，有外交部證明文件在此。

——不懂得！

——不懂得？章鳳翔睜大了眼睛疑問。

——唔！即便有文件，也靠不住！兄弟們，拖他們去查！

每兩個人伏侍一個人，生生把章鳳翔饒行遜張君實三人拆散，因為並非在一處檢查的；從此章鳳翔再也不能與錢張兩人會面了。章鳳翔被拖到一間破落的茅屋裏，就開始檢

查：先搜身上，把所有的東西不論貴賤一箇腦兒取去；繼而翻開章鳳翔所僅有的行李，一隻手提皮箱，一個小舖蓋，他們把文件約略看了一看便交還物主，却在「恐怕有夾帶」的理由之下，拆開被頭，拋下棉絮，取去了被面。章鳳翔決不定他們是正規軍還是游擊隊，抑是土匪。他雖則不敢問他們是誰，却太好奇了，吞吞吐吐問他們爲何檢查。

——爲了漢奸多，不得不如此！

章鳳翔一聽見爲了查漢奸纔如此，恐懼與悲憤完全消失；倘使於國家有利，即使他再討些麻煩，再吃些苦，也是情願的！然而……然而那兩個兵，或匪，或匪兵，拿了他的與「漢奸」毫無直接或間接關係的東西外，還將他縛在一個柱上，反鎖了門，滿載而去。他被縛在柱上，直至深夜，方纔有人開門進來，點了一隻油燈，另外一人攜帶了一罐粥，一碗鹽菜。他們釋放了章鳳翔；在他們監視之下，章鳳翔吃了粥，大小解了，散步了幾分鐘，又縛在柱上，就此過夜。他從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被囚起，一直囚至二十四日過了夜。

二十五日清晨，那平時看守章鳳翔的兩個兵（？）進來牽了他出去。他肚子裏想：如果「散步」，決不會那麼早；要不然，人家想取他的命罷？章鳳翔絕不驚惶，自從被捉以來，他早就準備這一着了！但是忍不住問了一聲。

——放你回家！一個兵（？）回答。

——是的，送你回家！那一個也這般說。既然釋放他，爲何依舊反剪着手牽了走呢？

他不敢再問，也不敢打聽錢張兩人的下落。三人默默走了五七里，漸漸進入一面峭壁一面懸崖（約有百餘丈深）的階段來。章鳳翔頗有戒心，因為這段地點委實太險惡了！他們逢到另外三個人，——也是兩個牽一個，——於是押送章鳳翔的兵（？）與押送那個青年的兵（？）問答起來：

——老鄉！你們送客麼？

——是的，老鄉。你們也是罷？送到何處去？

——貓兒岩。你們呢？

——我們沒有那麼遠，即在眼前！哈！哈！哈！

章鳳翔只見那兩個匪徒不動聲色地把那個青年逐漸逼至懸崖邊，出其不意，猛烈一推。

一聲尖銳的非人類的慘叫。

地球上完成了一齣悲劇。

章鳳翔嚇得戰戰兢兢的，死也不敢走近路邊，只按着山壁緩緩前進。押送他的人相視而笑。他們三人又走了若干里，走到一個「山迴路轉」的所在。章鳳翔觸目驚心地問：

——這是什麼地方？

——貓兒岩。

風中的敗葉。
章鳳翔一聽「貓兒岩」三字好像中了電，立刻癱癱下來，坐在地上，混身亂抖，宛如秋

——不用怕！怕有什麼用呢？

——哈！哈！哈！這位哥兒真「嫩」！兄弟，你了？我了？

——不許胡幹！

槍。
突然有人在路角大聲呼喝。三人吃了一驚！隨聲顯出一個英俊的憲兵長官來，拔着手

——幹麼呀？

——報告隊長：這是一個漢奸！

——隊長，我不是漢奸，我是外交部科長！

——他媽的！你不是漢奸麼？

——哼！哼！隊長冷笑了幾聲，向那兩個兵（？）說：難道我不懂你們的巴戲？搶了人家的東西，反說人家是漢奸，殺人滅口；你們還不替我滾！

——是！隊長！

——是！是！

章鳳翔死裏逃生，感激到萬分；連忙叩謝了，請教憲兵隊長姓名。那位隊長笑了出

來：

——你問我姓名，要立長生牌位麼？我不需要這個！老實說：我能救則救，盡盡心而已！老百姓冤枉死的真多，那裏救得完？可是，你雖則活了命，倘使我不護送你，你還得要死；那兩個傢伙對我未可如何，勢必遷怒於你，等我一轉背，他們追上來把你弄死了，或許死得更慘些！你是要到柘皋去的罷？

——是的，隊長。

——好！「送佛送到西天」，恰巧我有公事到合肥去，你跟我走；在柘皋下車，或直到合肥，隨你的便。

——隊長，你真是我重生父母！

章鳳翔再要跪下去，給隊長拉住了。他陪伴隊長坐差車走，在柘皋因公耽擱了兩天，接着又啓行平安到合肥。合肥即廬州，是淮南鐵路與浦信鐵路的交叉點；浦信——浦口至信陽——鐵路雖則尚未造成，合肥並不因此失去重要性。隊長到了合肥不再西行，便介紹章鳳翔去見他一位當營長的朋友，請那位營長將章鳳翔帶至六安，臨別時又贈程儀五十元。章鳳翔再三請問這位大恩人的姓名，他始終不肯講；就是那位營長，不但代朋友嚴守秘密，而且連自己的姓名也不願吐露；不意在祇知「錦上添花」的世界裏，竟有這樣兩個「雪中送炭」的俠士！

從六安至信陽，須經過洪集，固始，春河鋪，潢川，耿家集，羅山，五里店等處。彼時有小汽車往返於六安信陽間，每次二百元，每車坐八人；——倘使汽車壳子是橡皮做的，有伸縮性，我想還得加幾個人罷？章鳳翔臨時拉了八個人「搶」着一輛小汽車，出了每人二十五元的代價，——他安得不起贈錢的人呢？——迅速到了信陽。在信陽休息三天，客舍中章鳳翔寫了一封長信給他的夫人。第四天，他乘火車赴漢口。

一到漢口，他有兩個緊急任務：第一件，找外交部去報到；第二件，位置與住址有確定後，寫信報告夫人，並詢夫人近況，他急待夫人信來。他爲節省起見，住在一家小旅館裏。外交部臨時辦公處一找便着。可是，外交部的找到於他不是喜事，而是青天霹靂：他在外交部第二次裁員時被裁了！數千里艱辛萬狀的奔波，到頭來落得一場空！固然，他的家，他的夫人與小孩，有他的老父供給一切，一時無所缺乏；然而他自己呢？在這個人地生疏的漢口有何辦法？回到梅村去麼？未嘗不是一條計策，無奈他所走過的路再不允許他走第二次了！他天天出外訪問自下江來的親戚朋友，四處設法，祇獲得微細的幫助，而且這些都是可一不可再的救濟；章鳳翔的焦急，也可想而知了！

在他努力探訪之下，有一天，正當陽曆元旦，忽有意外的發現：妻子的表叔楊子芸到漢口來了。楊子芸是黨中前輩，國府要人。他知道他來漢口，宛如黑夜中透出一線光明。他立即去晉謁，却連去六次，六次沒有見到。他心灰了一半，姑且寫封快信去，將經過情

形，途中險阻，妻子近況，源源本本告訴給這位「老伯」聽，請「老伯」援手；或薦之於××部，或使他回進外交部去。不到四天，楊老先生的覆信居然來了；除客套外，那信是這樣寫的：

……現在世界倒楣到如此，自然，亂世人不如太平狗，只得老着面皮混混了！足下處境，向所深悉，恐極表同情；總而言之，統而言之，足下不能坐吃，也不當坐吃，是實在的了。但請問足下，那裏去找急火米飯？在機關學校都留五分之一的世界，能用面情，搶得到飯器麼？若說你改進××部，人家的籬笆圍得緊屯屯，不用說你這條野狗鑽不進去，就是連從前跑熟門戶而今被逐的家狗也回去不得咧！只能慢慢地爲足下設法，我總放在心上，決不忘記！……

楊子芸所說的是實情，而非託辭；惟其如此，越使章鳳翔煩惱。他出外散步，解解悶，不知不覺走到外交部來。他想：「或許家中有信寄到外交部去了。」他向收發處一問，家信倒沒有，却有一封從南京轉上海，由上海寄香港，再由香港飛漢口的航空信。信封上並未註出發信人的詳細地址。他接信在手，突然發生一種奇異的感覺，好像有什麼不祥事件要降臨似的。他趕緊回寓，拆信一讀：

翔兄：

闕別數月，馳念甚殷。想身體強健，闔府安康，爲頌爲祝！弟自一月起，約友人若

干，在南京開設中華合資公司，弟任會計科副主任。弟思足下高才，善於交際；擬延兄爲交際科副主任。尊見何似？乞賜明覆；如荷台允，則公司幸甚！小吳幸甚！專頌近安。

弟佑官頓首。×月××日。

章鳳翔讀了這封信，甚覺奇怪：第一，「佑官」是王昌賢的乳名，爲何信中不寫「昌賢」而寫「佑官」？第二，這中華合資公司是一個什麼樣的公司？有多少資本？所經營的是何種事業？第三，這個公司鉅大到如何程度，而需設「交際科」交際正副主任呢？第四，他的進不進公司，與「小民」有何利害關係呢？王昌賢雖與章鳳翔有一面之交，却因王沒有多大氣節，章便不與他親近。這封信，不可不覆，但如何覆法？他思索了半天，便取出信封，信箋來，先依信中所述通訊處開了信封，信封上發信人地址也僅書「漢口章緘」；繼而寫了一封回信：

佑官吾兄道鑒：

惠函甚可感！惟弟數代習農，至弟雖略識之無，却不通陶朱之術。辱蒙不棄，以交際科副主任見委。本當遵命，以答知己，但心有餘而力不足，不敢率然就職，致負盛情，而誤公務。區區下衷，幸兄見原！專覆，祇頌

財安！

弟龍生頓首。×月××日。

「龍生」是章鳳翔的乳名而爲王昌賢所知道的。這封信發了之後，接連幾天，各方面

毫無消息。第六天晚上，章鳳翔正在苦思，僕人送上一份夜報，一封快信。那封快信是稿子丟發的，鳳翔急急披讀：

鳳翔足下：

所託事，愚時刻在心。昨晚在×公席上逢到×部長，談及外交部因事務繁重，有恢復被裁者若干人舊職之計劃，祇須向×××司長接洽云。愚聞訊之下，甚爲足下喜！退席之後，寫信不及，急急忙忙四隻腳奔過去，與×司長一覓便成功。×司長約你於明晨九時在部一晤。好在你與×司長是熟人，我不陪你了。……

章鳳翔疑心在做夢，把信重複讀過，方纔知道是真的；這一喜，直喜得每棵汗毛空怪癢癢的！他那裏有心思讀晚報？他在室內踱來踱去，踱到桌旁，不經意地望見報上有那麼一個題目：

「南京偽組織成立羣醜粉墨登場」

章鳳翔順手取起一看，電文是這樣的：

醜態已久之南京偽組織於昨晨正式成立。……僑行政院院長×××，副院長×××；僑財政部部長×××，副部長王昌賢……

——原來這就是「中華合資公司」，真不要臉！

章鳳翔拍了一下桌子，氣憤憤坐下；他幸而沒有答應他們，否則報上豈不要大書特書：「僑外交部部長×××，副部長章鳳翔一麼？然而楊子芸的信在眼前跳舞着。然而懷抱小孩大了肚子的夫人又出現於幻想中。

章鳳翔在「喜，怒，憂」的圈子裏不停地兜。他太興奮了，不能入睡，呆坐着等待黎明之盡止。

廿七年八月二十日，星期二。

負山之蚊

——猶使蚊負山……（莊子）——

天下最奧妙，最複雜，最難分析理解的東西，除了高深學術不談，恐怕要推人與人的關係，心與心的交響了。真的，往往兩人相逢，以前絕對不相識，經過了一番他人不經意的介紹，甚而連這種泛泛的介紹都沒有，交談不到十句，或僅僅一點頭，一微笑，便立刻互相在對方心版上留下一個永久不滅的印象；即使以後少會面，少接觸，甚至一會之後再無把晤的機會，每每於暮色蒼茫之際，回憶起這位一剎那間的朋友，帶來了銀色的惆悵。也有一見面，祇視觸相交，即直覺得此人與自己互相吸引着，可以進而為友，為刎頸交，肝膽相示而共生死的；或者一見之後，雖則對方竭力敷衍，總覺得他我之間橫臥着一條鴻溝，甚至令我生畏懼警惕厭惡之心。亦有相交多年，外表極魚水相得，似乎這種友誼有如金鋼鑽製的鏈子，水浸火灼不損，錘擊石碰不碎；然而微風起乎天末，為了一件比秋毫顯還細的事故，這條金鋼鑽鏈輕輕中斷，有如一根燈草！

金靜妮與章鳳翔是在南京偶然認識的。她先卒業於上海高級助產專門學校，再進南通國立醫學院專攻看護學。因為她成績異常優良，功課結束之後，校方極樂意將她介紹到南京仁民醫院裏來實習，不久即授看護長。五六年前，章鳳翔生了一場小病，在仁民醫院內

住了幾天，初次認識金小姐。後來章鳳翔結了婚，生了兒子，直至小孩患病，他纔想起金小姐，纔領妻子到仁民醫院去，爲她們互相介紹；那時金小姐已經升爲產科醫生了。女子與女子容易訂交，金小姐常來拜訪章太太，章太太也常去回拜；彼此極相得。章太太第二胎是「踏蓮花產」，幸而金小姐手術高明，救了母女的性命。因此，一方面，章氏夫婦當然很感激金小姐；而另一方面，金小姐由友誼的突進，自道身世：原來她是一位絕無近親的孤零人！當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中日在上海開火後之四個月，章鳳翔奉部令遣散眷屬，與妻商議，要回到翠屏山懷抱中的世外桃源梅村去，決定約金小姐——金靜妮——同走。理由是梅村雖如世外桃源，却逃不了是窮村僻壤，章太太行將三次臨盆，自然需要一位知醫者作伴；倘使她們不知道金小姐是孤零人則已，既然知道了，而且已經成爲好友，萬無讓她一人留在危殆的南京之理！金小姐自己考慮了一番，也就答應了。她跟他們到梅村，爲章太太接了生（註一）；又激於義憤，受了章鳳翔父母與章鳳翔太太的鄭重囑託，抱了三歲多大章鳳翔的兒子小鳳，僅取一年老佃戶作嚮導，逃出梅村，準備嘗千辛，冒萬死，路迢迢趕上正在遷移中的章鳳翔（註二）。她以文弱之軀，負上千鈞重載！

十二月三十日下午，金靜妮抱了小鳳，老佃戶胡根大拿起小小包裹，一行人奔向渺茫的前途。離開梅村，如何離法？翠屏山南北兩支圍住了梅村，只有兩條路可以走出圈子來，就是通許家村和通徐巷的那兩條路。許家村與徐巷既被敵人佔據，他們自然不敢走這

兩處；於是決定攀援翠屏北支向南一面的懸崖峭壁而登。這樣走法，似乎太危險，太不能；然而胡根大在幼年時走過一條路，是當時樵夫獵人走的而四十年來已被人忘去的羊腸小道。這番胡根大已憑着一己的記憶，搜尋古徑。金靜妮將小鳳兜在自己背上，像廣東婦人負孩那樣，出空兩隻手，準備攀登，於必需時兩手兩足地爬。那時是冬天，全山草木早已黃落；烏鴉成羣結隊盤旋空中，「呀！呀！」啼個不住。金小姐靜靜跟胡老頭爬，石壁間容脚處不過五寸至尺餘寬，無怪乎從山頂下望，或有梅村上眺，疑若無路了。一失足，一失手，便成千古恨事！金小姐戰戰兢兢，一寸一尺地向上移，臨深淵履薄冰時的戒懼之心也不過如此。她軍中她的心力體力於一個最大至高的目標，送小鳳出虎口。她暫且不想天，不想地，不想中日戰爭，不想世外桃源的梅村，不想章家與章太太，不想伏在背上的小鳳哭或笑，不想自己的生死存亡！她不想，無暇想，也不敢想，正如她不同顧，無暇回顧，不敢回顧一樣。她自己命令自己道：「務必爬到山頂！」她的腦，她的心，她渾身的汗毛空，她血脈中所有的紅白血球，都在那兒響應：「爬到山頂！爬到山頂！」精誠所至，金石爲開，經過數小時的掙扎，——這真是生死關頭的掙扎！——他們大小三人居然「安」抵山頂！「安」，這個字的真價值，躺在那帆布椅中的公子哥兒們是不會知道的！

到了山頂，金小姐回首而望。梅村清清楚楚楚棋列在下，小得如兒童的玩具。江南的冬季不像長江上游重慶地方的冬季，它承襲着暮秋初冬的遺風，依舊相當高爽。雖云傍晚蔽

止，寒窗尚未鎖去炊煙，視線穿疎林而過，一切都如此清楚，一切却如此淒涼！這次的分別，是生離？是永訣？誰能保日本兵不到梅村來？誰能保她——金靜妮——找到孩子的父親？又誰能保數千里的跋涉，——其困難當然百倍千倍於攀登翠屏山，——小孩不生病，甚至蒙更大的不幸？而她，她與章家非親非眷，正當這人人自掃門前雪的時候，她忽然答應下這件茫無際涯的任務；這，爲了誰？爲了何故？她今年二十六歲，十五歲上死去父親，二十歲上死去慈母，六年來的生活是轉蓬式的生活。每當春之馥郁，秋之肅殺，感到無限空虛！讀書，服務，種種用功，種種辛勤，如果她有勇氣自己向自己直招的話，那不是爲了求知，不是爲了求利，却是爲了要忘去自己，却是爲了要在虛無中映出一些海市蜃樓來！二月楊花射征衣，花在空中飛舞，忽逢一根望不見的游絲，將它黏住了——章鳳翔夫婦像游絲，而金小姐是花兒。這樣，至少在精神上，免却她飄浮之苦；她懷恩報德，纔承領下這件異常艱辛的「保赤」工作。

她坐在一方大石上，將縛在背上的小鳳放下來「活活脚」。那個老實的佃戶，雖則年齡高得可以做她的父親，不敢坐下來，也不好意思望她，立在稍遠地方，向天邊縱目。小鳳這孩子真可愛，胖胖的，白白的，一下地便像小兔兒亂跑，又拉住了金小姐嘍囉咕亂講，一回子喊她：「姑姑」，一回叫：「姨姨」，甚至拉了她的耳朵說她是「小媽媽」！她見他可愛，抱住他，緊緊吻他，兩滴清淚跌入他的笑渦，好似青翠的荷葉承着兩顆露珠。她

或許在想：「何年何月我也會有那麼一個可愛的孩子呢？」

他們休息了一會，商量何處度夜。胡長工說：「我認識一個老樵夫，人最可靠，就住在山中，離此地不遠；我們不妨借他的茅屋住一夜。因為這時候下山，除非是我們慣走山路的人，小姐是不會看清的，雖說這邊下山的路相當平坦。」金小姐依了他的提議，果然前進不到半小時，有個茅蓬在那兒。胡長工入內呼出一個銀髮老翁，老翁一見金小姐就稱她義氣，又拍拍小鳳贊他美，於是必恭必敬地請她進去。老翁要殺雞待客，給金小姐竭力勸止了。他便下了些粗麵，做幾個「荷包蛋」，請他的「小姐」與「胡大哥」吃；又用沙糖拌了些炒米粉，請請這位「小客人」。他們草草過了一夜。

第二天，金小姐準備走。老翁却主張先下山去探聽探聽；翠屏山南支之南已陷入敵手，翠屏山北支之北不知太平否？老翁自告奮勇要下山，胡根大連忙阻止他：

——老哥，你年紀大了，吃不起辛苦！

——吃不起辛苦，我？我們來比較比較！若說年齡，你也六十出頭了，我不過大你十歲呀！

兩個老頭兒爭論不休，爭得面紅頭漲。金小姐笑着連忙解勸：

——兩位不要爭！探聽與伴我是一樣的重要，還是胡大哥下山，老伯伯留山罷！反正我對於你們一樣地感激！

——這真是……老翁面有愁悲之色。

——哈！哈！哈！胡根大勝利而笑。

胡根大下山打聽，打聽了一整天。回來報告是：「翠屏山北無戰事」。大家聽了很高興，很早便睡，準備明晨天一亮即動身。這是陽曆大除夕，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

金靜妮從未這樣爬過山，頗感疲勞；又因開得北路太平，放下了心；這兩重緣故使她拖了小孩熟睡了。可是，近半夜的時光，忽被一兩聲步槍聲所驚醒。槍聲是從下面來的；所謂「下面」者，當然指山抱中的梅村。她忘了枕在她臂彎中的小鳳，驚地坐起。小鳳驚得哭了。她把他哄睡，再傾耳細聽，什麼聲音都沒有。她疑心這是思慮過度後所產生的幻覺，可再不敢躺下去：她將孩子放入被窩，自己披了絲棉襖，斜倚着牀架打盹。

又一陣槍聲，夾着一陣隱隱約約的叫喊聲。

靜妮一骨落跳下牀來。兩個老頭兒早已直立在那兒了。胡根大首先奔出門去，立在門首大石上向東而望：哦！好大的火！那夜北風特別大。火舌特別高。天，紅了半片。

從敞開的茅蓬門可以瞭見天上的紅雲。金小姐與白頭翁搶着出去，就立在翠屏山南北兩支交紐的地方，向東方下望。

誰說不是獸軍闖進了梅村？

一切完了！一切完了！

單說章村長章元吉這一家，上自章元吉老夫婦，中經產後不滿二十天的媳婦和元吉的女兒小寶，下至一個恰滿週歲和一個新生的兩個女孩兒，都完了！都完了！那裏再有命活？而使靜妮更爲不安，更覺淒酷的，就是獸兵的姦淫行爲。一位老婆婆，一位黃花閨女，一位產後尙未復原的少年母親！哦！哦！「人爲萬物之靈」，靈在何處？「文明」「文明」，文明何在？這批頭戴日月的兩脚獸，——不，不，他們比獸還不如，比蛇蠍還險毒，——這批侏儒，這批倭寇，——「倭寇」是字典中最汗顏的名稱，是最凶狠的咒人語！——坍盡他們自己的列祖列宗的台之外，還坍盡了全人類在台！如果有吊臟丈夫，不論皮膚有色無色，與這般人而獸人而不如獸的東西同流合汙，妥協聯盟，乃是不願做人而願做鬼，不願保持七尺之軀的尊嚴而願去當小鬼！

經此浩劫，章家還留有誰？不過遠在漢口供職外交部的章鳳翔，以及金小姐負有保護遺送之責的章小鳳而已！金小姐不加思索地要去營救。老翁一把抓住了她，指指屋內破噴嚏所驚醒而嚇啼的小孩道：

——不要忘了他！

「不要忘了他」，這是霹靂，這是命令！這是惟一的報答知己之威的方法與途徑。她返身奔進門，奔進房，奔到牀邊，捧住了小鳳的頭亂吻；繼而她又伏在小孩胸口痛哭，好像要把她多年的鬱積，一箇腦兒從淚中傾瀉盡似的！小孩見了她，宛如見了慈母，不再啼

哭；但他不懂得她伏在那兒幹嗎，便好奇地呆看着她，又頑皮地把她的頭髮分成幾股，梳打小辮。

老翁與佃戶跟入茅屋，室中不聞聲息，以爲她與小孩都重新睡了，就圍桌而坐，呆呆地等待……等待黎明來驅逐黑暗！

東方吐出一縷紅霞。這是民國二十七年的第一日，這個「新年」，將要帶來些什麼？金靜妮不願想，也不敢想！她幫助那老翁煮了一鍋粥，——老翁煮粥敬客，自己與胡長工只吃泡飯。大家匆匆吃飽，金小姐立即嚷出發。老翁不敢留她，恐怕日本鬼子上山；她也不敢逗留，恐怕於小鳳身上發生危險。她滿想立到懸崖之巔去看看被蹂躪後的梅村，無奈沒此勇氣；她只得懇求胡根大去張望，胡根大回來却不敢把他所見的儘量告訴她！

江文通別賦云：「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又云：「是以別方不定，別理千名；有別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金靜妮與老翁，與梅村（雖則不敢毀它）道別時，真有些黯然銷魂；不但老翁是風中殘燭，即使正當妙齡的她，固然談不上「殘」，然而跋涉荆棘叢中數千里，「一赴絕國，詎相見期」，這支暴風雨中的不殘之燭，也就戛戛乎可危了！

胡根大打前領道，金靜妮負了小鳳隨在後面。他們沿了翠屏山北面的斜坡向下走，山徑並不怎麼難行。他們走到半山，突然林中爆出一聲槍，接着一陣犬吠。胡根大很機警地

站住了，低低向金靜妮道：

——恐怕是日本人打獵，快上樹去躲！

他迅速找到一棵大柏樹。自己先爬上樹，在大枝上跨坐穩了，然後用帶在腰際的粗索把金小姐與小孩一起吊上去，安置好他們，再滑下樹來。他自己爬在一棵離柏樹不遠的楓樹上。剛佈置完畢，獵犬羣已到；四五個日本人跟着上來，內中一個，由服裝看來，大概是軍官。它們與他們一陣風地跑過去了。樹上的人們，靜候了片刻，準備溜下來。忽然跑回一隻獵犬。邊嗅邊走，直尋到胡根大的楓樹下。它把前腿一攔勁，身子朝後坐了一坐，伸直頸項，長嗥起來。不上三四聲，所有的獵犬都跑回來，日本人接踵而至。古語說：「松柏長春」，松柏雖到嚴冬，不落葉，不減蔭；楓樹却是落葉喬木，入秋脫葉，入冬祇存光枝。日人舉目一望，立刻發見一個男子跨坐樹上。日軍是吃盡了中國游擊隊的虧的，所以他們以為胡根大是壯丁，舉起鳥槍就向胡根大開放。胡根大所坐的樹枝離地相當高，鳥槍的散子打不死他，可把他打傷了。他一陣痛，忍不住，一脫手，倒栽葱地跌下樹來；偏偏樹根的一部，尖尖地癩起在那兒，胡根大頭在下足在上，與樹根一碰；根尖鑽入腦袋，紅白液體泉水般湧出，紅的是血，白的是腦子！若說日人看不見金靜妮，金靜妮却看得清他們；她目覩胡根大慘斃，不禁銳聲大叫。日本軍官一聽是女子聲音，暫不開槍，但下令搜查。十分鐘之後，金小姐被捕下樹。日軍官一見金小姐很美，早存了不良之心，

下奪取剛小孩。金小姐竭力維持，喊道：

——他是我的兒子！他是我的兒子！抱開他，我就尋死！

章小鳳吃了一驚，不自主地也喊：

——媽媽！媽媽！

日軍官笑了笑，向日兵搖搖手，不再搶小孩。他自己走近了金小姐，摸摸她的臉，打着半瓶醋的中國話，說：

——美！很美！我，愛妳；不怕！不怕！

金小姐大怒，舉起手想打他耳光，忽覺背上小鳳蠕動，就在一剎那一閃電間，立定了「爲小孩犧牲到底」的決心，倒抽一口冷氣，放下手臂。日軍官握了她的手，獵也不打了，相伴下山，回到聯隊本部去。原來當日兵從徐港許家村闖入梅村的時候，另一部分日軍佔據了翠屏山北支山根，設聯隊本部於觀音閣內。那個人家稱他「隊長」或「山本隊長」的軍官大概就是聯隊長了。

當晚山本破了她的貞操，她蒙上了無上的恥辱；她爲了要救小孩，咬緊牙根當恩夫！她既然「屬於」聯隊長，旁的日本兵就不敢對他非禮，她也不敢遠離山本。但是她無時無刻不回憶焚燒中的梅村，無時無刻不追念那麼美麗溫柔的辜夫人，無時無刻不想起該晚間在精神上在肉體上所受的痛苦，無時無刻不自己質問自己：「難道妳忘了妳的使命麼？」

因而窺探遁逃的機會。

離聯隊本部不遠，日軍駐紮在那裏。天天有活的中國婦女拖進去，半死了方纔抬出來。

金靜妮在爐窟裏住了半個月，好似過了一千年！幸而小孩沒有吃到半點虧！

一月十六日，敵軍聯隊本部起了變態：自早晨起，大小軍官都很不安；尤其是聯隊長山本，滿面愁容。金靜妮屢次竊聽，沒有聽出什麼來；因為敵軍官與敵兵所講的當然是日本話，而她自己的日語程度太差。約莫吃中飯的時候，有一個漢奸探子來部報告，金小姐偷聽得一些：原來中國游擊隊在著名領袖楊長勝指揮之下，從天而降，一舉而克許家村和徐巷，再舉而封鎖梅村，於是蹂躪梅村的敵軍盡成壘中之鼯！到了下午，部中紛亂更盛。四時左右，中國游擊軍隊抄了金小姐攀登過的小徑，抵達山頭，自高而下直衝下來。敵軍驚得不知所措，什麼東西都拋掉了，慌慌張張奔逃。金靜妮乘機溜走，而於溜走之前，偷了山本的一隻滿儲從中國老百姓處搶來的鈔票的皮夾，以作逃難費用。

她冒險跑了十多里路，敵軍固然不見了，也未撞到中國游擊隊。她坐在阡陌間休息了一回，化裝了貧婦。恰巧有一隊難民經過，她加入其中，步行了九天，到了高淳。一到高淳，她方纔知道蕪湖與當塗都在十二月十二日那一天陷落；他們既不能向蕪湖走，又不能從當塗渡江。他們只能走皖南這條路。他們先從高淳到安徽邊的水陽，再穿過敬亭山——

李白詩云：「衆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閑；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而抵介乎宣城蕪湖均已失）間的灣沚。高淳與灣沚相距不遠，單身步行一日可到；難民隊隊員只是些老弱婦孺，所以走了兩天，由灣沚入青弋江，航船一天到涇縣。青弋江上游分爲東西兩支：東支叫做徽河，西支叫做舒溪，是在涇縣境內分的。這批難民由涇縣舒溪直達太平。從太平起，棄水道而走公路，穿過黃山山脈而至歙縣，即徽州。

連日的奔波，時而旱道，時而水路，時而飽餐，時而飢餓；大人都感得極端疲勞，何況小孩，何況平日嬌養慣的章小鳳！所以一到歙縣，小鳳便病倒了，使金小姐不得不停止前進。另一方面，他們是於一月三十日到歙縣的，那天恰是夏曆大除夕。雖則敵軍衝進了皖東，敵機又襲皖北，然而皖南依舊歌舞昇平，鄉間快快樂樂過年。這種不合情理的現狀，固然由於缺乏國家思想而來，然而也可以表示中國國力富於彈性，決不會「總」崩潰；敵人打到那裏，該處當然被犧牲，而旁的地方還生存得好好的。金靜妮就在這種氣氛中脫離了難民隊，向老百姓家租到兩間房子，住了下來，治理小鳳的病。金小姐稍微懂得一些中醫，爲小鳳開了方子，買了藥，煎給他吃。

過了「年初五」，吃過財神酒，小鳳已能起牀。可是，小鳳起牀而金小姐自己病倒了。雖則病倒在牀，還得照顧小孩；幸而房東慈悲，叫她的大女兒代領小孩，同時服侍靜妮。中國的老百姓，平日受慣了「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自私自利膽怯心懦的教

青，却能於患難之際，樂於互助，以至於仗義授命！金小姐得此一臂，省力不少，得以安心調養自己。

金小姐的病，其實不是病，不過是勞倦而已；休息幾天，體力一恢復，自然會好的。可是，月經過期不來，每餐必嘔，嘔却嘔不出什麼東西。這還不算，因為金小姐最初以為月經過來是極端勞頓所致，而嘔吐是病態。無奈她想要吃酸的東西。這還有什麼疑問？那頭狗熊似的山本留下了孽種！「我不要！我不要！我萬萬不要這個孽種！」金小姐拍着牀沿恨恨地說。問題是很嚴重，却極容易解決：一則她懷孕不久，打胎不是難事；二則她自身是產科醫生，知道最妥的打胎藥方。所以，證明「有喜」——正規受孕，的確是「喜」，在她却是憂憤！——後的第三天，一帖藥把山本的種子驅逐出境。金小姐的身體，本來已經疲勞透頂，再加上這次打擊，她真的病了。她病雖病，精神上却很快樂；她掃除了將來的孽障與恥辱！二月二十三日那一天，中國空軍去炸台灣北端日本海軍空軍根據地。行將痊愈的金靜妮，聞得這個消息，精神一振，立刻好了。

二月二十五日金靜妮負了小鳳，重上征途。自從脫離了難民隊，行動自由得多。她決計不再步行，乘了長途公共汽車，由歙縣出發，經過屯溪，休寧，祁門，而達江西的浮梁——浮梁即是景德鎮。她病雖痊愈，體力尚差；經過了汽車中長時間的顛搖，頗覺倦乏。她怕再生病，就在景德鎮休息兩天。二十八日，離開浮梁，乘長途汽車至東鄉，在東鄉過

夜。翌晨，改坐浙贛鐵道火車到南昌。南昌古稱豫章，在鄱陽湖西南，贛江東岸。城中有周圍四五里大的東湖，湖畔是著名的百花洲。西城外有憑臨贛江的滕王閣，就是當年王勃對客作序的故址；——現今的閣是景泰年間重建的，初名西江第一樓，後改舊稱。金靜妮留在南昌兩天；她抱了小鳳，玩覽當地名勝；百花洲不見一花，滕王閣不見落霞與孤鶩，只見黃沉沉的一片，生氣全無！三月四日，改乘湘贛鐵路火車到長沙。她正打算乘便去玩岳麓山與水簾洲，偏偏連日敵機來轟炸！她伏處了幾天，再也耐不住了，就在八日那天，敵機未來，她跨上了粵漢鐵路火車，直抵武昌。

武昌與漢口隔江而望。漢口是她行程的終點。外交部在那兒，章鳳翔也在那兒。她祇須渡過江，到外交部找着章鳳翔，將小鳳交給鳳翔，她的任務便告終了。她想到此，長長吐一口氣。不過已經傍午，她索性到黃鶴樓去，玩了片刻，乘便吃飯。下午一時許，她攜小孩渡江。輾轉訪得外交部地址，僱車前去，到時快將三點。她填了訪問條子，傳達領她到會客室去等。她在訪問條子上，「訪問事由」項下，填了那麼幾句：「親送令郎來漢，今日纔到；並有要事奉告。」她等了半天，有一位穿西裝的少年，手持着她所填的條子，向她走來。他走到面前，笑着向她點頭，請教她是否金小姐。他自陳姓張，是章鳳翔的同事而兼好友。他問她從何處來？如何來的？她約略說一遍。他聽了，極為感動，嘆氣道：

——可惜章先生不在漢口了！

——怎麼？

金靜妮一驚，睜大了眼睛。

——敝部在重慶設立辦事處，章先生被派到那裏去了。

——呀！

——金小姐，您總得上重慶去罷？目下候船的人太多，很難買到票。我在民生公司裏有熟人，如果金小姐決定去，我或許有法子想。

——我決定去！決定去！那一切拜託了，多謝！多謝！

——金小姐說甚話來！金小姐出人生死，代敝友救了小孩出來，遠迢迢數千里送到此地；義薄雲天，古今罕見！我爲您買張票，定個舖位，算得什麼呢？而且……（他頓了一頓），請您原諒，倘使您缺乏零用，我可以……

——謝謝張先生的好意！我手頭還有些錢，或許夠用了；只是船票的事，還得勞您的

——她邊說，邊起立，抱了孩子向外走。那位姓張的也起立送客。送到門口，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問金小姐道：

——您還沒有下客寓罷？

——還沒有，正想請教張先生。

我認識一家陶陶旅社，還可以。請您帶我的名片去，說是我介紹的，或許會優待些。

他從皮夾中取出一張有銜名片，雙手奉給金小姐。她接了，道過謝，出門而去。在人車上，她方纔看那張名片：原來他姓張名振亞，哈佛大學博士，外交部秘書。當晚張秘書親自到陶陶來拜訪金小姐，請她在冠生園晚餐，座次談起他已打電話給民生公司裏的那位朋友，據說民風輪船於三月二十三日可到漢口，一定留下一個舖位，不過說不定是房艙官艙或大菜間；民風以前的輪船，委實「塞足」了，毫無辦法！

三月二十三日傍晚，張秘書來見金小姐，送了一張大菜間的票子，外附「程敬」一百五十元。金小姐要還他船票錢，他不肯收；她不肯收「程敬」，他却偏要她收；她只得讓步了。他請她出去吃了晚飯，又在街上買了些小孩子吃的東西，再回旅館取行李；——她那裏來行李？一個小小舖蓋，一隻小小網籃，都是沿途陸續買的。他僱了兩乘人力車，送她上船。

民風輪船於三月二十四日早上五時，離開漢口西進。

一個人經過了劇烈的變遷，尤其經過兵燹，自會更改他的人生觀的。譬如說：平時人愛惜自己的生命，到了生死關頭，偏能忘掉生之可貴，死之可哀。猶之肉體所受的痛苦，強度超過神經的感性時，便不覺得痛苦；往往有中彈的人，不但血流如注，而且腸

端掛在外邊，還能捧住肚子飛奔；——若依創傷的程度而論，他早應該忍不住劇痛而昏迷倒地了。金靜妮經過了暴風雨的生活，需要博朗的白晝；她對於生死都覺得淡然，暫以哲學家的姿態去應付事實；對於往事，僅留空泛的印象，彷彿自己並非劇中人。這是精神的休息，却非衰弱，因為精神一衰弱就得陷入頹廢一途，而漠視世事，不能算作頹廢。金靜妮久聞三峽之勝，這次入川，好像是遊歷而非逃難。她坐在甲板上的藤椅裏，抱小孩於膝上，怡然觀賞兩岸的風景。

船走了三天，過宜昌。宜昌西北二十五里便是三峽之一，西陵峽。西陵峽又名夷陵，俗稱平喜壩；因為長江從上游衝來，過西陵峽，方始平靖，所以始則稱「夷」，再則曰「平喜」。民風輪船逆水而上，到此是第一關；過此山高江窄，水急灘多，危險萬狀！從西陵峽，經巫山，終於瞿唐峽，共長七百里；是大江最美也是最險的一段。同日下午一時三刻過巴東，入巴東峽。峽中有一個新灘。有一年，水大的時季，一隻船觸了這個灘，船身被夾在兩塊巨石中間，進退皆不可能，只得另由一隻船將難船中的人與貨裝運它去。冬季水落，兩石高聳空際，那隻船壳孤零零擱在那兒；直至開年水漲，方得浮出！

隔了一天，即是三月三十日，下午二時三刻，入巫峽，或稱巫山峽。巫山在湖北巴東縣西，在四川巫山縣東，共十二峯，首尾長一百六十里。峽中包含鐵棺峽；民國二十六年九月十五日，民生公司的民鏗輪船，上水至此，觸礁沉沒，人貨皆未獲救！峽中又有孔明

碑，美人峯，清石洞諸勝蹟。宋玉作高唐賦，有：「昔者先王嘗游高唐，忘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游高唐，願薦枕席。』……」所以巫山山頂有美人峯，巫山山脚有神女廟。所謂美人峯者，前有三峯相連如筆架；後有一峯瘦長而伶俐；側面視之，彷彿披羅婦女向前山道萬福。當天傍晚抵巫山縣，在三峽中，巫峽最美。出巫峽，入瞿唐峽。瞿唐峽在奉節東十三里，是全川江道的門戶。灩澦堆盤據入口，浮出水面如牛背。又有峭壁對峙如門，卽夔門，負「天下險」的雅號。順水而下，瞿唐峽是第一峽；逆水而上，它却是第三峽。

又有石版峽。再西是白帝城。李白詩云：「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盡，輕舟已過萬重山。」白帝城是公孫述所築；劉備用作屯戍之地；改名永安。水經註云：「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曦月。至於夏水襄陵，沿沂阻絕；王命急宣，有時朝發白帝，暮宿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加疾也！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形容三峽之勝，極爲切當。

奉節——卽夔州

城外有上下兩關，盤旋行旅。下關之側，有細石六十四堆，雖經洪濤巨浪撲擊，其形不改；相傳是諸葛孔明佈置下的「八陣圖」。水落的時候可以看見，水

一大，便沒入驚濤駭浪中了。船於同日（三月三十一）下午六時抵萬縣，即停在萬縣過夜；凡在三峽中航行，不論上水下水，不敢夜行。

翌日早晨，船再起錨西進。一過萬縣，兩岸都是不甚高的土山，一個個好似土饅頭，談不上「風景」兩字了。民風輪船於四月二日下午六時，傍了重慶的朝天碼頭。金靜妮初到重慶，自然不認識街道，又不知上那一家旅館去好。幸而有一位下江老旅客，代她把行李交給四川旅行社，又爲她僱了一乘滑竿兒到七星岡女青年會，他說：「那邊比較清靜些，所費不大而人頭整齊。」他再教她每枚大銅子當二百文，每角法幣可換兩吊四百文；免得她吃虧。

四月三日晨，章鳳翔剛上辦公室，尙未坐定，傳達送上一張名片說：「有位女客和一個小孩要會章科長。」章鳳翔接過名片一望，「金靜妮」三字躍入眼簾。他回答都來不及，帽也不及取下，快步直趨會客室。

坐在會客室裏的確是金靜妮，膝上還抱有自己的兒子章小鳳。

章鳳翔呆立在門限上，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一陣劇烈的悲痛中混有喜歡感覺，直撲心頭；他的頭，好似灌了水銀；他的心，彷彿浸在硝酸裏；四肢百脈裏的血，在沸騰。

他不動，也不做聲。

金靜妮輕輕把小鳳一推。小鳳叫了聲：

——爸爸！

章鳳翔一震。

天在動，地在搖。

他既不答應小鳳，又不向靜妮招呼。返奔出去，口中一面禱：

——我馬上就來！馬上就來！

他進去請了半天假，再奔出來，曳了靜妮的手臂，道：

——我們到寓裏去詳談！

他們一口氣奔到中央公園內萬嶺×號房間。進了房，他纔把小鳳從金小姐懷中接過

來，亂吻一陣，連連說：

——金小姐，我不知道如何報答妳！

金小姐不做聲，微笑看着，但於她眼簾下有兩顆晶瑩的珠子在翻動。

他放下小孩，敬了一杯茶，拉了立在那兒的金小姐的手，向沙發走去。「我們坐了

談」，他說。金小姐紅了臉，但不抵抗，跟了走。他先坐下，乘勢輕輕一拖，金小姐倚他

而坐，他老不肯放她的手，盯視着她的臉，說：

——妮，請妳開始。

金小姐火赤了臉，眼觀鼻鼻觀心地坐着，用柔曼而微顫的聲音，開始敘述這個悲劇。

(註一)關於章鳳翔夫人等的餓死，請讀亂世人。

(註二)關於章鳳翔之離開梅村到漢口，請讀合資公司。

「九一八」七週年紀念日，在沙坪壩。

當代法國大詩人保兒·福爾

——獻給令孺大細白華三詩人——

法國的詩壇在十九世紀下半及二十世紀初葉變化最多：所謂「派」(école)者，蜂起潮湧，五光十色。然而，多雖多，我們可以從思想方面把這些詩派分爲兩大類：甲類是主觀的，抒情的；乙類是客觀的，寫物的；——「甲」「乙」云云，僅指出分別，並無高下之意存乎其間。現在我們從浪漫派起，將各派分類如下：

(甲類)

浪漫派

象徵派

後期象徵派

人道派 (L'Humanisme)

完全派 (L'Integralisme)

(乙類)

巴爾那斯派 (École parnassienne)

當代法國大詩人保兒·福爾

後期古典派(或拉丁派)

自然派

完全派的創立，恰當一九〇四年。此後馬爾納河(Marne)畔，克萊戴夷(Creteil)地方的「修道院」——文藝俱樂部名——諸君子創立了

「……爲了要安慰我們沒有永久的生命，

我們將有萬物一致的生命」(J. Romains)

的齊物派 (L'Unanimité)。一九一一年，意大利人馬利內蒂(F.T. Marinetti) 在巴黎提倡未來派，主張以機器的美替代女子的美，用愛女子的心腸去愛機器，又主張鏟除詩文中一切「過去」的痕跡。繼而，法國藝術界與詩壇盛行立體派；繼而，產生了達達派(即無所謂派，Le Dadaïsme) 及超寫實派。達達派的宣言發表於一九一八年，——我們不忘了這個一九一八年，歐戰後的各國都財窮力竭，思想方面亦極頹喪，所以會產生出這個毫無意義的「馬馬派」來！(按：達達主義 Dadaïsme 一字從 tatar 而來，在兒語中，dada 是「馬」，此處作「無意義」講，戲譯其名如上。) 達達派詩人以爲：

「文學中最偉大的作品只是一部混亂無秩序的小字典」(J. Cocteau)。

一九二四年，泊爾東(André Breton)發表了超寫實派宣言；五年以後，他又把這宣言修正了一次。宣言的內容實在與達達派宗旨相近，而宣言的表面却是反對達達派的。一九三〇

年，超寫實派起內訌，一部分人——而且是重要分子——創刊了一張小型報，叫做「屍首」(Le Cadavre)，去攻擊泊爾東：於是超寫實派宣告壽終！

自從一九三〇年起，直到現在，法國的詩壇鎮靜下來，再無人創立新派；——即使有極少數的人愛新立異，發表玄之又玄卻不一定是衆妙之門的理論，也難引起羣衆的興趣，人家任他自生自滅。嚴格地說：浪漫派在前不算，巴爾那斯派與象徵派，有宗旨，有建樹，確是兩派詩派；後期古典派與後期象徵派均以摹倣爲主，無獨立性；自然派人道派及完全派，雖有理論，波瀾甚小，只可算具體而微的派別；齊物派而下，僅僅是少數翻新花樣而已，算不得派。

當這羣蛙亂唱的時候，有五先生，卓然自立，發獅子吼，震懾法國當代詩壇。這五位大詩人，依各人姓字字母的次序排列，是：保兒·克羅台兒(Paul Claudel)先生，保兒·福爾(Paul Fort)先生，法郎西·約姆(Francis Jammes)先生，諾雅綺(Comtesse de Noailles)伯爵夫人，與保兒·瓦萊里(Paul Valéry)先生。克羅台兒是宗教(天主教)詩人，又是外交家；——他以公使資格，駐北平多年，却最喜講中國人的鬼話！約姆是田園詩人。諾雅綺夫人是生命之崇拜者。瓦萊里是詩人兼數學家，不肯輕易寫詩，而詩中哲理極奧妙難解。五人中，天才最橫溢者當推保兒·福爾先生。

先生姓福爾，名保兒，一八七二年二月一日，誕生於央姆斯城(Reims)。——央姆斯

在巴黎東北東九十八英里，是馬爾納(Marne)省的省會。一八九〇年，他十九歲，創立藝術劇院(Le Theatre d'Art)於巴黎，專演著名詩人如：Rimbaud, Mallarme, Laforgue, Verlaine, Maeterlinck 等作品。兩年之後，Lugne-Poe 繼承福爾為該院主任，而更改院名為著作劇院(Le Theatre de l'Oeuvre)。至今還是巴黎有名戲院之一。一九〇四年，福爾創設「紫丁香園火曜集會」(Les mardis de la Closerie des Lilas)：「紫丁香園」是詩人的居所，每星期二，詩人準備茶點，招待親友於此：這是當時巴黎極負盛名的文藝沙龍。一九〇五年，印行詩與散文(Vers et Prose)季刊，此出版物繼續活了九年。以前，法國的青年詩人有公推「詩人們的王子」(Le Prince des Poetes)之舉，也可以稱「詩人之王」。第一任的「王子」是斯戴法納·馬拉爾美(Stephane Mallarme)：一八四二——一八九八；第二任是萊宏·蒂愛爾克斯(Leon Dierx)：一八三三——一九二二；蒂愛爾克斯死後，便由保兒·福爾先生繼任：這是絕大的光榮！自從一八九七年至一九二四年，共二十八年，保兒·福爾先生陸續出版了三十二冊的法蘭西詩歌(Ballades Francaises)；論量不啻留，已足驚人，何況每冊都是無窮盡的寶藏呢！

「我的瞳子宛似兩粒黑金鋼鑽，在我杭勃郎(Rembrandt)式的褶沿下閃閃生光；我的禮服是黑的，黑而且光的是我的漆皮鞋。

「黑的頭髮緊緊束縛着蒼白的臉兒。一個直垂的瓦魯懷(Valois)式的長鼻子。表

情有些狡猾，我却有傲慢者的涯岸。

「虛偽的微笑，真誠的視矚（大自然呀，你也允許我如此的罷！）；當我與一位「僞兄弟」談講時，我好像在鬻囑一方黃楊木。

「立在聖·日耳曼·羅克瑞洛懷教堂（St. Germain l'Auxerrois）前面，我的影子躺在石級上，有時我熟視魯佛爾宮（Louvre），暮色給這座博物院塗上了一層淒涼；

「以前，我或許很愛做君王；例如做那個不幸的路易十三。——誰能在我身上發覺我是一個富於情感的詩人，那纔算得他聰明伶俐。

「無奈上帝爲我造下一顆心，唉！爲我造，和他爲別人造一樣！他簡直開玩笑，這位救世主，把火放到冰裏去。

「我將要彈起一切麗爾琴的琴弦。人類靈魂是我的宗教。於我沉思中，精金與血，與玫瑰花，與沙士比雅相混。」

——我的肖像——

這便是三十二個大寶藏的主宰，這便是我們的詩人保兒·福爾先生。「於我沉思中，精金與血，與玫瑰花，與沙士比雅相混」；好大的口氣！然而上帝同他開玩笑：把火放到冰裏去；我們姑且來看看他的「火」與他的「冰」是什麼樣的，從而考察他的精金、血、玫瑰花與沙士比雅。

這位「富於情感的詩人」有何種的人生觀？樂觀？悲觀？我們明白了這一層，方能知道

上帝爲他造了那樣的心，方纔懂得「冰」從何來，「火」從何生。這位詩人是一個「開明」的樂觀者，也即是輕度的悲觀者。我總以爲極端樂觀者是傻瓜，極端悲觀者是懦夫；傻瓜可爲即爲，懦夫則不屑爲！人生原是不停的戰爭，活即是鬥。說句笑話：當令尊令堂敦倫時，其形式已非和平形式；而精虫之得入精卵，也是犧牲了無數的同類而行。人自落地以至老死，無時無地不在戰鬥中；我之所以養生者，正是動植物的死亡。有戰爭即有勝負，有勝負即有悲歡哀樂；物質上如此，精神上何獨不然？保兒·福爾先生看清這一點，所以他對於人生懷有輕度的悲哀。他在生命一詩中表示得明明白白：

「教堂中鐘聲初鳴：『這是耶穌在牛棚中……』」

「教堂中大鐘再奏：『哦！哦！我的未婚夫！』」

「接着便是喪鐘。」

人生原不過是那麼一回事！然而，保兒·福爾先生是一位戰士，不是懦夫；他不肯讓生命來克服自己，却要去克服生命，享受生命。冰，固然可以淹滅火；而火，未嘗不可以溶解冰。爲了要克服生命，自己先得立定據點；爲了要享受生命，自己先得對生命發生興趣，進而發生愛好。保兒·福爾先生是生命的頌讚者：

「海在籬笆之上發光，海發光如介殼。人家願想將它釣起。天是快樂的，這是美麗的五月。」

「籬笆上的海是溫柔的，溫柔得如小孩的手。人家頗想撫摸它。天是快樂的，這是美麗的五月。」

「教堂的尖頂在西風的活潑的手中生活着，發光着，並以籬笆去繞大海。天是快樂的，這是美麗的五月。」

「海在籬笆上顯示它翩翩而飛有如蝴蝶的玩意兒。小小船隻將出海航行。天是快樂的，這是美麗的五月。」

「籬笆，即是深度，同了金製的甲蟲。鯨魚更變爲醜惡了。天是快樂的，這是美麗的五月。」

「淚珠滯留在頰上是多麼溫柔，海即是籬笆上的淚珠，籬笆逐漸低降趨赴海濱。可是人家並不想哭。」

「——『一個人跌入海口中了！』——『死在海中是美麗的。』可是人家並不想哭。天是快樂的，這是美麗的五月。」

保兒·福爾先生愛好生命，頌讚生命；但是他所愛好，他所頌讚的是那一種生命呢？他所愛好，他所頌讚的是和諧的生命。由保兒·福爾先生看來，和諧即是美，唯美纔可愛。固然，生命是不斷的戰爭，戰爭即是衝突，有衝突即無和諧可言。然而習慣蒙蔽了眼睛，千萬年來人類對於日常生活中的戰爭太熟悉了，於是視若無睹，於是不和諧也和諧，

於是產生了美，於是保兒·福爾先生感得「和諧的時辰即是出神入化的時辰」，因而寫下這首不朽的山頂觀天：

「在斜陽殘照裏我在流淚。我的淚珠滾過我的胸懷，向我的影子滾去。……唉！無故的哭是多麼深刻，多麼溫柔！我的上帝哪，哭泣的原因是何等的深刻！」

「向草原上，直至羣星初起的天邊，涕泣的山逐漸傾注它的行動遲緩的黑影。一陣無際涯的悲哀使全世界心軟，而呻吟泣訴的冰河張開了它們潤濕模糊的眼睛。」

「從水流如注的山巔淌下紅色的淚。我的影子消失在斜坡的蔭影內。我使我唱嘆與一股清泉的泣聲相合，那股清泉緩緩流向焚燒中的平原。」

「山影臥在草原上，望着黃昏舒展，蹣跚有似船首；我彷彿聽得山之邁進，我彷彿朝你而前行，哦，繁星的良夜！」

「放逐於繁星的夜裏，放逐！而我細聆夜翼之震顫。突然一隻在飛的鷹，向我胸口一撲，又復拍翅上升……我雙眼盯住它，直至天庭。」

「羣星已滑向人類之額，於我瞳子深處，羣星燦爛生光，黃昏早在形體四周游泳，而我足下的峯漸漸降落。」

「我爲了快樂而哭麼？抑是爲了太敬愛我的痛苦？我在何種多情的風裏飛呢？冰河與清泉，濕草與晚天，都用綴有燦星的夢來包裹我。」

「我再望平原與狹長似線的道路，而人類於平原黑影中往來不絕。哦，他們兜在網中的小小生活！……我重新振翼向你而飛，哦，我的放逐！」

「我獨自徘徊於黑夜，而我的夢使黑夜繁殖。天便是我的夢，那兒溜過了星星，而羣星產自我金色的眼睛，而這個世界這片大地緩緩下降。」

「——你可記得你曾在山上流浪，人呀，於羣星風中你會讓夢之幕在你視矚上浮動，而且說：『那兒正當美的時辰！』」

「和諧的時辰即是出神入化的時辰。受感的心與天際諸星合拍跳動；它們有生命的塵埃向它們純潔的邊岸，人類的靈魂向它們海潮般上升。」

「你也曾經說：『星球呀，我真愛妳們！妳們向我灌注的即是美。妳們熱烈法度的和諧奮激教導我神聖的在規律下創造的藝術。』」

「傍近了花崗石尖峯，——想環繞妳們的奢望使它們向天伸着冰冷的手臂，——我的靈魂，正在夢想自身的靈魂，更爲放膽，突然離地飛騰，突然要參加妳們的嬉戲。」

「這不是由它自己的尖峯大地能深入你的玄秘，哦，蒼天！也不是從它的花神，——沒可奈何，她始終是倥傯，——乃是人類的靈魂，意旨堅強的靈魂，亦即是我心目中高傲的光輝，纔能證實你！」

『落葉松是地之產物，我躲避落葉松以及濃蔭的松柏，那種祇當低級情感的松

柏，我要升得更高些！——從山頂縱身而起，我遊目町視你們，太陽羣呀，我真望見了你們！

『而我們的靈魂也高飛遐舉，却被思想灼得火赤。我的視矚是它的翹翼，它脫離了我白色的額。它向你們飛來；永不疲勞；哦，遼遠的世界們，它追趕着你們，而且了解你們。』

『從你們的火我感到熱烈的同情，我的靈魂全為這個同情所盤據，可是我的靈魂依舊在那兒飄浮！同一的和諧降伏了兩種騷亂；詩人的夢與長夜的夢。』

『和諧的時辰即是出神入化的時辰。我為天所陶醉，搖搖不能自持，而它的靜火燃燒我的夢，燃燒我靈魂的香，蔚藍天空中一縷清香向上帝升去！』

『——你可記得你曾在山上流浪，人呀，於你視矚中你會讓夢之焰飛舞於衆星之上，而且曾經說：『這是真理的時辰！』』

『我獨自徘徊於黑夜，而我的夢使黑夜繁殖。天便是我的夢，那兒溜過了星星，而這個世界，這個世界緩緩下降，而羣星從我夢中的靈魂裏誕生！』

『因為上帝祇用人類的靈魂來創造東西。每天整個宇宙從人類的感觸中重生。——然而儘有那種人，於他們似乎一切都休止着，他們仰首而觀，……却看不見天。……』

和諧的時辰是美的時辰，即是真理的時辰，也就是出神入化的時辰。在這個時辰裏，置身於八荒之內，遊神於六合之外，宜其歡喜之不暇，何愴然而下淚？難道詩人有傷心事麼？世人但知樂之爲樂，悲之爲悲，却不知樂中有悲，悲中有樂。樂之爲味，濃烈而短促；悲之爲味，清香而幽遠。樂是花中牡丹，豔而俗；悲是空谷幽蘭，素而高。樂能使人鈍，悲能使人秀。人的情感固然需要樂的滋養，却也有待於悲的磨礪。每當良辰美景，雖則無故，泫然而泣，別有滋味，正如詩人所說：「唉！無故的哭是多麼深刻，多麼溫柔！」然而，樂也好，悲也好，必需有了一樣東西，纔得顯出美，見得和諧，而且它根本就象徵着真理：這東西便是光明。詩人既然愛好生命，崇拜生命，當然沒有不愛好光明，不崇拜光明之理。晨曦頌歌一詩，可以作證：

「黎明於天邊催動它的冰輪。在魚肚色下，大地出現於暈氣中。一座潤濕的山反映着最後的晨星，藍色的獸飲着銀色的草。」

「黎明呀，你的甘露洒在草尖一顆顆好似晶星，又在阡陌上奔馳恍如一匹少壯的良驥！活潑潑的，它與東方的玫瑰混合，溢瀉各山陬，細雨濛濛，又復化汽飛騰像一束束的花。」

「空氣在顫，新鮮而純潔。清風吹過，當它艾絨的手臂勾住頸項時，它是這般溫柔，這般風流，直使被它輕輕擁抱所縈惑的樹木沉迷顛倒不能自振，伴了自己的濃葉

與光線而微抖。

「晨曦，哦，白日的誕生，動物的重蘇，你，你正可以與愛情媲美！——有一天，在這樣明朗的清晨，我夢想攀援白日，上升穹蒼。黎明之焰飄浮於我肩頭，而地之花薰香了我的努力。」

「蝴蝶，花卉，靈鳥，磨坊風輪，好像是一隊為馥郁為飛舞為光明而顫動的行列。在日光中，它們的形影跟着我，而羣鳥却飛在我的愛情之前。」

「何等的鐘聲與晨禱，一窠蜂似的，飛舞於教堂廊廡間；而古老樹林重疊穹窿之頂一回兒旋轉，一回兒消失，一回兒復向我歸來：莫不是它們從黎明的碩大無邊的蜂巢裏逸出麼？」

「光明自上下垂，化為神奇的光線的金色音節，它擺搖着玲瓏有聲的大氣。在色山頂，在金色草浪之尖，在金色森林之摺疊，光明引吭高歌！」

「如是，我想起這條最佳最緊要的定律：沒有一個不愛光明的人可以算作愛『美』的。偉大的白日深深刺進我的因興奮而成玫瑰色的額，而由此更改流向，來使我的血變為鮮潔清涼。我在舒適中閉了眼，白日就這樣明朗，它的光是這樣的完美，我可以相信我的靈魂衝出了腦殼，看到了草原中的天，看到了山頂的天！」

人生是光明的，美麗的，可以歌頌的。然而人是宇宙間萬物之一，人生無非是全宇宙

活動中的一節奏。宇宙間缺少了人，依舊是宇宙；而人類脫離了宇宙，——假使可能的話，——將如何生存呢？世上儘有咒罵生命的詩人，正如有咒罵宇宙的詩人那樣（雖則爲數不多）；然而愛好生命的詩人沒有一個不愛好大自然的。我們這位詩人保兒·福爾先生不僅愛綴星的天：

「在蟬歌聒耳太空蔚藍的夏夜，上帝向法蘭西傾倒一大酒爵的燦星。清風將夏夜的滋味送至我唇邊！我要爲這個新鍍銀的空間舉杯暢飲。

「黃昏的空氣在我是冰冷的酒爵邊沿，我半閉的眼與貪食的嘴，在這爵中，痛飲四溢天際滿浮星星的新涼，宛如新榨的石榴汁。

「我躺在草地上，那兒的草還爲了在白晝呼吸中裝模做樣而發熱，哦！我真要，今晚，多情地，傾盡這隻無涯無涯太空徘徊其中的酒爵！

「我是巴居斯（Bacchus）還是邦（Pan）？我爲了空間而陶醉，而我以夜之涼爽來抑制我的興奮。我朝天張開了口，那兒千萬顆星在顫，希望長天傾入我軀！或我與它合而爲一！

「那班爲空間與綴滿燦星的天所沉醉的拜倫（Byron）、奧拉馬爾丁納（Lamarine）、禹古（Hugo）、雪萊（Shelley）都已死了。空間永遠在那兒；它無窮盡地流着，我恰有些醉意，它已把我捲去，而我還渴着咧！」

——沉醉——

而且愛山邱平原：

「你們結合罷；我的官能；接觸罷，視矚與聽覺。我爬上了山，置身太空中。大地展陳於我目前。哦！這如何討我歡心！豔麗的鋪在我底下，大地是多麼美，多麼不平凡，多麼快樂，張開於水汽之外。一座山谷的曲線使我見了興奮。我覺得我生平最美的日子即在今天。你們結合罷，我的官能；接觸罷，視矚與聽覺。」

「我瞭見遠處平原震動如音浪，音浪繞了一口金鐘搖擺的內廓而奔馳。為陽光所射的收穫物緩緩發聲。一片滿植紅粟的田好像是更強的聲音。這幅正在微抖中的麥綴成的金色布遊遊着，顫動着，直至天地相接處。我多麼愛長成的麥的曲折！而平原盡端悄然就斃，猶之音聲悄然消失。」

「大地，我看見它，大地，我聽到它，大地展陳於我目前而生活在我耳中。有節奏，有聲韻，它更顯得美！它青色的階層或下或上，時而稍停片刻。一帶滿生灌木的地段緩緩下降，接着便是廣漠的平原與金色的麥穗！於我目前大地是有節奏的，音樂的，而依照我所聽到的，它更音樂化了。」

「我正用指撫摸大自然，好似一件優良樂器能滿足我的夢想那樣。——啊！倘若能叫橡樹發聲，而大氣能完成它的曲子……！——我將命你們唱歌，如和風使波浪歌唱那樣。高大的麥呀，假使我能摹倣幸運的風優閑地唱着；假使我能夠……我將隨

在感覺到切切私語的大地。我真要用指來撫摸大自然。

「但是整個大自然即在我心的門首。大地與太陽有同一的音節，而此音節又與我生命的步驟同速度合奏着。白晝之光直鑽你的心靈，哦，我的生命！它加諸我身宛如一種酬報，當我讓我的官能從燦星流浪到花朵上時。在我身中大地與太陽是有節奏的，整個大自然跨進了我的心。」

「我的心為快樂而陶醉。——這個感覺乘着一陣中酒騷亂歡樂如狂的巨風散播大地。麥與麥相抱而吻，而在受惑的草原中，白楊掉過頭來，它們的額順着夏季涼風的意旨快樂地游泳着。我的心有整個大自然作它的王國。大自然溶解在我心中，我的心溶解在大自然裏。哦！生活，如果永遠能乘着樹的搖擺像在搖籃中那樣……」

「你豈見不到人類即能變為神仙，倘使他們肯聽從我，任憑他們的官能去自由生活，在風裏，在地上，在太空中，而遠離他們的同類！對此他們感到興趣，不肯加以援助，促其實現麼？整個宇宙——哦，卓絕可喜的酬勞！——將變為他們廣披四極的靈魂，變為他們永不涸的心。我講什麼？他們人人有法可致安樂。」讓你的官能去思索，而你即是你自己的上帝。」

「哦，大地，於我有節奏的音樂的心中，與你的嚴霜一同下降罷，或和你的葡萄一起上升；務必急流在那兒崩潰；務必這條河在那兒奔騰下瀉；務必我在我心中細聆

線條的莊嚴合奏！我伸直兩臂。我的手撫摸溫柔而善的天邊，那兒千萬顆金穗俯着首，一片錦繡似的趨向蔚藍的天，妙曼地臥倒。它們更蒼白的波濤，而這同一的撫慰，在於我，是音樂的。

「我爬上了山——我的目光自天而降。大地與太陽是屬於同一個國家的；但是大地是我溫柔的癡狂的主題。我依順了我一切的官能，哦，大地是何等的美！在水晶般的氣氛中，小村突然出現。紅色的屋頂，這正是綠陰扶蘇的山谷中響亮的音調！那些青石砌的鐘樓於晨曦內是多麼晶瑩潤潔，而今染上了斑鳩頸項閃爍善變的毛色。」

——和諧的大地幻覺——

也愛海洋，甚至詩人願化為魚，俾得游泳其中；且讀這首洋洋灑灑氣魄雄偉的海豚：

「海，妳接受我整個身軀罷！我投入妳懷中，我愛妳。妳沒有變化人物的神通麼？倘使仰仗妳的法力，我能追隨這隊黑色柔軟的海豚，我將要如何地快樂。請妳以它們的呼吸，它們美麗的水青色眼睛（能在水中關閉觀瞻自如）借給我罷！而爲了要於妳懷中自由自在地游泳，把它們豐腴多感的身體的潤滑皮膚借給我罷！」

「波濤麼？我跳過它們，與它們一起玩。可是那巨大洶湧的橫瀾纔能使我快樂。乘着浪峯的弧線上沖雲霄，却又滿披亮晶晶的水珠重復下降！……暴風雨還遠咧。我知道還得等待；我是有耐性的；我的有生命的撫慰，洪波呀，當你慷慨的時候，請你

還給我。而我雪白的胸懷將爲你的情婦。

「我遨遊於水花之上。我的皮膚映日生光。我的泳路緊跟着我有如一支銀的水藻。我拋棄了它，剖水而入，到水中去找黑夜。可是太陽的光輪在浪中依舊轉動，我便跟隨光輪而轉。我重新冒上水來，再見白晝。我在此地。我的皮照耀四周。一陣幸福的微顫使我脊骨感到疲勞。鱗波在我身下吐吸，而海天之蔚藍是多麼美麗！」

「美麗的飛魚，你們在我頭上飛來飛去，宛似活躍的電鞭劃破太空的蔚藍。你們經過時，脊骨附近彷彿是透明的。我對於你們有尖銳的眼睛，以及必來的呵欠。哈！天上與海上是多快樂！哈！溫柔的破浪的魚！哈！小小的光！我貪嗜你們，這真是莫大的幸福，當我噬齧你們時，我還嗜食着光明。」

「且沈溺於夢想中。水沫在我四周顫抖而流行。許多長形青色水泡飛縱起來，而我追隨着它們；無奈我半身露出水面，於是顛覆了。哦！那個光采耀目的大水泡！我定規要得到它。我可沒有捉住它。如此，我的游泳不是直線而被浪形了。——我的聽覺爲我而歌唱，我的眸子依響而眨眨。大海爆裂有聲。這是颶風。我望見它的暴雨。……可不是！這是鯨魚噴水。大概它覺得熱了罷，它一面在日下幻想，一面吸水瀟身。」

「鯨魚使我見了便討厭。它有紅紅的眼睛，長長的頭，而在它行動中間含着一種

說不出的陰險。我們望見了它即想逃避它的亂哄哄而且粗暴的泳路所及處。我果然如此做了！我潛入水中。一叢珊瑚做了我隱躲所在；我從珊瑚枝隙張望這個『長頭鬼』，它正在用它紅紅的眼睛搜尋海底，目光直逼我身。那頭『動物』朝我撲來，呀！這東西！——可是，真笑話！不過是它的影子而已。

「哦！柔軟的海藻之林，這樣的油潤，這樣的興旺，慘白的陽光一縷縷從你搖擺不停播及無涯的頂隙竄下，我多麼愛在你枝下朦朧欲睡的綠海！我在震耳欲聾的洶湧中懶慵地游泳，沿了我的腹部，我撫慰着海，可是沿了我的腰，沿了我的背，那些海藻的頹惰，那些笨重的巨浪，那些化為打瞌睡的人眠的光線，——它們深入我心，還是那般搖搖擺擺如中了酒，——都讓我自懸於夢的飄忽微震之線端。

「我重見我永遠愛好的幻景：黎明時海之光華燦爛，隨在撩人衣裾的海風，斜陽西下時海灣間無限的溫柔，黃昏裏有如散髮的亂石噬噉；如輕霧裏，我眺見海灘的灰色反照；我幻想到月亮中的海；我也夢想遠地僅見一線的風景與滅天的蔚藍波濤，——在那裏，有時突然噴出一陣火箭，宛如一束花，彷彿拿黑色石塊擲破天之蔚藍；我在心中長長吸取這個奔騰澎湃的大海！

「這是一羣飛翔的白鷗，我見之心喜，不能遺忘。我追隨了它們一天，追隨這幅好似金屑製的披肩。哦！細膩優雅悅目的快樂！是雨點的銀色急奏，掉落在太陽蒸熱

的胸部，太陽深深吐了一口氣。海豚呀，我應當神遊於何等的情夢呢？我祇見珍珠貝色的天，深紅的雲，無數蝴蝶纏繞着濃郁的島嶼，一個廣大靜穆的黃昏，——黃昏裏波浪正在喃喃而語，月光從綠色石上牡蠣唇際濾過，讓海藻帶子一條條掛在那兒；我見了許多黑影的抖動，即感得夜之臨至；而我望見從天際所抬高却在天頂關閉着綴有燦星的穹窿最高處，一絲絲銀光倒垂，好似一串鐘乳。從鼓盪的波濤突然發出一陣喧噪，而在我心中長長吸取這個奔騰澎湃的大海！

「我們將要見到，哦！我的夢，永存的海洋服從何種內心的興奮，爲之雀躍受感。我曾撕破水流的溫暖外套，飛舞於火赤的珊瑚林巔。偉大的水甕哪，我深知生命在你那兒醞釀，由此醞釀宇宙間添了無數的豚魚和它們的幻夢——生命之力在你強壯的水中爆裂，化爲燐火，那兒，我也混身發光，潛水而游。哦，青色深淵之底海綿旋轉如沸。山脊聳起了它的嶙峋尖峯。我所目覩的！哦，深淵！哦，我的如狂似癩的飛行！那兒，一切水母的慘淡青色都在呼吸，一切碩大無比的海菌都在長育和伸張。天邊閃着熱電麼？這片金沙變爲一陣光……此處是死亡，而彼處一切生命在蠕動。無數黑色海藻在一座崩坍的山頭飄飄，那兒紅色的樹林在一尖峯之額流浪。唉！海洋之底是多麼生動，却又這般凋零！」

「下降罷，哦，我的靈魂，且至最深之處！我想看爲痛苦所困的深淵；我想看火

山口，倚靠着它們通氣的孔，在旋風猖狂中張大了它火焰飛騰的嘴，震撼鉅大多孔的山嶺。是呀，我聽得很清楚。然而海妬忌了。我努力吸氣使體重增加罷！我盤旋着。……我看見小小的死亡屏入我心，我曾看見這些山脈爲痛苦而拘攣。在它們身上，海洋滿足自己的野蠻的生命。海洋搜查土地，與噴石交搆，用它的全力來播種，而千百張嘴流涎般吐出無數介族，火山哪，用你心中之火燃燒海洋罷！火星活着，跳躍着：哦，多少魚在游！火星熄滅了，這便是你的成績：你吸引死亡，死亡在你身中重新採取熱與生命。哦！灰，灰，灰，星星之火，……而你的岩石滿插種種珊瑚，披着濃綠之蔭，蟻聚的蟹，以及那些長臂多情驚惶海底的章魚；黑色海馬逃避着你的烈火；青色的沙礫閃閃生光；這也是你的成績：海底的泥摹效天空，滿綴了星。有朝一天這種種終得死亡的，而你等待着它們的灰。海呢，長飲死亡，自己化爲燐光體。這是你啓示於他的。你的火已經再生，——而海鳥直飛至太陽邊！

『假使幻想是暢快的，那麼，生活呢？』這就是我的鰭在我背上所想的。它爲一股快樂的迷亂所蠱惑，而吵醒了我。嘻！嘻！我的尾巴起伏如波濤，我的頸項興奮而顫動。誰使我這般沉醉？我身在何處？哦，美麗的黃昏！……當海面巨浪驟起，我能否仍留海中長長夢想？風暴是美的，上天是美的，浪沫是美的。那方來了一陣橫瀾，更將使我快樂。老實說，這還算不得風暴，但還有何關係呢？浪尖將送我直上太空。

天不下雨，而我躲在霧中央。我真幸福！依了浪的起伏，我或登於天，或降於淵，全身披戴明亮的水珠。倘使電鞭在無禮的霹靂前向我起訴，我將細嚼它，宛如牛羊吃草那樣。噲！讓我過去！紫銅色的太陽曬在背上，我大概已是火赤了罷！剛纔我做了什麼夢？我應當生活。我是爲了天，爲了海，爲無際涯的空間而生的。我追逐一陣赤裸多情的浪。忽然此浪罩住了我，使我盲目：這也是爲了使我快樂。那個大浪的懷抱撕破了一大片，內中躲着慘白的水蛇。我姑且爬上浪背，去看看那個善妒的浪希期些什麼？因爲我喜歡這一切的浪，不論它們是快樂的或凶狠的或懶惰的，我都要都要，於是我雪白的肚皮有了千百個情侶。在一個有暴雨狂風的日子裏，我使多少懷春的伴侶嗶呼尋我呢？若要知道這個數目，莫如去數各星球的沙粒，因爲從來沒有一條海豚會倦於舊愛的。我認識許多海豚有的像地面上的樹木，有的像大石柱，有的像美人魚，可是你永遠不會知道我所最愛的是那一種。我應當去訪問這顆偉大嚴肅的太陽；它，於未滑入籬柵的星羣以前，先以雲霞的卓絕旋轉的動作環繞自己。爲了這個可以自傲的旅行，一條鋪金的駱已經準備好了。我將領導一羣飛行的海豚，隨着反射光的閃爍而跳躍，不，寧可說，我從這個浪尖飛到那個浪尖，直飛到太陽邊。」

這是首多麼美的詩！論內容，「情」與「境」何等豐富，却不是尋常人所感覺到的情，却不是尋常人經歷過的境；論技巧，固然在譯文中走失了大部分，——這是任何人不能避免

的，除非讀法文原文，——然而我們依稀可以想見氣魄之偉大，音調之鏗鏘。假使保兒，福爾先生平生只寫這一首詩，這首詩已足使它的著者在文學史中佔一顯著的位置；何況三十二鉅冊的法蘭西詩歌雖非篇篇有同等價值，而像這首海豚，像上面的和諧的大地幻覺的詩，不是絕無而僅有的呢？保兒·福爾先生身雖非魚，却知魚之樂。當他在想像中化為海豚，仗其光芒燭天的詩才，出入於珊瑚林藻叢之間，遁鯊魚而狎海鷗，探火山而躡浪背，必有飄飄欲仙之感，而忘己身之爲人類！正如莊周之夢蝶，栩栩然蝶也，蘧蘧然周也，不知莊周之夢爲蝴蝶，抑蝴蝶之夢爲莊周？

而天開妙想，這條「人而魚」把驚濤駭浪當作情侶，而且說：「從來沒有一條海豚會倦于言愛的。」「人而魚」是如此，「魚而人」又何如呢？關於保兒·福爾先生的情史——這個「史」字當然是多數，——我們局於篇幅，不必談。我們祇須明白歐美的文藝家，——除了極少數極少數且幾乎是反常的例外，——沒有一個不是多情的。此地不必掀起塵埃寸積的道德問題，——法朗斯 (Anatole France) 說得妙，他說：「爲何把道德看得那麼低，放到那個所在去呢？」——僅僅指出他們是富於情感的水蜜桃，而非咱們中國吃冷豬頭的乾癩「屎粒頭」！所以保兒·福爾先生有不少的羅曼斯，也就寫下不少的愛情詩。長篇鉅著如呂西雅納 (Lucienne，按：呂西雅納是女主角的芳名，此書尚有一副題，抒情小小說)，我們不便斷章擊句地引；牽涉古代神話的如做古情詩及頌歌 (Les idylles antiques et les hymnes)，

解釋佔地費時，我們也不引。此外諸情詩中，有清麗的如：

「我有藍色小花，我有藍色小花比妳的眼睛還清朗。——給我罷！——它們是我的，它們不屬於任何人。就在山頂上，我的朋友，就在山頂上。」

「我有紅寶石，我有紅寶石比妳的嘴還鮮艷。——給我罷！——它們是我的，它們不屬於任何人。就在我家裏，藏在灰中，我的朋友，就在我家裏，藏在灰中。」

「我拾得一顆心，我拾得兩顆心，我拾得一千顆心。——給我！——我找到了愛情，它是屬於大家的。路上處處皆是，我的朋友，路上處處皆是。」

——我有藍色小花——

濃豔的如：

「美麗的眼睛，我的美麗的眼睛，關閉在我的頭髮的牢獄裏。時而白晝，時而黑夜。我穿越出鱗而奔。」

「我的乳峯，我的美麗的乳峯，關閉在我的手的牢獄裏。風穿鐵柵而過，風溜過指隙。時而熱，時而冷。我穿越森林而奔。」

「但是你的心，哦！你的心，關閉在我的心的牢獄裏！風在獄中時而唱，時而笑，時而哭泣。——你可聽得？在風中牢獄的門驟開驟閉。——穿越出鱗而奔罷，穿越森林而奔罷，奔去解放你的心，跟了我奔罷！」

幽怨的如：

——多情的婦女——

「在訣別的時候，我們相對無言。而我相信以前我們並未十分相愛。可是，離別總得離別，大家不作一聲，很久，很久。這真如他人所說已到了漠然的程度。」

「然而昨天和昨天以前，我們曾緊緊擁抱，熱烈地接吻。你向我說：五天。人家在肚子裏打算：這不會久長了，僅僅五天的吻，猶似明朗的晴天。」

「今天呀海是這般蔚藍，明朝或許有狂風暴雨。對於愛情是不該存奢望的。而且，說到水手們罷，你看，是要航海的呀。一隻船吻着沙灘。……唉！接吻是何等的短促！」

——吻——

保兒·福爾先生畢竟如他自己所說的是「一個富於情感的詩人」。惟其他富於情感，所以他愛好美，愛好和諧，愛好大自然，愛好自己的生命。然而美與和諧不是永存不變的，詩人達到了醜惡與不調，便不得不悲哀，正因為在那上帝爲他所造的心中，「把火放到冰裏去」了。可是，我們在上面說過：保兒·福爾先生是一個開明的樂觀者，也即是輕度的悲觀者：他的樂，有時很奮激；他的悲，却不會淒慘入骨的。我們讀了這首小舟，——小舟象徵人生，——我們祇感得一陣薄薄的嫵媚的銀灰色的輕愁：

「今天晚上，在垂柳中間，那條河是這樣的動人！——啊！給我一隻小舟，讓我獨自出遊。當我在舟中入睡時，雙槳也將入眠。可是在夜裏，這條河自會領導我走的。

「河道只依着它自己的路線走。到了明晚，我自會逢見大海。於時，我將對了我的星興奮地搖，我將向她，向美人，直線邁進。

「爲了要在波濤上劃出一條筆直的航路，宛如我所熟悉的星，忠誠的星，在太空，用她生硬的行蹤，剖開晶瑩的波浪那樣；於是，我的靈魂將要歌唱，來惹我快樂：

『去罷，簡捷地逐浪而去罷，不要畏懼暴雨狂風，就在這個驚駭駭浪中去分取風暴，筆直去，直至你的死，死之島遠遠浮在輕霧中，佔滿了露水，閃閃燦燦有如月亮。

『整個天在那裏顧影自憐，整個天在那裏暴露自己。……你總得靠傍這個島，而在草叢中摘取你的星。』——今天晚上，在垂柳中間，那條河是這樣的動人——啊！給我一隻小舟，讓我獨自出遊。……」

由此類推，從輕愁而至於死亡，詩人的情感是相當鎮靜的。在詩人眼中，死亡不是神祕可怕的，她（死亡）是一個乾乾淨淨整整齊齊的小婦人；如果我們不能說她是可愛的，——誰會無緣無故愛死亡？——至少她也不討人厭。我們且看這位詩人意象裏正在訪問中的死亡：

「一隻蒼白的小手放在門鎖上，好似開了一朵花，繼而伸着手臂，用一個指頭觸翻了我的藥杯。」

「一陣輕步。」

「我叫喚。」

「無人回答。」

「在我溫暖的臥房中，難道下了雪？」

「驕傲的死亡坐到我的火邊，她等待我的時辰，而她的白骨綴成的塔，放在我的椅上，在熊熊烈炭之眼中，這座塔好像一枝草莓的嫩枝。她在膝上輕搖着一個活的玩具，玩具發着光，閉着眼，向她送媚。」

「鈴聲忽振！……莫非我昏迷亂道？這些是我的馬匹麼？我應當走了？」

「不，死亡立起身；骨塔搖動着。她是又白又紅，彷彿一座回教的尖頂教堂。不，死亡直了直腰，使自己的骨節『格格』發響；她用閃閃有光的瑪瑙石磨礪她的玩具，——如此，死亡俯視着，捉到了她的獵獲品。」

「——『我的兒子，你準備好了罷？』」

「她不經意地將玩具向我輕輕一觸，便使生命離我而去；而我覺得我的靈魂，在一陣迷亂心目的節奏中，將於月光裏染白它的衣裳。」

在我不是一個著作家——譯文請讀中國詩藝第一卷第一期（長沙出版）——裏，保兒·福爾先生一則說：「我乃是歌唱的詩人。……我不知道何時我悲傷起，不知道我在歌唱或在寫作。真的，永久沒有美如大自然的歌曲；」二則說：「剛纔我講些什麼？我说不應當做博學之人麼？……做是應當做的，但不要顯露出來；知道一切——在心中，於熱心地作過了無數研究之後。孩子們，寫的不好是徒然的。我是歌唱的詩人，我或許也是著作家。」我們把這許多話歸納起來，就是說：情感要真摯，智識要廣博，技巧要純熟。一八九七年 Pierre Louys 爲法蘭西詩歌首卷作序，也提及一部偉大的作品必需具備這三重天賦。（一）情感深刻真誠的天賦，（二）文筆的天賦，（三）能令人喜愛的天賦。情感深刻真誠方能動人，文筆高超方能垂諸永久，令人喜愛方能避免遺忘之慘：這與保兒·福爾先生所說的辭異而義同。第一卷的法蘭西詩歌固然合乎這三種條件，其餘的自第二卷至第三十二卷，又何獨不然？

Remy de Gourmont 推崇保兒·福爾先生爲「純真樸素的天才」。Emile Faquet 以洶浪漫派大詩人拉馬爾丁納與福爾先生相比。當保兒·福爾先生被選爲「詩人們的王子」時，Pierre Louys 祝賀他，稱爲「一個詩人所能受的最美的勝利」。而 Anatole France、這位懷疑主義者，直欲雕刻保兒·福爾先生的詩於青銅板上。其餘著名權威對於保兒·福爾先生的讚辭，真是書不勝書。而且這不僅限於法國一國。單提 John Flecker 在 The Nin-

Tenth Century Review 中，竟以保兒·福爾先生與作仲夏夜之夢的沙士比雅相提並論，——他覺得保兒·福爾先生不大像作仲夏夜之夢的沙士比雅。保兒·福爾先生在法國文學界中，在世界文學界中，佔何等地位？以上所舉千百選一的例足以昭示我們。

所可惜者，局於篇幅，礙於體例，我們未能作進一步的研究，作更專門更學術的研究！茲篇所述，僅精神上的保兒·福爾先生而已。然而際此中秋佳節，遠客渝州，破曉卽遭空襲警報，一而再；解除之後，歸舍完成此篇，汗流如雨，蚊蠅夾攻不已；別有一樣滋味在心頭！

保兒·福爾的詠戰詩

——重九憶蘭助——

Tempus edax, homo edacior

我們既已經觀地介紹過這位法國當代大詩人保兒·福爾先生(Paul Fort)，現今單獨出他的詠戰詩來談談。所謂「詠戰詩」，僅指他在上次歐戰時間對於戰爭有感而作的詩；此外他的詠史詩中有牽涉到戰爭問題的，似乎比目觀身受的抒情詩隔膜了一層，所以我們放置不提。

歐戰或世界大戰停止於公元一九一八年，迄今二十年。在這二十年中，大局的變遷，尤其是最近全世界的風雲緊急，使我們對於上次歐戰，能夠記憶的更記得清楚，不能記憶的更覺模糊。我們於未介紹福爾先生的詠戰詩之前，有略述上次歐戰經過的必要；這個簡要的追敘，能指示我們福爾先生作詩時身處的環境，從而測知他當時的心緒，使我們分外地了解他的作品。

歐戰的爆發不是一朝一日的事，有遠因，有近因。一八七一年德法戰爭以後，俾士麥克奪取法國的阿兒薩斯(Alsace)與羅蘭納(Lorraine)兩省。一八八二年，德奧意三國同盟。一九〇四年，英法協商成立；一九〇七年，英俄協商成立。於是歐洲有兩大集團：一

方面，德奧意三個同盟國；另一方面，英法俄三個協商國。——讀史是有用的，當年的兩大集團頗像今日的民主國家與法西斯蒂國家兩大陣線！——這是歐戰的遠因。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奧匈聯邦太子斐迭南 (Ferdinand) 被刺。刺客是塞爾人 (Serbia)，株連甚多。奧向塞提出懲罰暗殺關係人；塞因條件苛酷，未接受。這時奧有德助，塞有俄助，奧塞問題頓時擴大為同盟國 (德奧意) 與協商國 (英法俄) 問題，歐戰是不能避免的了。

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就是奧匈聯邦太子被刺後整一個月，奧匈聯邦向塞宣戰。同年同月三十一日，德致最後通牒於俄法。同年八月一日，德向俄宣戰；同年同月三日，德向法宣戰。就在這八月三日那一天，德軍侵入比國。

最初法國軍隊節節退却。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德軍侵入法境。同年九月三日，法國政府從巴黎南遷至博爾都 (Bordeaux)，——同年十二月十日遷回巴黎。同年九月六日，馬爾納 (Marne) 劇戰開始。過了一天，德軍推進至侵法最遠點，去巴黎僅十五公里。巴黎守將賈里愛尼 (Gallieni) 拚命應戰，阻攔敵軍。法國統帥霞飛將軍 (Joffre) 見局勢危殆，即在馬爾納河畔下令反攻。詳情見下)，這是歷史上最大戰。九月十日，法將福煦 (Foch) 大勝，把德軍從馬爾納河驅逐到萊茵河 (Le Rhin)。馬爾納勝利之後，便是曠時持久的壕塹戰。

一九一五年五月，法德大戰於阿爾都懷 (Artois)；七月，戰於山巴業 (Champagne)。

——山巴業是出產香檳酒的所在，「香檳」兩字即「山巴業」的錯誤譯音。一九一五年末，德國統帥福根海將軍（Falkenhayn）集大軍於凡爾登（Verdun）。一九一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德太子威廉（Wilhelm）親自率軍進攻凡爾登，法將貝當（Petain）猛烈應戰。未幾，亨登堡（Hindenburg）代福根海為統帥。法國統帥，也屢次易人：尼凡兒（Nivelle）代霞飛（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四日），貝當代尼凡兒（一九一七年六月四日）。

這期間我們要附帶註一筆：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中國向德國及奧匈聯邦宣戰。

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日，法軍反攻凡爾登。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是著名的第二次率姆河（Somme）之戰：——第一次在一九一六年七月十日。英軍失利，法軍援救。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法將福煦被推為聯軍統帥。同年七月十五日，德名將魯登道夫（von Ludendorff）攻凡爾登。同年同月十八日，法美聯軍反攻凡爾登，擊退魯登道夫。同年八月八日，福煦下令英比與法美聯軍總攻；十月，擊破德國最後最固之亨登堡防線。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世界和平會議在巴黎法國外交部開幕。

那時，法國文學是依大局為轉移的，可以分作三個時期：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五年為第一期。戰爭初起，法國思想家提出「人類良心」（conscience du genre humain）問題，繼而打起「民族自主」的口號（Le droit des peuples a disposer d'eux-memes）。文學家也把此次戰爭當作是神聖的。而且大家相信戰事在三個月便可結束，誰料延長至四年又三個月！這

期的文學作品主張人道，主張公理，嚴肅而鎮靜。從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七年七月為第二期。此期的文學作品又可細分為前後兩期：前期的是偉大，深刻，富於同情，有正義感，尤其含蓄着「打落牙齒望肚子裏咽」的英雄主義；後期的是羸俗，無高尚思想，三句不離性慾，專注意享受目前。大概歐戰期中的法國文學，當以此期前半的作品為最有價值。從一九一七年八月至大戰停止為第三期。此期的文學作品含有三種思想：（一）對於最後勝利有把握；（二）對於戰爭發生厭倦；（三）愛整個人類超過於愛狹小的國家。

如果歐戰期間法國文學是波狀形的，波狀形的也是保兒·福爾先生的詠戰詩。德國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向法國宣戰，然而在兩天以前，法國早已動員了。這八月一日是一個清朗明快的秋天，——法國的春秋兩季最為可愛。那天下午三時，巴黎所有的電車一律停駛入廠，全國的教堂打起喪鐘，鄉間吏役敲鼓昭告民衆：戰爭開始了！我們的詩人保兒·福爾先生正過着太平日子，忽為戰爭所襲擊，他的戰爭第一日這樣記載着：

「介乎失眠與瞌睡間的，多少溫柔易逝的甜夢！黎明時，這般寧靜，充滿沉思的平安，當我躺在牀上望見窗外柳枝變青的時候！愛神睡在我身畔。微微的蘭息。是呀，她的跳動的心緊偎着我的心。呀！怎麼？我變為單身？……我的情侶半推開百葉窗；她大概是貓兒樣踏着足尖無聲地溜下牀來的罷……可是遮窗的板兒啞啞作聲。哦，我的女友婀娜曲身是多麼美，她祇披上一方薄薄的黑披肩，殘缺的黑夜剩餘在她

肩頭。

「平素她是這般樂天，這般鎮定，縱目所至，事事物物都使她快活，這時，莫非她跑到窗口去看虹彩的清晨突起於天門冬叢中……哦，活潑不羈的小冤家！」——「你聽得鼓聲麼？」——「乖一些，來罷，來罷！」——「你可聽得村中的鼓聲？」——「怎麼辦？我只得起身。呀！哭到這個樣子！我要知道悲傷的由來。」呀！不錯，我見了鼓，氣得發瘋。而它竟然噴出野蠻的雷般的聲音來賜給我們。

「他立在我門首，展開了他的紙張。正因為鼓手即是保長。我睹東他將要吐賣偷竊鄰家公鷄的賊，或是兔園內網捉野兔的人。這也犯不着哭啊，偷窺幾眼已經夠了。」……什麼？戰爭！……頓時我好像變為瞎子。我身居何處？一切皆成黑暗。誰觸着我？我看見了，我開始看見了。是那一個精靈叫我仰望上天的流星永遠地像雨那樣下降？

「——『看呀！』——『我愛！』——『這比風暴更精！……我覺着要昏過去了，我一些勇氣都沒有，保兒！』呀！是的，是的；那個立在我門首的人和他手中抖動的紙，幹嗎？幹嗎？他並非獨自一個在那兒。而且他自己也像要哭的樣子。哦，那個戴孝的婦人，兩臂上伸，跪在這位在公堂裏立過誓的老吏面前：『大慈大悲的先生啊！求您想想法子！我有兩個兒子，一個已死，一個當兵。這班德國人究竟是何等的凶神？可

憐我罷！您想，您儘可撕破這張紙啊！」

「在我房間裏一聲尖叫，繼而死般靜穆。——我把這位昏迷的美人扶上了牀。

——我手脚忙亂，不知如何是好；這……這……我應該……調理她……怎麼？我一面撫摸她的青絲，一面幻想？我撫摸她的青絲，我夢見了一片冰冷的地方；盯視着，我瞭見在低低的平原裏，——這片平原是佛郎特爾（Flandre），還是山巴業？是阿兒薩斯省，還是羅蘭納省？——一張犁在移動……一個農夫指揮着，舉起了怨憤日子的大鏟刀當作尖頭包鐵的鞭子；忽然，我望見滿天大火起於雲端……我再看見些什麼？——所有的阡陌都在戰慄，而，金色光下，許多碩大的牛在表記死者的十字架林中耕耘。」

碩大的牛在十字架林中耕耘麼？尙早！尙早！就在一九一四年四月至十二日，德軍佔據了詩人的故鄉奧姆斯城（Reims），——奧姆斯在巴黎東北一百五十六公里，是馬爾納州（Marne）的重要城市。然而德軍在馬爾納戰役（見後）吃了虧，節節退却，法軍於九月十三日便克復奧姆斯，可是並沒有把德軍驅逐得甚遠。從一九一四年十月至一九一八年十月，德軍常常轟擊奧姆斯城及其著名之教堂。一九一七年四月，法國統帥尼凡兒下令反攻，想把盤據奧姆斯鄰近的德軍悉數清掃，却沒有成功。一九一八年五月六月，第三次愛斯納河（Aisne）之戰，及同年七月十五日至十八日，第四次山巴業之戰，德軍想重佔奧姆斯城，亦屬徒然。自從同年七月二十二日起，法軍逐步驅逐德軍；等到奧姆斯周圍沒有敵

軍蹤跡，已是九月三十日了。

一九一四年九月十九日，德國軍隊在濱拉當貝格子爵 (Von Platenberg)——他是步軍將領，上將手下遞訊主任，普魯士皇室衛隊長，——領導之下轟擊央姆斯城的大教堂。這隻教堂名為聖母堂 (Cathedrale de Notre-Dame)，或稱央姆斯大教堂，立於公曆一二一一年，全部完成於十三世紀末葉(內西部完工較遲)。有三個大門；中間大門有聖母像，像上壁間有彩色玫瑰花形窗，極負盛名。大門首有愛國女傑貞德 (Jeanne d'Arc) 像。德軍轟擊該教堂時，把聖母像與「美的上帝」像都毀了。貞德像幸而他遷，得免於難，一九二一年方搬回原處。詩人目擊心傷，寫下這首極激烈極富熱情的央姆斯大教堂：

「可怖的子爵濱拉當貝格將軍，如果我爲了你纔寫下這首對我教堂而發的情詩，我就拿詩人們的批頰與聖子 (Verbe) 的斷頭台還敬你，——你要知道它們是永存的，——但我保存着無數的耳光，準備給我能逢見的一切德國人享受。

「我誕生於教堂前『念禱』之旁。——身猶孩提，雙目尙爲天堂景象所綠亂，我已常夢見它。或許它出現於我面前是一片有音樂的雲霞，正如它出現於最纖警最銳敏的天使們面前那樣，——天使們的官能四向飛騰，而且互相交換着。

「或許這座大教堂，在它變化莫測中，不論是眞形或幻相，曾因我的誕生而爲天使們所頌揚，或者呢，我的靈魂是初放的花，太渺小了，只有我的護身神唱讚美歌。

但是我敢立誓：它確已深深『蠱惑』了我法蘭西人的天性。

「天使們的喃喃低語，於不知不覺間，在母親的唇上，變爲人類的搖籃曲。而那位善良的王約翰·韓努 (Jean Renaut) —— 當我還不懂得這不過是些字句而已的時候，—— 的感動的悲歌，對於我，使凱胡彭們 (Ketoubins) 的歌聲消失在深淵裏，直至我的死亡。

「可怖的子爵潑拉當貝格將軍，如果我爲了你纔寫下這首對我教堂而發的情詩，我就拿詩人們的批頰與聖子的斷頭台還敬你，—— 你要知道這是永存的，—— 但我保存着無數的耳光，準備給我能逢見的一切德國人享受。

「哦！我的母親，有一天你的歌聲在『戰爭』這字上停頓住了，妳俯向妳的嬰兒，用妳涼爽的手指按着我的額，這時，妳快樂得自叫起來：『他能看了！他能看了！他能看了！』父親見了妳稚氣的性急要引我的視矚轉向這座卓絕的教堂而微哂。

「『看呀！』當然，是的，我那副剛睜開的眼睛望不到窗間玻片的蔚藍和從靜寂穹窿下垂遮蔽窗的白簾之外，也不能超越妳的這樣白竟然像哺乳我靈魂的手指：於是在我心目中這座教堂誕生了，同時是真實，崇高，碩大而夢幻。

「它對於我是誕生的了，我雙目測度着它，在一個春光明媚羣燕呢喃的清晨。我兩手亂抓，以爲在蔚藍太空抓住了它！每天早上，它忠忠誠誠地爲我重蘇過來，住滿

了聖徒、帝王與英雄，以及半飛的天使們，宛如一棵棲滿了鳥的樹。

「哦！法蘭西的磚石林呀，你是我靈魂的大玩具；你的許多鐘樓（它們是供給我的廣巨玩物）和構成燦燦生光的三角形的三個走廊留作我靈魂唯一的遊戲；在它們之上，即是玫瑰花色的大窗，鴿兒在那兒徘徊低飛，啄逐跳動的反射光。

「繼而，我的大教堂呀，當我來玩，將風箏放到你天使們的翅翼間，喧嚷着你門首空地，披著散髮，逐着自己的聲音，以千百種兒童遊戲環繞着你的古老的牆壁；可是，當我變為你的凶猛蒼白的訪客時，

「貪求攝取出神忘我之花的快樂，——兩手伸向穿彩色玻璃窗而過的光明，——當那使我靈魂驚跳的神聖的恐怖吸引我到教堂中心，那兒歌唱着兒童們在天堂暮時所熱鬧的莊嚴的『聲音』，當我把你作『我』時，——你賜給我多少幸福！

「可怖的子爵潑拉當貝格將軍，如果我爲了你纔寫下這首對我教室而發的情詩，我就拿詩人們的批頰與聖子的斷頭台還敬你，——雖則它們能使人不朽，——但我保持着無邊的怨恨，準備給我能逢見的一切德國人享受。

「哦，巨大的教堂！自從我首次夢見了你，接着好久我的夢爲你盤據，而你的天使、聖徒、宣教使者，以及我們法蘭西的皇帝，和那爲晨曦所拉長的兩座大鐘樓，與映成七色奇觀的大玻璃窗，一簇腦兒齊侵入我的童年之夜，哦，巨大的教堂！

「你的林子向我展開無數雕像，好似一束一束花，而，猶如粗大樹幹爲藤所纏時，你的半弓形的支柱，你的滿刻怪物的柱頭，你的柱身與三角牆，都引起了羣魔的擾攘，——這批魔鬼，或機警敏捷善於騙人，或好爲惡意的愚蠢行動，或甚至於生得眉目清秀。」

「地獄本身即在一個門首走廊牆上：是的，它在那兒！是在教堂之北，那兒，嚴霜使所有的火都變成冰冷；唉！這又何妨？如果司教或執法杖的牧師存心不良時，它們自會奔騰焚燒起來。然而，何等的興高采烈！彷彿被撒旦（Satan）牽到地獄窩心裏去，他們還以爲有趣咧！」

「在星期日的以及我夢的鐘聲裏，那扇雕刻有瑪麗（Marie）像的門，那扇巨大的門，徐徐上升！它的蛋圓形的牆壁——老天在那兒梯列着十隊生有翅膀的天使，宛如一座層層開花的美麗的涼棚，——承托着聖母以及爲他加冕的上帝。」

「於是起自他們滿綴小鈴的神龕，好似山巴業地方溫柔朦朧的太陽起自天際，那朵晶心腥紅『玫瑰花』，那朵晶光四射而抖顫的『玫瑰花』，方纔脫離他們，突然上升於它的光榮圈中，難道它想直撲天庭！不，它祇升到法蘭西帝王們像腳。」

「肘肘相接的集會所在，他們排成莊嚴的行列，自高下颺，注視着展陳於鐘樓下的法蘭西。這邊便是爲火之榮光所掀起的由偉大的牧人所領導的羔羊之羣！……哦，

強烈的火焰！一切都起立，一切都上升，這是鐘樓的鐘樓，在一個表示愛情的動作中，消失於雲端裏。

「可怖的子爵撒拉當貝格將軍，如果我爲了你纔寫下這首夢幻神變之曲，我就拿詩人們的批頰與聖子的斷頭台還敬你，——雖則它們能使人不朽，——但我保存着無邊的怨恨，準備給我能逢見的一切德國人享受。

「鐘樓筆直而立，向上飛騰，恍如從有基督與聖·保兒(Saint Paul)像的走廊以及各玻璃窗的綠色光中上升的一股清輝；『夢』遊戲其中，它看到，在後面，突起無數的木杖、箭、巨弓，緊緊擠在一處；灌木，石頭雕的樹，一切都出現了！甚至林中流浪的走獸。

「何處來這片激昂清脆回響返送的聲音？莫非護身之神在吹喇叭？不，夢在誘惑我，我應該向教堂前空地瞭望：這個聲音正是從那裏來的。——向教堂前空地下眺罷，我的夢的眼睛，乘長夢未央儘量享受快樂罷。

「貞德！哦，爲人崇敬的幽靈，妳來了！傳令官高舉妳的軍旗。吹起號，而全身掛紅柔順的沙兒(Charles)王跟了妳走，但他目睹他爲向妳談講、愛妳、找尋妳、擁戴妳、追隨妳的百姓所包圍)——哦！『牧羊女』！——已經來了一羣羔羊，引導着法蘭西未來的帝王們，當作希望的代表。

「可怖的子爵潑拉當貝格將軍，如果我爲了你纔寫下這首夢幻神變之曲、我就拿詩人們的批頰與聖子的斷頭台讓給你，——雖則它們能使人不朽，——但我侏存這無窮的恥辱，準備給我能逢見的一切德國人享受。」

「百姓們、帝王們、騎士們，開得貞德呼喚，大家闖入教堂，她所攫住的軍旗散播着熱忱，使教堂裏的聲音幾乎變爲上帝所吹旺的神聖的烽火，而且這是真的！……大教堂在焚燒，哦，靈魂的熱情怒吼，上冲狂風騷擾的太空。」

「我的少年時代的夢，你應當是法蘭西的真理。你完全是那個真理！夢，在夢中我的大教堂或想嚇我，——它變爲輕快的火焰照耀大地，——夢是抒情的，但也是古兒民族的 Gaulois 夢，你加惠於我，使我祇唱合乎我民族意趣的歌曲。」

「大教堂——出約翰·杜爾貝 (Jean d'Orbais) 的心窠，即採取了火焰的形式，——而從貞德以來，她是全法蘭西民族祭上帝用的燔祭犧牲，她更變爲崇高，更無法可以破壞，潑拉當貝格子爵，你決不會摧毀它或焚燒它，猶之你決不會撲滅滿綴星星的天那樣！」

「於是……我們這位天真爛漫的潑拉當貝格子爵哪，我先贈你這首對於我的教堂——你要說：『真高！』——而發的情詩，接着我把我的麗爾琴當作高高的十字架，將你釘在上面！而你們呢，被我扯下來的琴弦，你們毫不留情地鞭撻這個可惡的野蠻人」

罷！」

二一，九，一九一四。

在這首長詩裏，含有史姆斯地方以及關於聖母堂的民間傳說，我們暫且不提；而我們必需補敘一番者，乃是爲人崇敬的貞德的身世。她是法蘭西的花木蘭，是救國的大女傑。她名若阿納，姓阿爾克，姓與名之間還加了一個「特」字，「特」原來是表示貴族的，可是她不是貴族。把她的名姓聯讀起來，便成：若阿納·達爾克 (Jeanne d'Arc)；中國史家向來把她的姓名譯作「貞德」，——大概導源於當年吳稚暉李石曾張靜江諸先生在法國辦的中文世界雜誌，後來集爲世界六十名人傳罷？——我們祇能用「貞德」，免得人家見了異譯，當作兩人！Jeanne d'Arc亦有作Jeanne Darc者，當以第一寫法爲是。貞德生於一四一二年；故鄉一說係山巴業，一說係羅蘭納；當以前說爲是，至少亦更近真。家貧，牧羊度日。十二歲時，忽聞天空聖·米顯兒 (Saint Michel)，聖脫·買苔令納 (Sainte Catherine) 與聖脫·瑪爾甘莉脫 (Sainte Marguerite) 諸神之聲：先叮囑她要爲善，要信教；繼而催她去援救被圍的皇太子。一四二九年二月廿三日始成行，三月六日到希農 (Chinon)，得見沙兒七世 (Charles VII)。那時烏爾萊昂 (Orleans) 已被英軍圍了六個月。四月廿九日，貞德反攻勝利，進烏爾萊昂，驅逐英軍出境。六月十二日至十九日，屢戰屢勝，而以巴戴 (Barth) 之役爲最重要。七月十六日進史姆斯；隔一日，即在史姆斯聖教堂舉行沙兒七世即位大典。一四三〇年春，她要去救被圍的山比愛萊 (Champegne)，神明隔止，她不肯聽。五月廿三

日，爲一班蒲爾紀農(Bourguignons)人所捕，魯森堡伯爵(Comte de Luxembourg)將她賣給英國人。那時英人的代表是一個法國天主教徒，叫做比愛爾·古凶(Pierre Cauchon)，還是一個主教咧！押送至胡昂(Rouen)，經過了慘酷的刑詢，終於一四三一年五月卅日，被判活活焚死！法國產生貞德，是法國的光榮；法國產生賣國賊古凶，是法國的恥辱；法國的詩人福爾作詩怒吼，軍士併力抗戰，是法國的光榮！

如果央姆斯教堂之被摧毀使詩人悲憤，馬爾納戰爭的勝利便使詩人快樂興奮。這正如滿天烏雲，忽然透露日光！馬爾納原是一條江，長五百廿五公里；推之爲郡名，此處所指是郡。馬爾納河畔大戰共有兩次：第一次在一九一四年九月，法國統帥霞飛；第二次在一九一八年夏，法國主將福煦；——詩人所詠贊者是第一次勝利。該次戰爭在一九一四年九月六日至十二日；法英聯軍八十五萬人，德軍九十萬人；陣線長二百八十公里。雙方幾乎是將碰將的對陣：

法英：

霞飛(法)主將

莫諾里(Maunoury)(法)

佛倫區(英)(Sir French)

佛郎顯·苔貝萊(法)(Franchet d'Esperey)

德：

毛奇(de Moltke)

克羅克(Von Kluk)

皮羅夫(Von Bulow)

浩森(Von Hausen)

福煦 (法)

杜·郎爵兒 (法) (de Langle)

杜·薩哈意 (法) (de Sarrail)

這次大戰，決勝在九月十二日；但前一日，霞飛將軍已有絕對把握了。這次的勝利，啓發着詩人，使他寫下這首熱情奔放的長詩：

『稍息！』在一個赤紫秋晨的絢爛中，霞飛讓許多軍號傳達他這個簡短美麗的命令，——它翻山越林，穿野渡河，從凡爾登飛至巴黎！

『當士卒放下鎗托時，流通法蘭西空氣的疆土是多麼響亮！這個『托』的一聲，這個『向後轉！』的快樂，直使你昂首揚眉，有似登天，哦，希望之微抖！

『從巴黎到凡爾登，這個響亮的『飛』將使蒙米哈意 (Montmirail) 的『公鷄』都啼起來了。是用了數千支喇叭，霞飛，把你的『稍息』傳達出去，而你使這些戰場上的『公鷄』驚醒過來！

『稍息』在阿爾恭納 (Argonne)，你，杜·薩哈意將軍！『稍息』在維脫里·鸞·佛朗所侯 (Vitry-le-Francois) 之南，杜·賈里 (de Cary) ——『稍息』在馬意營 (Camp de Mailly)，福煦，而你，莫諾里，——佛郎顯翼助着你——却在砲彈橫飛之下『稍息』——

于通貝格公爵 (duc de Wurtemberg)

德太子

『向後轉！』稍息！『雲端裏號聲轟轟若妳，一尊金製的存有翅膀的勝利女神像，經過了沿烏爾克河（Oureq）及馬爾納河軍士的拚力死戰，有了神靈，活動起來，『稍息』在詩人拉·芳丹納（La Fontaine）及哈辛納（Racine）的故鄉！

『這再不是後退的時期。——空間不再在南方而在北方。霞飛禁止多情的顧瞻射向蔚藍的南方去。大家！大家！應該撲滅敵人或就奮鬥而死！

『軍官們與士兵們，你們不能再忍耐了罷？』洩怒的時機已至：只須下一條命令，立刻產生超人類的努力，而且即在明天。——你們再也不能退讓一尺一寸的疆土了！

『在霞飛邀請你們的『死之舞會』裏，那班德國狗頭正好來表現小兒佳舞（Polka）和馬蘇爾佳舞（Mazoura即masurka）！軍士們，在你們心中仔細想想，時機已到眼前。

……：法蘭西疆土在那裏，便是她生命播及之處！

『逢·克羅克和于通貝格將被阻於此。德太子將被阻於彼，聖·恭（Saint-gond）將成爲他葬身之淵。在這些最妙集會所在，我們的敵將發出短促的吼聲，正如我們統帥所希望的那樣。

『裹在羊毛衫中，自從數星期以來，他的腦子裏早就翻騰着一條妙計。整個法蘭西已經熱鬧莫諾里的大名。而賈里愛尼使巴黎守軍重甦。

『你呢，賈斯戴昂諾（Castellan），混身是膽，山地戰的情侶，——羣山嶙峋，

環繞南錫 (Nancy) 有如王冕，——以莫大的信心去抵抗敵人七十五生丁大破，又往返百次，驅逐那羣想從背後襲擊我們的乞丐。

「爵士約翰·佛倫區元帥，——法蘭西人個個愛此名字，而這樣一個名字簡直就是法蘭西人的名字，——把你的矯捷的杜米們（按杜米 Tommy 是英軍互呼的綽號），把你的蘇格蘭山地兵，把你的長而且秀的海軍用破，像滑過去那樣，移向克萊西·昂勃里 (Crecy-en-Brie) 去罷。」

「隨在都有秩序。而霞飛，他為人鎮靜，頭腦清楚，——他有祖先養兒脫們 (Celles) 傳下來的藍眼睛，以及綺貝爾 (Jere) 的活潑靈敏的額，——細細欣賞這般成功的策略。他很溫柔，他目覩他的許多飛機從這裏飛起。」

「從這個村落飛起，村校內備滿了無數運用粗電線的軍官；他下個命令；人家立即把它拍發出去；法蘭西共和國向前突進，一切都在震動，它要跑到光榮裏去，或陷入地獄。」

「兩個民族將要消失麼？——兩個靈魂互相扭結住。在地球上誰是過剩的？日耳曼人麼？電話響了：吉斯貝萊首先報捷。法蘭西文化切斷了日耳曼文化咽喉。」

「日耳曼鼠子如此竄入鄰舍，從易破的門進去，雖則這是最神聖的門，而大家以為誰都不會阻止它們？赫！阻止了，是霞飛阻止它們的，這位不知嘆息的大丈夫！」

「現今莫呂撥 (Maunip) 儘可焚燒！拉·菲爾 (La Ferre) 儘可火光燭天！人家儘可使醜惡凶狠的女戰神貝龍納 (Bellone) 滿意！務望在聖·恭湖沼深處，德太子陷入泥潭，和他的四百尊大礮那樣！」

「務望我們的大小村落捲入戰塵之中！務望福煦多多吃苦，薩哈意更添工作！英軍首先撲入戰區中心，繼而乘了公共汽車，出差汽車，運貨汽車，拖拖拉拉，擾擾攘攘。」

「趕來了一支偉大的，出人意外的巴黎軍隊，前來援救，雖則將就成陣，——可是，來是來的呀，——哦！卜愛兒 (Boelle) 將軍，幫助莫諾里去爭取永久的勝利！」

「我們要把我們無數的莫列斯 (Maurices) 與莫哈納 (Moranes) 去抵抗德兵，好像派遣我們活潑的黑皮膚人去對付他們又肥又蠢的黑皮膚人那樣！逢·克羅克，因為抄了斜徑，非但悶悶不樂，而且手足失措，簡直來討死！」

「要叫皮羅夫的軍隊像牆那樣崩塌，而那班牙普魯士兵一個個像成熟的果子那樣掉下來！我們要一隊隊地殺，上至太空，下至海底！而在尋殺中心，不是我們殺死他，定是他們殺死我們！」

「要叫我們成千盈萬的兒子為國捐軀！僅僅七天戰爭，日耳曼人已經奔逃，僅僅七天戰爭，而『偉大之日』大放光明，僅僅七天戰爭，——我們重聆鸚鵡的啼聲！」

「勝利女神歌唱着，爲我們掃除障礙，——霞飛慎重地幫助着她，——而且更妙的是，雖則軍號吹得震天響，這位冷靜的怪物，依了他所預覺的按部就班地做去，都幹好了。」

「薩哈意，杜·郎齋兒與福煦與佛朗顯·若斯貝萊，莫諾里，維雅萊(Villaret)，杜·拉馬茲(de Lamaze)與呂班(Dubail)，都曾參加這次戰爭，應當享受榮譽。但是你，霞飛，——哦！法蘭西所希望的英雄。」

「你在惡劣命運裏搶救它，使它重新振作，使它跳出死亡，你，將軍，你把法蘭西還給了我們！不論你願意或謙遜，在法蘭西編年史中，

「我們一切偉大的元帥都要讓你一步！」

在這個「死之舞會」裏，我們的詩人當了何等角色？歐戰初起，恰當詩人四十三歲，早已過了兵役年齡。可是，這番戰爭極爲劇烈，現役兵都在前線打死了，不得不徵發後備兵。大概在一九一五年末，一九一六年初，保兒·福爾先生被召入伍；——他那時四十五，四十六歲。被徵發的不止四十多歲的那一班人，還有比他們年輕的一批：年長的年輕的都開上前線，不過年輕的上火線去殺敵，年長的留在前線的後方當後備隊。那時法國人同四十多歲的兵士起了一個綽號，叫做「爸爸兵」：一則，這批人家都成家立業，有了兒女，是真正的「爸爸」；二則，他們已過中年，身子發福，腹大如鼓，「爸爸」之稱正是笑他

們骯髒。雖則如此，「爸爸兵」最經打，尤其在壕塹戰裏面，最能持久耐苦。保兒·福爾先生當了「爸爸兵」，滿足不滿足呢？我們祇須翻閱他的第十九册法蘭西詩歌，內中有一部分統稱後備兵之詩（*Les poemes de l'Auxiliaire*），便可知道；——而且我們不必去讀那些詩，約莫十首，只要看個中第一首：叛徒，已能了然：

「我真欲拋棄這幅春景。每天，從紫丁花，從蓮馨花，從在輕霧中蹣跚的小羊，從小溪，從快樂的鳥，從每個清朗日子向天心展放的金菊花，——一位無情的神道緩緩撕它的瓣子，——它塗金於草上，而我老遠便嗅到它，雖則我每天呼吸著，重新生活，這於我是令人陶醉的罪惡，於我是長長的悔恨。

「於我是，自朝自暮，罪惡，悔恨，叛逆，是呀！對於爲妳——哦，法蘭西，——而死的弟兄們這是叛逆，他們或陳屍曠野，或喪身於黑暗可怖的森林中，是呀！對於死者們這是罪惡，貪生的罪惡，先天的罪惡，肉體快樂的罪惡！爲了享受白日，享受生命而生出來的悔恨，爲了生活而生的悔恨！唉！春天使我微醉，我真是細味肉慾的魔鬼，——而對於在北方的平原裏，在東方的森林內，『爲我而死』的軍士們，這是叛逆！

「我不過是一個叛徒。詩呀！詩呀！誰使我把我的生命力給了你？以前我對於春季所作的愉快頌歌，這些被遺忘的愛情的景幕，到而今有何價值呢？哦！衰老的心！

國家正在痛苦的掙扎，而你只是懦弱：你只知道歌頌大自然！哦！只知道歌頌搖曳白楊的西風，只知道歌頌流行蔚藍太空宛如精緻的帆船的白雲，只知道歌頌暴風雨將臨懸在松柏之顛的橘色太陽，只知道歌頌爲磨坊水輪所驚擾的活潑鱈魚，只知道歌頌棲在一枝新鮮山楂花上微笑的黃鶯，只知道歌頌這些東西的悲哀！

「滿生苜蓿爲蝴蝶所愛憐的山坡，告訴我，美麗的山坡，以你所知道的告訴我。在黑森森的愛巴爾如（Eppelrode）高處春光也這樣爛漫罷？白天裏，這個時候，那兒的死者傷者幹些甚麼呢？泥土之山既被削平，那兒人家衝過鋒——受傷與壯烈犧牲者如牆那般崩塌，——陷入爛泥無紀律的羣衆正在掩埋我他們礙。諸君我的眼睛罷，山坡，我不過是一個叛徒。」

「五月中的小溪，五月使你變爲毋忘我草，當這個黃昏鸚鵡掠水而飛的時候，告訴我，美麗的小溪，對於無邊無際汪洋的綺瑞河水（Yser）——祇有教堂的尖頂吐露水外，——人家有何辦法呢？小羊還在那兒細嚼金雀花吧？那兒的空氣依舊馥郁如丹麥能使我沉醉……或許旋風中所噴出來的是賊害健康的毒氣？安慰我呀，小溪，我不過是一個叛徒。」

「低飛的燕子呀，我不過是一個叛徒。」

「步武有聲的暴風雨，我不過是一個叛徒。」

「我所有的白櫻桃，我不過是一個叛徒。」

「我的朋友長虹，我不過是一個叛徒。」

「我的朋友晚上的靈魂，我不過是一個叛徒。」

「我的同志蝦蟆呀，我不過是一個叛徒。」

「哦！我的春光中的法蘭西，我是如何的叛徒呀！」

「我不過是一個叛徒。詩呀！詩呀！誰使我把我的生命力給了你？」

詩中「從每個清明日子向天心展放的金菊花」是太陽；「一位無情的神道緩緩撕它的瓣
瓣」，指的是時間老人。保兒·福爾先生身在前方，不過未上火線，已經悲憤如此。那
麼，他的愛國熱情也可想見了！天下沒有一個愛國者不敬重祖國旗幟，沒有一個愛國者聽
了國歌不興奮的。何況法國的國歌，所謂馬賽曲（La Marseillaise）者，是這般偉大，這般激
烈呢？（關於法國國歌，請讀拙著沙坪集（正中書局）內馬賽曲的前前後後。）一九一五年
七月十四日，就是法國國慶日，保兒·福爾先生聽了馬賽曲，大為感動，寫下這首好詩
（題目：馬賽曲）：

「哦！歌曲，它，一下子，一開始，立即爆裂起來，從太虛中釋放空氣，自己侵
入空氣，變為空氣本身，祇有步伐叫軍號合成的旋風去破壞它。」

「唯一的歌曲，它，一下子，超越太空，駝載着靈魂，靈魂與歌曲混合得如此密

切，一處兒飛躍，猶如乘風直上的火焰，使羣衆變爲一片大火。——彷彿興奮欲狂的聖·米顯兒(Saint-Michel)猛撲惡魔，——使羣衆變爲一片。

「急於睨躍的火，怨恨與暴虐所構成的『罪惡生命』應當在這火裏洗滌自己，或者藉了自身的火，把神與人間復活過來的災殃重新拋入永存的旋渦裏面去：

「外面蠢蠢而動！……要把他們的屍灰去填塞『深淵』，傾側的宇宙彷彿要墮入其中，——這片歌，盡是燦燦的火焰，人類在這火焰裏追趕自己的靈魂，靈魂在他前面飛行，叫喚着他！

「這便是這支歌，法蘭西民族的驕傲品，這首火光燦爛的頌歌，這便是馬賽曲，我們的軍士行將見它脫口而出，前去焚燒被逐的烏合之衆的彎曲着的背。

「全世界的英武之歌，隨在具有莫大神通！呵！不論他是舊世界之子或美洲之子，不論他屬於任何國籍或黨籍，不論他盡忠於共和國，於皇帝，或於君王。

「誰唱着這支歌，雖則歌辭是這樣嚴酷，——不！我簡直是污辱神聖，不！他唱着這支歌，這些辭句，——他便能昂首直身，充滿了愛國情緒，即使他天生是庸庸碌碌的匹夫，即使他已經做過百次奸賊，他還能立得直，滿披着光榮！

「不再讓人有思索時間的歌曲！它剛進你身，立刻又跑了出去，而爲它所牽引出去的乃是你靈魂的優秀部分。邁進呀，祖國的孩子們，去撲殺敵人，或成仁而死。

「哦，瓦蒂尼（Watignies）！佛洛呂斯（Fleurus）！阿爾各兒（Arcole）！金字塔（Pyramides）！馬賽曲頌歌大無畏的歷史，它既然是我們的『青春之泉』，能使我們常勝，不，法蘭西決不會受難的。」

「那班烏合的條頓民族，爲了要欺騙我們，往往在夜中怪聲怪氣唱我們這支歌，不管滿天的燦星在那兒『噓』他們，可是空氣馬上發生惡臭，人家只聽得垂死般的嗚喘，原來我們的國歌對於日爾曼人是令人嘔吐的馬錢子。」

「自然，十萬人齊唱此歌是很美的，當那樂隊指揮叫做蓬那巴爾脫（Bonaparte）的時候。在他生有雙翼的勝利女神之旁，——她從未離開他，——讓飛使人唱它，唱得更響亮，這支卓絕無上的曲子！」

「古代戰爭時的王旗，現今的國旗與軍旗，我們無數勝利的見證！冠上旗上的鷹飾，矛，鎗，戰利品，堆積如山！里伏里（Rivoli）的戰，神甫林（Bois-le-Pretre），以及你，飽含光榮自負不凡的穹形屋頂，」

「都是見證！有一天早晨，巴黎的民衆，好似一陣漫無際涯的旋風，向着這支歌出征，宛如朝着他的命運邁進。百萬懶意氣自豪的公民，羅拜於你的靈柩之前，」

「胡奢·杜·里兒（Rouget de Lisle），而我們的士卒，在開一時候，……從阿兒騰斯省直至北方，大家一齊地，——爲你唱這支歌，恐怖失色的日爾曼人，掘着土，」

想躲到地洞裏去，這支偉大的國歌，整個法蘭西在歌聲中滾湧出熱忱！

「抖罷，『外夷』們！歌聲高射入雲，它將留在空氣中，它便是全世界的空氣，它將要捲去你們，這支歌，這支誕生於阿兒薩斯省的歌，它將要克復這個省，永遠從你們手中奪回來！」

「抖罷，因為你們死的時辰已經很近，那時候，我們歌唱着的軍士不再可憐你們，撲滅你們就是可憐你們，而且一個都不留，（連你們的子女在內），直殺至最後一個為止！」

「抖罷！這是你們以生命贖罪的黎明。整個宇宙升起來，齊唱這支復活，和平，解放，偉大的歌……你們應該明白！這支激昂頌歌，也就是復讎之歌！」

「公民們，快快從軍！組織你們的軍隊！挺進！」夷敵汗穢之血將要窒息他們向上帝的呼喚。我們即是他們阡陌間的收穫物。快快從軍，全世界各國的公民們！」

這首詩中，「外夷」的原文是 *Barbare*，從希臘文而來，原作「外國人」解，却有「看不起的意義在內，所以譯作『外夷』；——此處當然指日耳曼人。最初的馬賽曲，便是胡奢·杜·里兒所作的，也即是法國的國歌，有那麼幾句複唱句：

公民們，快快從軍！

組織你們的軍隊！

挺進，挺進，

定教奸人的血灌滿我們的田溝。

保兒·福爾先生引用了內中一部分。至於瓦蒂尼，是法國地名，佛洛呂斯是比國村落，阿爾各兒在意大利北部，也是一個村落，金字塔在埃及，這是誰都知道的。保兒·福爾先生之所以提起它們，因為它們都與拿破萊翁·達那巴爾脫有關，——拿破萊翁是拿破崙的正確讀音，——拿氏於一七九三年敗退英軍於都龍 (Toulon)，一七九四年以後，他侵略意大利，擊破奧地利，佔據埃及，一七九九年始歸國，一八〇四年稱帝。上述各處，都是拿氏勝利的地方。(關於拿氏及法國其它軍歌，請讀獨立出版社出版的英法德美軍歌選。)

從叛逆至馬賽曲，保兒·福爾先生的熱情達到沸點，就詩論詩，也以這兩首爲佳。然而沸點難於永久維持，而且人人以爲三個月便可結束的戰事，延長下去，一時豈不見盡端，難免令人生倦。記得當年巴黎回聲 (Echo de Paris) 上發表了一幅很有意義的漫畫：兩個法國士兵在戰壕裏談天，甲問乙道：「不知後方還能支持幾時？」支持戰局不在前方而在後方，初聽似乎觸耳，似乎不合邏輯，仔細一想，始知大有道理：前方士卒用命，不令人作一絲一毫疑慮，——疑慮這班好男兒便是汗辱神聖，——而，養尊處優躲在後方的男女都有些「洩氣」！「怕」字，「倦」字不在前線而在後方！居此局面之下，前方將卒驍勇，如何

能久持呢？一九一六年下半年與一九一七年上半年，法國的後方大有燕雀處堂不知鼯突炎上之勢！他們又發明了「義母」這玩意兒，叫前方士卒用通信方法到後方來認「義母」，我們不要太老實，以為「義母」者，至少是近四十歲的人，不，不，乃是十八九歲至廿餘歲的少女！當時的文學作品反映着這種心境：左是羶俗，右是淫薄！探兒，福爾先生，雖有天才，似乎多少受了這些惡劣影響，例如這首如何我們的孩子是英雄：

「以前，我等待着別的東西，我幻想着別的希望：

「以前，我願意把我整個身子交給妳們，巨大的戰爭呀，我獻身於大自然那樣，可是，現今我再不能了解妳們了，妳們是這樣的奇異呀！

「那大自然至少讓我忍受我的愛情的痛苦。而妳們呢，戰爭，便不然，妳們要我們整個身心，唉！我很明白，我很明白這是爲了……

「今後祇有對於祖國的爱情，我們的士兵，我們的孩子，爲了法蘭西的大自然而捐身。

「但是，妳們究竟不應當如此的嚴厲，戰爭。我，我正爲愛而煩惱。這便是我的不安。

「而妳們相信我們所有的孩子，——也就是我們的英雄，——忍耐敵彈更甚於忍耐愛情麼？」

「人家稱他們是英雄，因為他們打仗打得好。然而他們天生就當兵的麼？我呢，爲了他們的給予纔稱他們爲英雄，他們犧牲了青年與愛情却不敢悲悼。」

「哭罷，是呀，哭罷，哦！年輕的兵士！痛快地一洒你真正傷心的淚罷！如果你可以哭而不哭，只恐怕呀，當你回來的時光，當你重回故鄉，當你在那兒發覺你的愛人已經棄你而他去，你更要哭得厲害咧！」

「今後他不會再有愛人了：這所以我的孩子是英雄的。可憐的孩子，他的美麗可愛的臉兒壞得太厲害了！」一位母親向我這樣講。「今後他不會再有愛人了。」

「什麼？我汗辱他？這位母親汗辱他？人家只會更愛？……當然咧，可是愛他的不是多情的少女而是他的母親！這所以我們的孩子是英雄的。——唉！誰能找得比這一個更劇烈的創傷？」

「我同你說我的孩子是一位英雄。殘廢了活着，或許比爽爽快快地去更英雄。我還照從前那樣愛他，」一位母親向我這樣講。「我都知道安慰他，因為我是他的母親。」呵！呵！這位母親，轉了她兒子的背，或黃昏後在自己牀上，哭，哭，哭，爲了這許多英雄氣概而哭。……

「不！爲了要幫助他對我不忠實，——我，他的媽媽，他的兒年，——年青的心中再無情侶，年青的盲人再見不到陽春！……倘使他終他的殘生對我忠實，那麼，我

對他的愛情於他夠不夠呢？一位母親是不夠的。——我的英雄！我的小孩！

「以前，我等待着別的東西，我幻想着別的希望……」

「戰爭的快步在迅速之中。」

「有恆，忍耐，嚶！這些冠冕堂皇只配給老兵用的字重壓着我的靈魂。」

「然而，我們的青春之燄，法蘭西的守護者，永遠不會，不，永遠不會熄滅的，」

「於是他消耗了多大的英雄心腸，低低地哭着愛情以及『生命之愛』，」

「而且只在內心哭着，——倘使我們的青春遺留廢痕呢？」

「至少，倘使天天是戰爭的日子，天天挺進，天天勝利，一片高傲強烈的光，」

——若干自負之火，——永遠照耀着我們這許多盲者的眼睛。

「在自願的死亡場中，當那吹起了軍號衝鋒時候，倘使軍士傷得更重一些，這些」

五官模糊的面孔早就永久緘默下去了，無奈呀，唉！我的上帝！

「幾乎常常在那恐怖的靈魂緊抓住肉體的一剎那間，可怕的命運滾到戰壕裏躲身」

所在來。

「這所以我們不幸的孩子們是英雄的，這所以他們的母親和我把他們當作神明看」

待。然而，我和他們的母親——我說錯了，我們的祖國！——我們確曾期待着別的東西，確實幻想過別的希望。

「哭罷，是呀，哭罷，哦，年青的兵士！向你父親的房子長長的哭罷；——你沒有哭泣之權。

「你的自尊心禁止你哭，倘使你哭，你的長官們便會警告你：『國家！』但是，國家是否始於父親的屋呢？或者，不論它是何等的家庭，國家以家庭為始呢？——不！不！忘掉這一切罷。你的長官說得有理。不要哭。

「哭罷，是呀，哭罷，哦，年青的兵士！向你母親的溫柔的手長長地哭罷，在思想中向你母親的溫柔的手長長地哭罷，——你不再有哭泣之權。

「你的新的自尊心又阻止你哭，你的理智的長官是有理的。倘使國家始於你母親的溫柔的手，——或者，更確實一些，始自你愛情之心，——忘掉這一切罷！忘掉這一切，我告訴你！……你沒有哭泣之權。

「忘去你的童年，忘去你的春天，忘去你的爸爸與媽媽，忘去你的愛人！

「忘去你的一切記憶，我的孩子！

「忘去嶺上杜鵑的啼聲

「忘去石坡，榛林，林中水鳥，

「桑園，有灌木斑點的樹，

「瘠土上灌木的花，

「以及奔赴村落的小溪和村落的籬笆，

「溪中卵石歷歷可數如一顆顆輔幣，

「以及波浪形的獸羣，每隻都掛着滿滿的乳房，

「以及處於正中

「懷抱無數活躍動物的草地，

「忘去你的屋，

「忘去你的屋，忘去他的清淨的窗，

「屋頂上的炊煙，築竈的石塊，

「賢智的鐘，啞呀發聲的柵，

「廚房暗處的銅盆，

「脣形花與桂花的馥郁。

「忘去你的童年，忘去你的春天，忘去你的爸爸與媽媽，忘去你的愛人！

「忘去你的一切記憶，我的孩子：

「忘去橋，大鐘，初戀，……——這豈不是更好，哦！我的父親！哦！我的母

親！你們拿衣服去包紮一段樹幹，或如小溪那樣洗濯石子，與其你們就你們的兒子，

與其你們給你們可愛的孩子穿衣，到頭來使他忍受這般可憐的痛苦，使他硬着心腸忘

掉你們，——即使是爲了國家？這豈不是更好，我的可憐的愛人，與其妳有朝一大吻妳不忠實的朋友，不如去擁抱西風？

『但是她們會不會擁吻我們呢，我們的未婚妻？還有比這個更劇烈的創傷麼？倘使我們殘廢而歸，我們的情侶將要見到什麼？——我們的上帝！萬一，萬一她們見了我逃避呢？……』

「這所以我們的孩子是英雄。

「哭罷，是呀，哭罷，哦，年青的兵士！儘量揮你真正傷心的淚罷！如果你錯過時機不哭，只恐怕呀，在將來，當你回來的時光，當你重見故鄉的時光，……當你發覺你愛人拋你而去的時光，你還要哭得厲害。

「然而，不！不！我汗辱了你，不！你根本沒有做這樣卑下的打算。你不哭麼？——很好，去罷，我的兒子。——你自己心中如此命令自己勝似你的長官命令你。你『真心』快樂樂地跳入漩渦。『祖國萬歲！祖國至上！』這便是你的吶喊——面對了死，等待着死，在肉搏中，在可怕的混戰的嘈雜中，在大火炎炎中……」

「這所以我們的孩子是英雄！」

這首詩，描寫着天之戰：人，乘依他理智的判斷，爲正義而戰，爲國家的光榮而戰，爲自己的生存而戰；然而天，它並不喜歡人與人的殘殺，它以生命的愛好付之於人，

——男女間的愛情是生命的愛好的基礎，——希望人類儘量去發揮這種愛好，儘量去攫住現實，儘量去享受生命。在這種人天交戰之際，我們需得權衡兩端的輕重：就一般情形論，「人」與「天」都有理由；但在某一時代某一環境中，人的判斷或重於天賦。國家是大我，個人是小我；安有大我垂危而小我能享福的道理？無論這首詩是怎樣深刻，怎樣動人，它總有些敗北的氣息，頹廢的風光！

我們把保兒·福爾先生的詠戰詩約略談了一遍，又把這些詩的代表作選擇了數首：似乎已經足以表達作者心理的變遷，愛國情緒的起落。人，始終是人；這就是說：人自有他的長處，却也有他的弱點。所以我們對於保兒·福爾先生，應當佩服其所長，寬恕其所短。他的始而強，終而衰，不僅他一人如此，其他同時代的法國作者何嘗不如此？——推至全世界各國也都如此。然而人家的始而強，終而衰，可曾有幾人像保兒·福爾先生那樣寫出動魄驚心盪腸迴氣的詩來？阿那托兒·法朗斯 (Anatole France) 序保兒·福爾先生的法蘭西之詩 (Poemes de France) 云：「這些法蘭西之詩，這些詠戰抒情之作，真應該把它們雕在青銅版上。我佩服這些詩的力與美，以及時而親熱，時而卓絕，有時嚴酷，但永遠是真，永遠深刻的辯才。……」這是一位大師的持平之論，也就是我們這篇介紹文字的最好的結論。

莊嚴的驢子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五日，學校舉行開學典禮，開始註冊與選課；這其間，從行開學典禮到正式上課，至少相差五天，我原可於十月左右離開上海，並不算遲；但是我在三日就去南京，正因為南京的秋天是全年最美的時候，兩個月的暑假使我厭倦了春申江畔紙醉金迷的生活，——雖則我自己既不「紙醉」，又不「金迷」，——頗想更換環境，長長地呼吸一口北極閣下半都市半鄉落的新鮮空氣。玄武湖中應該還有殘荷，鷓鴣寺的鐘聲不減其幽遠淒涼罷？

教職員宿舍別來無恙，依舊團團白壁圍住了豆腐乾那麼大的一方，依舊棹二，書架二，小鐵牀一，幾張靠椅：一切與假前無異；——不但目前與既往無異，如果我長住下去，恐怕將來也不會有什麼變動。然而，即使它是這樣簡陋，我住在裏面很舒服，我可以或躺在帆布椅上，半閉着眼，「夢遊」曠昔萍蹤所到之處：巴黎，倫敦，柏林，羅馬，勃呂克瑞兒，日內瓦，……任我行止，任我留戀；或倚在紅漆欄干上，向西遠眺，於暮色蒼茫中，細味南京友人們的姿態：這位聰明透頂的同鄉講一個字至少需要兩分鐘，那位英爽的太太談吐煞辣有風味，亦有吳儂輕語嚶嚶如鶯聲，亦有滔滔雄辯如海潮澎湃而莫可抑止，……我自己愚蠢如此，而所交皆英才！我也可以伏案寫作，暢所欲言：上下五千年，

縱橫數萬里，心之所至，筆亦隨之，聖賢盜賊，憑我月旦，喜怒哀樂，欲宣則宣，欲藏則藏，獨往獨來，似天馬行空，何嘗有半點拘束？

今夜新月似鉤，涼爽若斯，還是坐在走廊裏遊思遐想呢？還是出外訪友談天？正當遲疑不決，鄒大業兄忽然惠臨。他劈頭便說：

——仲年，好久不見了，今夜我領你去拜訪劉半仙！

我暫時不回答，只盯視着他。大概一個熟的面孔，不能一眼不靈地看上五分鐘；看到五分鐘以上，你的神智有些模糊起來，你開始覺得這個面孔和你所熟悉的面孔有些兩樣，但兩樣在何處呢？——直至你不認識他為止！大業見我這樣盯視着他，圓圓的面孔顯出高興的樣子，他說：

——幹嗎哩，這樣看我？難道你「也」（他把這個「也」字拖得很長）發現我頭上的紅光麼？

——紅光？……讓我再仔細看看！

落陽送來一支餘光，恰好射在大業額上；紅光，太陽光是紅的，除此之外別無其它的紅光。而且，大業額上，灰色氣倒很多，我可不敢老實告訴他！他見我找不到，便爲我解釋：

——難怪你，你這副沒有修道過的肉眼不會看見的！何況你又不是童男？（我笑了出

來。我拜了劉半仙做老師，修練了兩個月，經老師指示，我頂上已有三寸高的紅光了。

——唔！你自己看見沒有？

——那有不看見之理？

天哪！只須集中思想，專門轉一個念頭，轉上一千遍，一萬遍，你想什麼光就是什麼光，你要它生在何處便生在何處；這並非什麼神通，却是簡簡單單的自己催眠！但我不說穿，繼續問下去：

——這紅光有何作用呢？

——驅邪，避凶。

——足下的紅光祇有三寸高，已夠「驅邪避凶」麼？

——這個……這個……

這個，劉老師劉半仙並未談到，所以這堂堂科學博士鄒大業鄒教授「這個」了半天，沒有說出所以然來！至於這位牛鼻子道人，據說是從山東來的，有些掩眼法，自號半仙，人家亦以「半仙」視之。我聞名已久，——「聞名」不一定是「欽佩」——暑假前一時好奇，說要見見他，說過便忘了。難得大業信以為真，記在心上，等我一回南京即來找我。大業的盛情很可感激；可是今晚的大自然太美了，如果大業不預先申明今晚有拜老師的儀節，我就不願拋棄我詩意的沉思而他行。

——去見識見識亦好！

於是我們乘公共汽車到夫子廟，再步行至烏衣巷，——哦，「烏衣巷口夕陽斜……」，多麼美的聯想！我默默跟着走，走進一座大園子。上了大廳，那兒燈燭輝煌，香煙繚繞。廳的上手僕着呂洞賓祖師像；像旁立着一個胖胖的道士，面向裏，背對了我們；道士左手一帶，也就是棹子的左邊，立着幾個男弟子，右手一帶便是女弟子，他們相對而立，所以我看得清他們的面貌。我不認識那些女弟子，却認識不少男居士；依次數過來，最近道士的一個是陸一仙，××部參事；楊慕暉，詩人；丁志鶴，小學家；卜懷德，哲學教授；余孤雁，國畫家；余氏下手空一位，大概是留給鄒大業的罷。空位的下手還立有兩三個人。大業低低向我道：

——可惜我們來遲了一步，拜師儀節快完了！你看：不是新拜師的人已在那兒拈香了麼？

我仔細一看，原來棹前伏着一個人：我只見他的背，猜不出是誰。全廳空氣極為嚴肅，這，我倒不以爲怪；我這個半瓶醋的新聞記者，雖則自信與宗教絕緣，却見過不少宗教儀式，內中奇異的很多，例如：法國天主教中有種女尼，入教時須扮死人，裝復活，又飾新娘與聖子結婚，終於閉入鐵柵之內與世隔絕以待真死。拈香完畢，那個伏跪的新弟子立起身來，使我大吃一驚，他是唯物主義的戰士張一葦！我疑心做夢，然而這副面相，這

副神情，那裏不是他？大業不讓我思索，拉我上去拜見老師了——他是「拜」，我僅「見」而已矣。

劉半仙是一個什麼樣的道士呢？很難描寫，也不必描寫；他沒有什麼特殊之處，所以描寫不出一個活潑活現的劉半仙來；他像一切走江湖的道士，所以不必描寫。倘使硬要在他身上找出一個特點來，那就是：普通和尚肥而道士瘦，——這爲了何故？——劉半仙却是和尚身材穿了道袍。大概十五六個每人出費金兩百元的門弟子把他供養得肥頭胖耳了。吃十方的人自然最和氣不過，——至少表面如此，——見了我大爲敷衍，「居士」「山人」寒暄了一陣，又稱贊我根基很不差，配做「道中人物」，我聽得這四個字，不由自主地把手撫摸到放皮夾的衣袋上去。他的弟子們中有認識我的，也過來招呼；他們一聽得劉半仙稱贊我的「根基」，大家注意起來，可惜他們的耳朵短了三四寸，不然的話，它還要隨聲轉動咧！談了約莫二十分鐘，他請我到內廳去參觀扶乩。他在前領道：因爲我是客人，所以請我隨他而行；弟子們挨了次序魚貫着走，陸一仙打頭，張一葦押隊。大家見過扶乩的罷？不必詳述；可是出了一個「驚人」的亂子：乩筆專在沙上畫圈，着末在圈中豎拖一筆，彷彿一個「甲」字，中間只少一劃。這，在知道扶乩的人看來，是弔死鬼的記號！一班女弟子嚇得三十六個牙齒捉對廝打，男弟子們也變了色。劉半仙連忙兩步唸咒，侍僕連忙焚紙錠，一忽，乩筆又跳動起來，迅速地寫：

「淨壇使者到。惡鬼不知半仙在此，冒犯甚多，至爲可恨！已囑夜游神逮捕嚴辦矣。此示。」

大家叩頭道謝。乩筆停了一刻，又跳動着寫：

「劉基到。大劫將臨，世人尙醉生夢死，可嘆！今當略示天機，暫請外賓退席。」

我想「外賓」明明指我，立刻告辭，大家也不留我，劉半仙送我到內廳階前爲止，他的弟子們送至外廳，唯有大業送到大門口。

我走出園門，長長吐口氣。南京的秋季確是很美，今晚却有些陰森。此時清風送來一陣驢鳴，其響亮不下於山人劉半仙的嗓子。我悔不該不去會晤每講一個字需要兩分鐘的朋友，悔不該不去聽聆小鋼廠式的談論！

佛佑

鄒大業自從拜劉半仙爲師（註二），終日恍恍惚惚，好像生命不是他自己的；一舉一動都得向老師請示。在他心目中，治國平天下祇須劉半仙出來負責，可惜半仙「不屑」出山；——收弟子，納贖金，在都市裏混混，大概算不得「出山」罷？這座「山」，劉半仙耽了走；伸頭當作出山，縮頸便算進山。宇宙即是劉半仙，劉半仙即是宇宙；正因爲劉半仙知道宇宙之祕，能夠指揮它的緣故。倘使中華民國有了劉半仙那樣的人物，還要被強鄰打得落花流水，那並非他劉半仙不能援救，却因劫運蒞止，天意若斯，不可挽回罷了。

「八·一三」的前兩天，劉半仙在烏衣巷扶乩，諸弟子叩問吉凶。乩機沒有什麼懇切的判示，但「命令」劉半仙速回山東，「以救羣蒼」。乩機又吩咐諸弟子道：「半仙此去功德甚大，爾等每人當致送路資百元，其襄盛舉，切切毋違！」這個命令，由諸弟子看來，是真萬真的；他們資助老師，也是應當的。鄒大業最信仰老師，手頭又相當寬裕，所以立即繳了一百元。其他諸人，有的跟着大業付了；有的先付一半；其餘約明後日補呈。總之，轉瞬間劉半仙實收六七百元，連未付的共得一千五六百元。收這筆錢即是最大功德，因爲山東的生靈都待劉半仙去援救，而這一千五六百元是助半仙成行的，所以是功德之母，功德之功德！大家一百元，口袋輕鬆了些，良心也輕鬆得多。

接着大家叩問自己的吉凶。乩機依次判斷，有的辭句在可解不可解之間，有的簡直不可懂；諸弟子叩求解釋時，又示：「天機本不可洩漏，姑念爾等誠心，略示端倪，已屬例外；幸毋再進一步之請求，致干未便！」諸人讀了，誰敢再開口？

鄒大業所求得的，也極神秘！「三教原來是一家，道佑佛佑儒佑。宜西行，宜鄰居。」由字面逐句看來，倒很清楚；但把這幾句連貫起來，有什麼意義呢？與時局有何關係？與鄒大業個人有何休戚？難道鄒大業「根基」深，可以出入三教，而受三教的保佑麼？「西行」「鄰居」又作什麼講？指什麼？

鄒大業膽子最小。平時，逢着狗便繞道而行，見放爆竹連忙按耳朵。倘使在阡陌中行走，突然有一隻青蛙從他腳背的這方跳到那方，他先要大叫一聲，繼而心跳，跳那麼小半天！他很愛惜自己，尤其自從那天呂洞賓祖師批評他「頗有幾根仙骨」起。他向來不主張戰爭，更不主張中日戰爭；他倒不是親日派，不是漢奸，或準漢奸；祇因為有戰爭便須損及個人，而中日戰爭於他更有危險，他是中國人，無所逃避。他讀了壇示，真叫做「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有三教保佑，當然可喜；而「西行」與「鄰居」好像是逃難的局面。逃難，見了青蛙都要嚇一跳的人去逃難！……倘使不逃，能否得到「道佑佛佑儒佑」呢？大業歸家之後，躺在牀上，翻來覆去，整整思索了一夜。

大業一清早起身，用過點心，即刻驅車到烏衣巷去；壇主固然不肯明示，至少他的老

師，既然稱做「半仙」，總有些預覺的罷？——哦！他那裏會不知道？疑心他無預知之能，纔是不恭敬，冒犯他！倘得老師解釋，必能瞭如指掌，預作準備。

他踏進老師的園子——實際上是弟子們爲劉道士租下的園子，——早見老師在那兒反背着手散步了。他向老師行了禮，道了早安，方纔說明來意。劉半仙思索了一回，突然很嚴重地說：

——幸而你早來一步！

——呀！大業驚詫地叫了起來。

——是的，幸而你早來了一步！否則……

——否則？

——否則有生命的危險！

——老天哪！大業面無血色，兩腿亂抖。

——莫慌！莫慌！有救星，有救星！

——全仗老師救命！大業不由自主地跪了下去。

——方法，是有的；可是沒有這樣容易。半仙一面扶起大業，一面說。

——老師要什麼，或吩咐大業做什麼，大業無不盡力貢獻或做去。

——要破此財……

——老師要多少？大業冒冒失失地問。

——笑話！劉半仙截住了大業的言語，我自己那要你的錢？

——是，大業伏罪道，弟子說錯了！

——我無非拿你的錢來替你行功德，你懂得麼？這是於我無利於你有益的事啊！

——老師的恩惠真是天高地厚……這……件功德……大概需要……

——四百塊

——四百塊？

——四百塊！

——是，是，一點也不多！弟子今晚即送來，求老師代做功德。

——講給你聽：今年下半年你命中有兵燹之災，若不祓除，難過金關。什麼叫做「金關」？「金」是兵器：你逃不過金關，將要死在兵火中！

——呀！總求老師體上天好生之德，救救弟子這條狗命！大業又跪了下去。

——起來！起來！半仙笑道：我既然允許救你，那有食言之理？我要給你一張「天龍萬吉驅邪除凶真符」，——這是道家的至寶！你身邊藏了這張符，任何地方都去得；如有危險，祇須向廟中一躲，自然有三教來救護你。這張符不是輕易可以畫的，而且不當輕易給的；我特別器重你，所以允許了你，你可不要向任何人講！今晚讓師兄師弟們走盡了

之後，你獨自到我淨室裏來拿去。

那大業叩謝了老師，心中異常快樂：四百塊錢換張符，一張萬靈的符，買條命，真正值得！何況這四百元還是代他做功德的呢？他想：有了這張符，又憑了自己頂上五六尺的紅光（註二），一切危難都不怕了。即使中國與日本那個打起仗來，他早已有恃無恐！老師的弟子徧於天下，而特別器重他，給他這張「天龍萬吉驅邪除凶眞君符」：真是稀有的緣法。他應該如何去報答他呢？多致送些路費罷？老師肯不肯賞收？或者取符時多送兩百元，藉此多做些功德？

當晚大業去領了那張符，添送了老師程敬二百元，承蒙老師「哂納」了。回到家裏，逼着妻子立刻洗淨了手，焚起香，用黃布縫了一口小袋，把那張符盛在袋中；又把符的袋供在桌上，燃了香燭，朝它叩了三個頭，然後將它貼肉懸在胸前。他的夫人，雖則沒有出過洋，留過學，頭腦却比他清楚，見了他那副神情，暗暗好笑，可不敢笑出聲來，也不敢規勸，爲的是他有很大的「牛脾氣」，而且素來剛愎自用慣了，勸也徒然。

民國廿六年八月十三日，中日在上海開始武裝衝突：起因雖微，然而這點星星之火將要燎及全中國，說不定要波及全亞洲，全世界。十五日敵機空襲到南京。宏遠，單調，慘懷的警報汽笛聲把大業嚇呆了，立在園子裏，眼望了青天，身子動也不動，外表倒像極端的鎮靜。他的夫人原已拖男拉女進了防空地室，却出乎意外地不見大業跟來，放不下心，

再出地窖，找到丈夫，將他一把抱進地窖。大業雖則進了防空壕，依然雙眼望天，——天是看不見了，祇是室頂，——雙手合十，一聲不做地立在那裏。她最初以為他不舒服，問他又不開口；繼而疑心他中了惡，倒有些膽寒；終至恍然大悟：只須觀他面色蒼白，下巴微顫，勛綢袴腳管也在那裏震動，彷彿被輕風吹搖似的，就可知道他應了一種無可救藥的病，患了「怕」的病！果然驚報一解除，他的神智恢復過來，他第一句便說：

——謝謝真君符的保佑！

卽晚去拜訪老師，老師已上山東救濟羣蒼去了！師兄們也未看到。他只得回家與妻子商量：到什麼地方去躲難。他猜想這次戰爭不會長久的，一兩個月便可了事：日本兵決不會打到南京來，——那時誰都這樣想，——他有了真君符，原可不必東奔西走，而終須避難者，無非要安置幾根「仙骨」於萬全之區而已！他又想：與其要避難，寧可逃得遠些，此刻亂機所示「宜西行」三個字在腦子中跳盪。

——索性到懷寧去罷！他拍桌道。

——懷寧是什麼地方？她問。

——懷寧卽是安慶。

——這……亦好，我們準到安慶去。

大業等一行人，——他，夫人，岳母，兩個小孩，二個奶媽，一個娘姨——以「急行軍」

姿態，整理行裝；過一天，上午，便跨上江安輪船，向安慶出發。

幸而他們逃得快，——他們恐怕是德大使陶德曼（諧音：「逃得快」）的兄長罷？——在安慶落了兩天客棧便找到房子：一所貼城而峙的劉家園子，有七八間平房空着，大業出了並不十分大的代價即租下來了。他之所以要在城外租屋，因為忘不了崑山「宜居郊」的囑咐；却又離城不遠者，他的太太勸他如此，恐怕落了鄉有土匪，——太太之見雖係「婦女之見」，土匪却也可畏！接着他想起了「道佑佛佑儒佑」的話；他貼胸的「天龍萬吉真君符」即是「道佑」；他藉了博士頭銜，在大學裏教書混飯吃，當然是「儒佑」了；但是「佛佑」呢？

有一天早晨，大業忽然詩興大發，拉了不愛走動的太太去欣賞大自然。他們朝西走——請注意他們走的方向，——約莫走了六七里路，遇到一隻破舊不堪的彌勒禪院。大業歡喜得雀躍起來：所謂「佛佑」也者，莫非指這婁廟宇；以後如逢警報，跑到此地來，保管萬全！

大業把此意告訴太太；太太向例無意見，或有意見而不發表，便唯唯否否含混答應了。

不久敵機來炸安慶。那時，安徽省中被炸的城市有：蕪湖，宣城，貴池，廬江，桐城……似乎敵軍沒有什麼目標，沒有什麼路線；他們惟一的目的便是擾亂後方，牽制前方。

每次安慶有空襲，大業於第一次警報時，拉了夫人，——小孩等暫託岳母管理，——跳上兩部人力車，迅速向彌勒禪院進發。到了禪院，一定先向菩薩叩過頭，然後坐在積塵數寸的拜墊上，等待警報解除。解除了警報，又坐原來人力車歸去。他的太太跟他跑了幾次，不耐煩了，寧可躲在劉家園子裏，不肯再陪伴他。以後他便獨自往回。

警戒安慶西邊的是中央第××路軍，第××師，第×團，以及憲兵第××團，第××隊。每逢警報，他們必見一個穿西裝戴金絲眼鏡的中年人，慌慌張張從劉家園子出來，跳上人力車，口中不停地催：「快走！快走！」兩手緊捧胸口，向西疾馳而去；警報一解除，他又乘車歸來，面有喜色；究竟是什麼一回事？憲兵暗地裏詢問車夫，掩到什麼地方去？幹什麼事？車夫只回答每次都是上彌勒禪院去的；至於客人在那裏幹些什麼？他可不知道。

離開彌勒禪院不上兩里路，中央軍在那兒設有火藥庫；外面雖無痕跡，但憲兵是知道它的所在地的。

同時，第×區軍事長官打來一個電報，說有若干漢奸入境，命令憲軍、警三方協力嚴查，俾得掃數撲滅。

憲兵看見大業行動奇怪，決計暗中偵查。

有一次，大業照例奔到彌勒禪院，照例對彌勒叩首，照例向拜墊上一坐。他偶而舉手

一摸胸口，似乎摸不到那隻小袋，大大吃驚：

「我的符那裏去了？難道遺失了麼？他立即解開西裝襯衫，解開汗衫，摸索了一回，歡呼道：

「在此！在此！」

他戰戰兢兢從小袋中取那張符，笑嘻嘻地看了再看。正當他集中注意的時候，忽然覺得有樣圓圓的硬硬的冷冷的東西緊對住腰口，同時有人在背後猛喝：

「舉起手來！」

鄭大業不知何事，只得舉起手，因為那件圓圓的硬硬的冷冷的東西當然是手槍口！他嚇得三魂去二，七魄喪六。他不知道背後這個人是流氓呢，還是強盜？說時遲，那時快，神樹後又轉出兩個執手槍的人。此番大業看清了，是憲兵，心中大安。「憲兵是受過教育，講得通的人，」他想。

然而手槍並不離開腰間。走來的人，一個上前取了那張「天龍萬吉驅邪除凶真符」，鼻子裏哼了一聲，鄭大業打了一個寒噤；另外一個搜大業全身，在皮夾子裏取出一個金錢，正面刻着「百無禁忌」四個字，反面雕着一道「飛龍符」。他們兩人把符與金錢仔細看了一遍，便向那個立在背後的人說道：

「這傢伙真是漢奸！」

——我也如此想。

鄒大業正待辯白，人家不待他開口，迅速地把他上了手銬。手銬上有條細鏈，一個憲兵帶住鏈端，牽了他便走。

——請問我犯了什麼罪，你們牽了我走？

——當了漢奸，還不算犯罪，真笑話！

——當漢奸？你們有什麼證據？

——我們早就注意你的行動了：每逢警報，你必從家園子跑到這座荒涼的彌勒碑院來，警報解除，你又與沖沖回去；是不是？

——就是今天在你手中取下的那張符，從你皮夾裏掏出的那個金錢，便是做漢奸的鐵證。老實說：十幾天來，我們槍斃了不少以符咒或錢作記號的漢奸；你不是第一個，也決不是末一個。

鄒大業混身亂抖，從頭髮尖直抖到腳窠心。他要辯白，却不知從何辯白起；即使辯白，人家也不聽他的話。

三個憲兵把他牽回劉家園子，那兒，大業只見岳母與妻子躲在屋角裏哭，奶媽與娘姨抱了叫喚的孩子口中喃喃埋怨，閒看的人塞滿了大園子；原來早已有不少憲兵在搜大業的家了。

他的妻子望見他被人鎖着，究屬夫妻情分，哭哭啼啼搶上來詢問何故被捕。大業約略說了一偏。她便嘮嘮叨叨地向憲兵們哭訴：

——他是××大學的教授啊，不是漢奸啊。那張符是劉半仙劉道士給他的啊。

——我們不管黑道士白道士，有話到司令部去說。再者，當漢奸的人行行都有，教授頭銜不是保障。你放心好了；如果他不是漢奸，我們不會給虧他吃的；如果漢奸，哪，哼，你準備來領屍！

——鬼孫子的漢奸！我恨不得把他們一個個灌了火油燒天燭！一個憲兵切齒地說。

——打倒漢奸！全園子的人齊聲喊起來。

大家怒目注視鄒大業，彷彿他真是漢奸似的。憲兵恐怕鬧出事來，馬上解送大業到司令部去。

在司令部裏初審的時光，情形異常嚴重：第一，鄒大業不敢說出自己是××大學教授，恐怕登在報上，有失面子；第二，他不好意思提及劉道士。——惟有提出劉半仙來，方能解釋符咒與金錢的來由；第三，鄒大業的身材與相貌固然不像日本人，却有些像高麗棒子！因此種種，初審非但不得要領，反而疑雲加厚。當天大業被押起來。在獄中，囚犯告訴他道：「目下漢奸案子辦得最快，也最嚴厲。往往初審時犯人吞吞吐吐不肯說，第二天不待二審便拖出去槍斃了！」

初審時吞吞吐吐？他，鄒大業，便是如此的。他一震，兩眼烏黑，身子晃幾晃，幾乎跌倒。

這天晚上，他那裏睡得着？一方面，蚊蟲，臭蟲，蚤虱一嗅到有「新人」進來，大家爭先恐後地要嘗「新」血，便在大業身上猛烈地游擊起來；蚊子是飛機，臭蟲是坦克車，蚤虱是機械化部隊；另一方面，他不怨劉半仙，不怨呂洞賓，——他還佩服呂機預言的準確，——却怨自己的命不好！他一閉眼，立即見一柄大刀懸在頂上，就驚醒過來；驚醒不久再度入睡，再度夢見大刀，再度驚醒；如此翻翻覆覆，直到天明四點左右，身子委實太倦了，方纔閉上眼。

正當他跨上睡眠的道路，忽有人搖他，他大叫而醒。睡眼矇矓神智未清中，聽得有人要「提」他出去，他想：「這番完了！完了！初審時不肯直說，這番提出去要送命了！」他拚命拉住鐵柵，竭力掙扎，不敢出去，並且直着喉嚨喊道：

——我不是漢奸！我是冤枉的！我不願意死！我不應當死！

——朋友！一個憲兵笑了出來，我們不送你回老家，祇送你去聽審，何必急得如此？——真的麼？真的麼？不是拉我出去槍斃？

——鬼纔來騙你！不過，朋友，如果你這次還是那麼吞吞吐吐，那要勞我操心了！（他拍拍腰間的手槍。）

——我一定說，一定爽快快地說！

——那很好！

鄒大業在審問委員前果然一五一十地講了。審問委員睜大了眼睛，聽取大業的口供，真是聞所未聞！留學生，科學博士，大學教授，會聽從一個來無源去無蹤的江湖術士劉半仙，——他的名字便不通。要末是仙人，否則凡人，什麼叫做「半仙」？「半」字從何而來？如何而分？——會信託一張鬼畫符，一個金錢，出了很高的代價！而且同門師兄弟又是智識階級中人；真令人聽了寒心！叫這班人去教導民衆，去培植青年……！審問委員又恨又氣又可憐大業，早就相信了一半，但還得證明他是否××大學的教授？在鄒家搜出來一張××大學聘書已經滿了期，據大業說：「平時在七月初發新聘書，此次因為戰爭所以延遲了。」他要求審問委員准許他打電報去校方，求校長覆電證明。審問委員准許了，就此退堂；符咒金錢存案，大業還押。

電報打了出去，大業一天天的盼望回電，回電老是不至！審問委員提大業出去催促了幾次，最後一次有不相信大業之意。

大業焦急得有如熱鍋子蓋上的螞蟻。

第十天早晨，大業懷着鬼胎，又被提上堂，出乎意外的却是覆電來到！審問委員訓斥了大業一番，命侍警取一柄錘子，一匣火柴來。當了大業的面，他把大業的金錢搥碎，却

把碎屑還給大業；繼而燃火把那張「天龍萬吉驅邪除凶真君符」燒了。幾個青色煙圈盈盈上升。審問委員諷刺地向鄒大業說：

——教授先生，每個煙圈值得一百來元罷？你心痛不心痛呢？

鄒大業低了頭，滿臉「紅光」，不敢作聲……

沙坪壩；廿七，九，一九三八。

（註一）請讀莊嚴的騙子。

（註二）同上註。

馬蹄鐵

離別是決定的了！

他雖則名為孤雁，根本就沒有「孤」遇：原來這位余大師余畫家夫妻情篤，他和他的夫人淑賢，如影隨形，不論家居或旅行，不論在國內或在國外，從沒有分離過一個月。余孤雁固然多情，多情還推他的太太：每天孤雁自外歸來，她必要懸身於他頸項，拚命地吻他，好像他口內含有糖的，又似他們闊別了至少一千年。見他們這般甜蜜蜜相愛的人，總以為他們是新婚燕爾；實際上他們燕爾了四年，第三個小寶寶已經快能走路了。

然而，這番要分別了！

學校東遷西遷，末一次遷到芷江。芷江在什麼地方？孤雁不甚了了，淑賢更覺茫然。他們找辭源，找地圖，找了半天，居然找到了，不禁倒抽一口冷氣：原來芷江在湖南省西南邊疆，倚着瀟水，望着貴州。若要從上海到芷江，尤其在杭州失陷之後（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真如上海土話所謂：「性命交關！」學校當局不但寄了聘書護照路費來，而且校長還打電報來催。余孤雁原可拚了國畫組主任不幹，然而這麼一來，將來如何見得朋友？如何再能餬口？人家豈不要笑他是懦夫，是華漢奸；當這個前方士卒效命疆場的時候，他躲在上海租界裏，守住了老婆兒女，不冒一點兒險，到後方來盡些教育青年的責

任？他把「去」與「不去」放在自己理智的天平上稱了又稱，終究「去」的一端重過「不去」的一端；他決定走。

他決定走，尤其因為他的老師劉半仙吩咐他如此。遠在「八一三」事變以前，有一晚，在南，烏衣巷×號，劉老師親自扶乩，恭請劉伯溫降壇。當時各弟子如陸一仙，楊慕暉，丁志鶴，卜懷德，余大業等以及自己，都叩詢過自己的前途（註一）。乩筆不是批示「余生豈可蜷伏在此？宜遠行，鵬程無限」的麼？劉老師還爲他占了一卦，定「遠行」也者是西南方。芷江豈非在西南？至少遠在上海的西南。或許在那兒有新的發展……想到此，有些飄然。

走是決定的了，但是如何捨得下這位太太？江文通云：「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又云：「君居淄右，妾家河陽；同瓊珮之晨照，共金爐之夕香。君結綬兮千里，惜瑤草之徒芳；慚幽閨之琴瑟，晦高臺之流黃。」真所謂：「有別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了！依他們的熱情，分離片刻都感得惆悵，何況現今要久別？亂世流離，變化莫測，這一出去，何日歸來？何日方「能」歸來？雖云生離，可成死別！淑賢本想跟丈夫走，事實上却不可能；道路險阻，自己又懷了身；而且，她一走，把三個小孩交給誰？在太平時代，不妨寄他們於親戚家裏；際此亂世，各人自顧不暇，誰肯扶育他人的骨肉？所以她的不能走正如他的不得不走一樣地決定。

她淒淒涼涼收拾些酒饌爲丈夫餞行。室內的電燈照在兩人面上，越顯得蒼白，而窗外的電虹燈鮮明有似火焰。碟子放在桌上都是滿滿的，兩人苦笑着，互相讓；然而誰都嚙不下，舉箸嘗一嘗，又停止了。兩人都覺得有千言萬語要說，却又講不出什麼來。淑賢頻頻轉過臉去，左手按在桌沿上，右手偷偷拭淚。孤雁不去點穿她，只用自己的手輕輕拍她的左手背，表示撫慰之意。靜默了好久，她忽然強笑着說：

——我有樣東西送你，但你先得答應我不取笑我！

——愛，我那裏捨得取笑妳？

她突然起立，奔向臥房去。她推開房門，一望，又站住了，回首朝孤雁招招手，道：

——來看，怪有趣！

孤雁趕前一張，原來他們的三個孩子都熟睡了；大寶抱住了二寶，同睡在一張小床上；最小的一個睡在搖籃裏，奶媽坐在籃旁打針線。淑賢把丈夫一推，說：

——去罷，回到原座去！讓我把禮物給你。

——好！好！好！

孤雁笑着，返歸原座。不久她持着一包東西，神祕地走到桌邊，拿小包向丈夫一揚，

說：

——猜猜看，什麼東西？

——這樣那裏猜得着！至少要讓我摸一摸。

——只許摸一摸，哪，這隻角。

包裹是一方紅綢，裹着一片硬而且冷的東西；因為她只准摸一隻角，所以不知道那片硬東西是什麼形式的。猜了半天，孤雁只得自認失敗了。

——愛，饒饒我罷，我沒法猜對！

——給你看，給你看，小寶寶，莫要慌！

她慢慢展開包裹，竄關節似地。原來裏面是一片銀製的馬蹄鐵！孤雁取出細看，上面還雕着一句西文：

Je porte bonheur a celui qui m'emporte.

他完全明白了：法國人迷信馬蹄鐵能降福於人，他的太太恐怕他途中逢到什麼危險，所以送他一片銀製馬蹄鐵。正如小孩洗三時親戚贈送金製八卦圖那樣。雖則有些稚氣，而盛意自可感；他不由得擁抱她長地熱烈地接吻。她在他懷中嗚咽地說：

——祝你一路平安！希望你早點回來！

x

x

x

那時，杭州雖已失陷，浙贛鐵路依舊通車。可是，孤雁不敢跑到杭州去上車，——而且車子早已通不到杭州了，——也不敢上諸暨，——因為諸暨離杭甚近，當時很緊張

只得迂迴至金華；金華已變爲臨時省會。余孤雁跨上西下的火車，從新塘逃出了浙江省，由下鎮進江西省；下鎮是個小小地方，不遠便是玉山，自玉山達萍鄉的峽山，浙贛鐵路橫穿江西全省而過；出了江西，即是湖南省境，第一個小站是老關，大站是醴陵，到株州，株州是浙贛鐵路與粵漢鐵路的交叉點，孤雁由株州改乘粵漢車達長沙；計劃中的湘黔鐵路以株州爲起點，經過芷江，而迄於貴陽；可惜這條路尙未造成，孤雁只得到了長沙，另想別法前進。

余孤雁出了火車站，急欲找個旅館；數千里路的旅行，雖則沒有達到什麼困難或危險，已使他感到倦乏，他打算在長沙休息幾天。他一路問詢，一路找尋，不巧得很，所有的旅館都告客滿！他徒然走遍了兩陽街，八角亭，紅牌樓一帶熱鬧所在；——他聯想到南京失陷以前的太平路，中華路，找了好久，終究在天心閣附近找到了一個小客棧，走進了一間又小又暗的房間。茶房給他倒洗臉水，又送來一張旅客調查表，請孤雁填寫。孤雁正在洗臉，便吩咐茶房：

——我告訴你，你代我一填。我姓余，名字叫做「孤雁」，三十六歲，浙江紹興人，從浙江來，要到芷江去。我是學校裏的教員，趕到芷江去開課。你聽清了沒有？有沒有填好？

——填好了，先生。

——給我看看。

余孤雁一看，不禁微微笑着；旁的幾項填得還對，只是「余孤雁」誤作「俞瓜爺」！他想：「算了罷！反正只擔擱三兩天，不必改正了！」

——就這樣好了！他說。

茶房見他微笑，以為自己填得對，沒有寫別字，就興沖沖退出房間，嘴角掛了一縷笑容。余孤雁在房中用了些點心，休息一回，再出外去閒行。

他的客棧既在天心閣附近，他自然先上天心閣去玩。這個閣，介乎瀏陽門（東門）與黃道門（南門）之間。當年是全城最高的建築物。洪楊之時，馮雲山率兵來攻長沙；長沙城內一些準備都沒有，連他們的「降臨」也不知道。馮雲山望見天心閣，以為是城樓，下面必有城門；催兵向天心閣進攻。誰知一到閣下，城牆高聳，無門可入；等到賊軍包抄，城中已有警備，城牆上架礮，把馮雲山一礮打死了。

余孤雁下得天心閣，步行到瀏陽門。瀏陽門本身無可記述，不過因為瀏陽門外是槍斃人犯的所在，所以「充軍充到瀏陽門」是長沙人的一句惡毒咒語。天時已晚，孤雁在小館子裏吃了夜飯，回客棧休息。這一天，從他找客棧時起直到此刻為止，他走了不少路；他所獲得的一般印象便是長沙街道異常整齊，全用麻石版鋪，——麻石版即是最佳的花崗石，最闊處近乎兩丈。他探聽得這些石版是從丁字灣運來的。

燈光下，他寫了封長信給夫人。

第二天上午，他遊了屈子祠，據說是詩人屈原的住所；遊了賈傅祠（賈誼）與定王台（漢長沙定王）。出北門，他瞻仰了開佛寺；——該寺爲五代馬殷的故居，現今改成公園。馬殷是五代十國中的楚王，建都於長沙。

同日下午，他渡過湘水，到水鷺洲去遊覽。水鷺洲古稱橘洲，杜工部詩云：「喬口橘洲風浪惡，」即指此地。向北，水鷺洲連接牛頭洲，牛頭洲比較小些。兩洲多柳，風景麗都，只可惜外人競築別墅於此，中國百姓望之興嘆！

孤雁再渡湘水，到了西對岸。著名的岳麓山就在那兒。他從自卑亭沿了登山馬路上山。山不甚高，然而東望水鷺洲的柳浪，南眺滔滔而流的靳水，加以秋尾冬首數千枝楓樹一片紅錦似的火赤，駐足青楓峽畔，頗有出塵之慨，更覺長沙市區煙霧窒人！岳麓書院今爲湖南大學——當年朱文公嘗當該書院山長時，曾手題「忠孝廉節」四大字，現存湖南大學大廳上。院後有愛晚亭。宋張南軒繼續朱文公爲岳麓書院山長時，登青楓峽觀紅葉，憶唐人詩：

停車坐愛楓林晚，

霜葉紅如二月花。

乃築此亭，初名「紅葉」，改稱「愛晚」。岳麓山上勝蹟不少，例如唐代北海李邕寫

的麓山寺碑，今日至少還有一半清楚。黃興蔡鍔的國葬墓也在於此。余孤雁是藝術家，情感特別豐富，特別銳敏，身處畫圖中，撫今弔昔，徘徊不忍去！直到炊煙四起，纔緩緩下山，渡河而返。

那天孤雁遊玩了許多地方，有些倦，便提早睡了。約莫半夜時光，孤雁正在夢中與夫人握手言歡，忽被打門聲所驚醒，側耳細聽，確然有人在敲自己的房門。

——是誰？他問。

——是我！有人回答，像是客棧主人。

——幹嗎？半夜三更！

——務須請您開開門，有緊要事告訴您！

孤雁不知是什麼緊要事，只得跳下牀來開門。門牝剛旋轉，即有兩人撲入，手持手槍對準了孤雁胸部，喝道：

——舉手！

孤雁直覺地服從了，高舉兩臂，不敢稍動。他想這次真糟糕：自己不死於敵人炸彈之下，却到後方來逢着強盜！然而乘着客棧主人的電筒光帶看去，又不像是強盜。店主開了電燈，原來進來的是四個憲兵。

孤雁好似當頭受了霹靂，又如泥菩薩掉入湯鑊裏。

——搜他身上！憲兵之一命令着。

兩個未執手槍的憲兵上來搜查余孤雁全身，但是兩支手槍未離孤雁胸口半寸！搜過了，纔放下手槍，押孤雁到桌旁坐下，另一憲兵取了蓋在床上的大褥子給孤雁穿了，開始詢問：

——你姓什麼？叫什麼？

——姓「余」，名「孤雁」。

——那裏人？多大年紀？從那裏來？到那裏去？

——我是浙江紹興人，今年三十六歲，從浙江金華坐了浙贛鐵路火車到此，要到本省芷江去。

——到芷江去幹嗎？

——我是唯美藝術專門學校的教授。這次學校遷到芷江，我特地趕去授課。

——你的姓名是如何寫法的？

——憲兵遞過一支自來水筆，一方白紙。孤雁正楷寫了「余孤雁」三字。

——你有幾個姓名？

——姓只有一個。名字有小名，有學名，有號，「孤雁」是我的筆名，但是現今只用這

個名字。

憲兵隊長（恐怕是隊長之流罷？）把孤雁所寫的字望了一眼，面孔一沉，將桌子一拍，厲聲道：

——哼！你莫想在老子手裏鬼混！什麼「現今只用這個名字」，什麼「姓只有一個」，一片鬼話！爲何你在旅客調查表上填了「俞瓜爺」？「瓜爺」像不像人名？快快從實招來！

——這……這……這是茶房代寫的！

——身爲堂堂教授，難道自己不會寫？

——這……這……這……我洗臉……叫他……代代代寫的。

——我且不管是誰寫的，既然寫錯了，爲何不改正？

——一方面因爲貪懶，一方面因爲錯得有趣！

——有趣有趣，犯了漢奸嫌疑！

——漢奸？我！余孤雁直跳起來。

——我沒有斷定你是漢奸，不過你有此嫌疑而已！你能否證明你真是「余孤雁」？

——能夠！能夠！

烏雲裏透出一縷陽光。

孤雁取出皮包，從包內掏出學校聘書，學校所給護照，校長所打電報，一一遞給憲兵

隊長。憲兵隊長驗了似乎很滿意，孤雁也放了心。但是護照各色各種，詳情不同；有的僅填姓名籍貫等等不必貼照片，有的需貼半身照片。而余孤雁這張護照上相片欄內是空的。

——照片呢？隊長指着空白處問。

孤雁從青天裏再度跌入萬丈深淵。

孤雁極力解釋因為電報催得緊，來不及攝影，所以沒有貼。但是隊長不再聽他的話，命令他手下把孤雁解送團部，又吩咐憲兵之一押送孤雁的行李。

直至此刻，余孤雁始終不過是嫌疑犯，所以沒有被關入大牢裏，只在臨時拘留室內住了一宵。

天稍稍發白，即提孤雁出去審問。這次的審問比昨夜的詢問要嚴重得多；坐堂的是另外一位長官，昨夜的隊長退居陪審地位，此外還有一位陪審長官。案前堆置刑具，案旁兩邊許多軍士站着班。這次被審問的犯人與嫌疑犯一總四個，余孤雁輪到第三個。第一個是空襲來時乘機搶劫的強盜，依照非常時期的軍法是要槍斃的。那個強盜倒也直爽，有問必答，把所有關於他的罪名都承認了，於是判決死刑。第二個是漢奸，他在公共井中下毒藥，又於敵機來時放信號；在他身上搜着日本銅元七個，番號或符咒一方。鏡子一面，眼鏡一副。眼鏡與鏡子是通訊工具；敵機來時，他戴了眼鏡，把鏡子取出托在手中，鏡面朝上，他目視鏡子；不知如何，在飛機裏的敵人，就可瞭見閃爍生光的一點，便把飛機低

飛、繞了漢奸頭上兜三個圈子，意思說：「我知道了」！漢奸乘飛機旋轉時，奔出轟炸圈外，他剛避開飛機，飛機立即下「蛋」。這種玩意兒，誰都知道，偏偏當了漢奸的人不肯承認，於是不得不請助於夾棍。夾棍一收緊，漢奸一聲長嘯，昏了過去。余孤雁活了三十六歲，從來不知道人類的叫喊會變到如此之慘！譬如說：你手執木棍，逢到一隻狗，你乘牠不備，向牠背脊猛烈敲一下，牠的哀嗥也沒有那麼慘。又如年尾宰豕過年，當屠夫第一刀割下去時，那隻豬的悲鳴倒有些像此刻漢奸的哀號。余孤雁聽了根根汗毛筆直地豎起來！他自己是漢奸嫌疑犯，他與夾棍有沒有緣呢？如果他承認是漢奸，——他不是漢奸，萬萬不能承認！——那麼，巍巍乎在上者要不要將他屈打成招呢？他正在憂慮，那個昏迷過去的漢奸已用冷水噴醒，被拖出去。

——提余孤雁！

——提余孤雁嘍！提余孤雁嘍！

他混身震顫。

低了頭跟着走。

照例詢問姓名籍貫等等這一套，接着把昨夜隊長所問過的重新問一遍。余孤雁一一答他，很當心，不使前後口供有異同。

——余孤雁，我問你，你平常還穿西裝穿中裝？

——穿西裝。

——那麼，昨夜在你床上搜到的棉大褂子是誰的？

——是我的，當作睡衣穿。

——好！你西裝口袋裏藏些什麼？

余孤雁略爲思索一下，回答道：

——一支自來水鋼筆，一隻金錶，一塊手帕，一隻皮夾（內有兩百元現鈔，以及名片等等），一匣火柴，一包香煙。

——還有！

——還有？

——還有當漢奸的符號！

——長官，我是學校教授，不是漢奸！

——你不是漢奸，這是什麼？

審判官用兩個指頭拈了銀製馬蹄鐵向孤雁一揚：孤雁一呆，好似被截路的打了一下悶棍。

——這……這……這……

——這……這……這，審判長學他心慌口吃，繼而說：這是漢奸符號，而且是銀製

的，表明你不是一個普通漢奸！

被人誣作漢奸已是不幸，何況被人當作「不是一個普通漢奸」！余孤雁不由得抖起來。

——說呀！光是抖有什麼用呢？你只要證明你不是漢奸，我們決不爲難你。反過來講，如果你不能確切證明，那麼，對不起，國有國法，決不容漢奸在中華民國疆土內生存的！

余孤雁勉強鎮定下來，集中剩餘的勇氣，將馬蹄鐵的來由與意義解釋給他們聽。他們聽了，半信半疑。審判長又拈起馬蹄鐵，用手指着，問道：

——這行西文呢？

——這是法文，（孤雁把原句讀了一遍，）意義是：「誰攜帶我，我便降福於他」！

——現今果真降福於你了！

余孤雁面孔一紅。

審判長朝了憲兵隊長道：

——請你帶了馬蹄鐵請教我們的鄰居陸扶九陸先生，他懂得法文，能夠告訴我們正確的意義。

——是！團長！隊長行過禮，走出廳堂。過了十分鐘，宛如過了十世紀。

隊長終究回來了，當堂立正行禮，道：

——報告團長，陸先生說余某的解釋大致不差；而且附帶證明：法國人對於馬蹄鐵的確有這樣的迷信。陸先生叫我帶來一張繪有銀色馬蹄鐵的賀年片，以資證實，完畢。

他早上賀年片與馬蹄鐵，然後歸座。

這時審判長的面色和善了許多，他說：

——馬蹄鐵暫且不提，你既然叫做「余孤雁」，為何填作「俞瓜爺」？

——我已稟告長官：這是店役黃小二代填的。

——提黃小二上來！

黃小二見了官祇是叩頭，叩個不完。

——黃小二，你有沒有代替余姓客人填過這張調查表！

——大老爺，小小的沒有填過，小的不會寫字。

——嗯！

——審判長板起面孔向余孤雁一望，余孤雁頓時觸了電。幸而那位隊長出來挽回：

——黃小二，你不用畏怕，你祇須老實說，有沒有代填？代填了也沒有什麼，你並未

犯法。快說！

——大老爺，小小的填過的。

——好個混帳東西！審判長把桌子一拍，一忽兒不會寫字，一忽兒代填！你究竟有沒

有代填？再不說實話，左右，

——有！

——準備打嘴！

——是！

黃小二嚇昏了，戰戰兢兢地招承：

——不要打大老爺……

——你講什麼？狗頭！

——呀！我急昏了，我要說：大老爺，不要打！我確確實實代填過的，我若說半句謊

話，我便是烏龜亡八蛋！

——那就是了，審判長微笑着說，帶下去！

——審判長轉過臉來，向孤雁道：

——余先生，你的案情明白了。不過因為護照上該貼照相而沒有貼，我們還得打個電

報去問問貴校，有屈你在敝團再等待一兩天！張隊長！

——有！

——勞你的駕，請你領余先生到洪副官房裏去住，把余先生的東西都還給他。

——是！

——至於這塊馬蹄鐵，放在身邊恐怕再闖禍，我想轉請張隊長代你折了鑊捐做前方軍士的棉背心，你贊同不贊同？

——遵命！遵命！

——將來張隊長自會把收據交給你的。

——多謝團長！多謝團長！

余孤雁跟了張隊長退出堂來，頓時覺得肩頭卸下千斤巨石，又把腦袋用力搖搖，似乎裝得很穩固！

（註一）關於劉半仙的怪劇，請觀莊嚴的魔子。

沙拜羅，廿七年十月廿五日。

重讀「吶喊」與「徬徨」

——魯迅先生逝世二週年祭——

曾驚秋蕭臨天下， 敢遣春溫上筆端。

塵海蒼茫沈百感， 金風蕭瑟走千官。

老大歸澤菰蒲盡， 夢際空雲齒髮寒。

竦聽荒雞偏闕寂， 起看星斗正闌干。

這是一顆多麼淒涼寂寞的心！然而懷有這顆心的人，却是一位「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的「真」猛士，他「出現於人間，他屹立着，洞見一切已改和現有的廢墟和荒墳，記得一切深廣和久遠的苦痛，正視一切重疊淤積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將生和未生。」以前，法國浪漫大詩人 Alfred de Vigny 在他的名作狼之死一詩中，描寫一頭中槍的狼，直到死，祇靜默地舐自己的創傷；不發半聲哀嗥；詩人假託狼在臨終時說：

呻吟，哭泣，祈禱，同樣地是懦弱。

在命運指示給你的路程裏努力盡你既長且重的職責。

然後和我一樣，緘默忍痛而死。

「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懂得「呻吟哭泣祈禱同樣地是懦弱」，於命運指定的路程裏，準備衝鋒殺敵直至力盡不屈而死；這纔是男子漢大丈夫的行徑。這纔是魯迅先生的行徑！

無奈月有盈虛，人有生死，我們這位「荷戟獨徬徨」的猛士，在他尚未發揮他的整個威力之前，竟被陰險狠毒勝似蛇蠍的肺癆所攔住，所襲擊，而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這一天，遂成爲我國當代思想史文學史上極暗淡的日子！

今日我們在狂風暴雨之中，追憶這顆隕落快近兩年的巨星，目前的黑暗更襯出巨星的燦爛，因而加重了我們心頭的壓逼！我們姑且以莫大的崇敬，但也以絕對的公平，來重讀這兩部代表作：吶喊與徬徨。

吶喊包含十四篇小說，就是：狂人日記，孔乙己，藥，明天，一件小事，頭髮的故事，風波，故鄉，阿Q正傳，端午節，白光，兔和貓，鴨的喜劇，社戲。寫作日期自一九一八年四月至一九二二年十月，內中：一九一八年一篇，一九一九年兩篇，一九二〇年三篇，一九二一年兩篇，一九二二年五篇。作者年齡自三十八歲至四十二歲。集中阿Q正傳這一篇提出不談，爲了在重慶的上海業餘劇人協會，從十九日起，要假座國泰大戲院公演編成劇本的阿Q正傳，而且星期青光還得出個特刊的緣故。

大家知道「吶喊」這個名字，可萬萬不能把它與「搖旗」連在一起，也不是口號一類的東西。它的真意義乃是：作者目覩有許多人被囚在一間鐵屋裏，行將悶死，於是大聲疾呼，想驚起幾個較為清醒的人們，從而生出破壞這間鐵屋的希望。這間鐵屋，便是中國的社會。

這個篤子裏，除了阿Q正傳不算，我們最愛讀的是孔乙己，藥，風波，故鄉，兔和貓與鴨的喜劇。如果叫我再挑選一次，我就選中了孔乙己與風波。誠然，在魯迅的思想史上，在魯迅的文學生活史上，這篇狂人日記應當大書特書的：一方面，它是魯迅文學生活的光榮起端；另一方面，它坦白地表示作者對於中國社會的厭惡：這是個人吃人的社會。然而這篇東西，論思想，太嫌消極；論技巧，太嫌枯槁，——那篇阿Q正傳也犯了有骨無肉的毛病。而孔乙己一篇，便有骨有肉了：作者假借了魯鎮咸亨酒店內一位小夥計的口，描寫一個弱者（孔乙己）的掙扎與死亡，以及旁人的冷酷；全篇不用什麼悲哀字眼，而靈感銳敏的讀者無時無刻不覺得置身於悲哀的氣氛中。倘使在一個比較善良的社會裏，孔乙己讀書明理，而且寫得一手好字，不至於墮落為賊，不至於窮困而死，像秋深了死去一隻蒼蠅那樣。不錯，孔乙己是個弱者；然而這個殘酷無情欺善怕惡的社會算得算不得勇呢？

風波的主題與頭髮的故事的主題相同：都是辨子作怪。然而頭髮的故事並未正式敘述描寫一樁故事，只不過是N先生的一場牢騷而已；風波便不然，有人物，有個性，有地

點，有空氣，有動作，有起伏，雖則這場風波微小到像芥末那樣，然而情節緊張時讀者性急欲知結果何如，這種吸引力便爲頭髮的故事所無！所以這兩篇的文學價值自有高下之分。

藥描寫父母之愛子女以及村人之愚：華老栓的兒子小栓生了肺病，華老栓不知從那裏打聽來人血可以治癆的，便花了銀錢向劊子手康大叔買了人血饅頭，將饅頭焙成灰，使小栓吃了，而……小栓還逃不出死關！吃人血饅頭治病而病不治，已是一齣悲劇；然而悲劇中還有悲劇，就是那次被斬的是夏四奶奶的兒子，所犯的罪是「造反」（革命或思想前進），而秘密告發他的即是他的伯父夏三爺；這其間一定不僅僅是犯法與不犯法的問題，必有其它的骨肉相殘如欺侮寡婦孤兒佔遺產之類的慘劇在裏面，作者暗示我們而未明言。藥的第四段描寫兩位母親上墳，偏偏這個吃人血饅頭者的墳與被饅頭藥血者的墳相比爲鄰。最初兩位母親相見了有些不自然；然而她們哀痛的緣故是相同的，這個相同的哀痛使她們接近了。天哪，爲何生存時要吃我的血我吃你的血，直到了死亡纔能接近呢？此外明天這篇小說專寫母性愛，也寫得很好，很沉痛。

故鄉是一篇極傷感的文章。作者離鄉二千餘里，闊別二十餘年，終於冒了嚴寒，回到故鄉去。他在故鄉達到了二十餘年前的童友閻土，閻土已非常年頭帶銀圈手捏鋼叉向偷瓜的盜進攻的小勇士了，生活却使他變爲面色焦黃兩眼紅腫而開口即稱舊日的遊侶爲「老

「爺」！他又蓬着楊二嫂；昔年的豆腐西施，今日則凸顯骨薄嘴脣張着兩脚正像一個畫圖饅頭裏細腳伶仃的圓規了！唉！可戀的故鄉，可弔的是故鄉的人！我們讀過了這篇小說，閉眼一想，恐怕大家心頭都有那麼兩三個或以上的問上與楊二嫂罷！

兔和貓，鴨的喜劇與社戲都是小說化的散文，而不是真真的小說。社戲下半節追述童年看社戲以及偷羅漢豆吃，寫得很生動，是好文章；不過，社戲的上半節寫得太散漫，太平凡了。鴨的喜劇中敘述愛羅先珂先生在北平時，買蝌蚪，養小鴨，終至小鴨吞光蝌蚪，而愛羅先珂自己也因為想念「俄羅斯母親」而回到赤塔去的故事。全篇頗含詩意，却不及兔和貓來得生動。三太太買了一對小小兔子，兔子長成了，自己產生了小小兔子，內中兩隻被什麼東西吃掉了，那隻常在牆頭的大黑貓便成了嫌疑犯，因而我們這位作者想到了藏在書箱裏的一瓶青酸鉀。全文動躍得厲害；人物方面，有三太太，三太太的孩子們，三太太的鄰居，以及我們這位要毒死嫌疑犯的作者；動物方面，有小白兔，小狗S，烏鴉，喜鵲，大黑貓；人有人的個性，物有物的個性，都寫得活龍活現。而且，如果我們在情節方面作進一步的考察，便可發現這篇小說實在包含有雜型的喜劇與悲劇在裏面。

吶喊集中比較差一些的幾篇是一件小事，端午節與白光。

彷徨集收十一篇小說：祝福，在酒樓上，幸福的家庭，肥兒，長明燈，示衆，高老夫子，孤獨者，傷逝，弟兄，離婚；內中四篇是一九二四年寫的；七篇一九二五年寫的；作

者年齡自四十四歲至四十五歲。

就一般論，徬徨比吶喊有進步；意義深刻化，技巧純熟化；而徬徨中一種從容的態度與厚重的氣息都爲吶喊所無。就集子的名稱上論，「吶喊」未已，邊爾「徬徨」，似乎是退步，或許也是魯迅先生的「苦悶的象徵」罷？這個集子裏面，我最愛祝福。在酒樓上，肥鬼，高老太子，孤獨者與傷逝；離婚，示衆，弟兄猶可；長明燈，幸福的家庭比較差些，幸福的家庭是雜亂，粗糙，膚淺，魯迅先生自註：「擬許欽文」，魯迅是魯迅，許欽文是許欽文，爲何魯迅去摹倣許欽文？我們不得不表示遺憾！

魯鎮過年時有一種隆重大典叫做「祝福」，陳列了優美的酒菜去迎接福神。我們的作者有一年回魯鎮過年，寄居在魯四老爺府上，魯四爺是他的族叔。他自然參加祝福儀節，因而逢到女僕祥林嫂，由此追述祥林嫂的生平：（一）祥林嫂於丈夫死後，逃出夫家，來魯府幫傭；（二）她的兇狠的婆婆追蹤而來，捉她回去，逼她重嫁；（三）第二個丈夫患疾死了，她的兒子阿毛被狼拖去吃掉，她第二次做寡婦；（四）重至魯府幫傭，而因爲悲悼兒子過度成了半瘋，工作當然大不如前了；（五）大概因爲工作不佳，被魯府驅逐，流爲乞丐，困頓而死。這是一幕世人不以爲是慘劇的慘劇，祥林嫂是一位被犧牲者，而惡毒的社會於她吊入井中之後還携石擲她，直至她死而後已！

在酒樓上是一篇絕好的小說：有意義，有文藻。可是，我們的魯迅先生爲何悲觀頹唐

一至於此呢？作者在一石居酒樓上達到了十年未見的老朋友老同事呂緯甫。在兩人談天中，呂緯甫閒閒說來，說他此番何以來S城，插入一段送絨花給順姑而順姑已死的旁事，終於說到自己每月薪金二十元的教職，却不十分多談。就在這惆悵氣氛中，主人會了鈔，下得樓來，道別而散。整篇是銀灰色的，突然來那麼一兩處鮮艷的插筆，例如第三十五頁：「……但現在從慣於北方的眼睛看來，却很值得驚異了：幾株老梅竟鬥雪開着滿樹的繁花，彷彿毫不以深冬爲意；倒塌的亭子邊還有一株山茶樹，從暗綠的密葉裏顯出十幾朵紅花來，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憤怒而且傲慢，如蔑視遊人的甘心於遠行。」——又如第四十頁，呂緯甫正談起南來遷葬愛弟，忽然吸乾了一杯酒，望着窗外，說：「這在那邊那裏能如此呢？積雪裏會有花，雪地下會不凍。就在前天，……」寥寥數字，不但打破了長篇敘述的沉悶，而且搖曳生姿，真是神來之筆！

肥皂是一篇挖苦偽道學的妙文。在頭髮的故事裏，N先生說：「我們的很古的古人，對於頭髮似乎也還看輕。據刑法看來，最要緊的自然是一腦袋，所以大辟是上刑；次要便是生殖器了，所以宮刑和幽閉也是一件嚇人的罰……」然而依道學家看起來，生殖器爲上，腦袋爲下，——上下云云，抽象而言，幸勿誤會！整個道學以此兩物爲基礎；三分之二是生殖器道學，三分之一是叩首道學。肥皂中的四銘想做性道學叛徒而不敢，看見了一個略有姿色的少年女丐，偷偷摸摸，出了二角四分代價，買了一塊香皂，要送給女丐，使她

「咯支咯支偏身洗一洗」，却又不敢，終於改送給自己的太太，不巧又露了馬脚，弄得太太酸性勃發……真正妙到欲毫顛！

高老夫子的大名是高爾礎，他原名高幹亮，而所以易名爾礎者，因為：「驟（按：此字並非筆誤，其妙即在此）慕俄國文豪高君爾基之為人，因改字爾礎，以示景仰之意」。這並非魯迅故意挖苦人，類乎「高君爾基」的笑話方層出而未窮；例如有一位「專家」（？）要介紹英國文學，逢到了一個 Job，看上去有些生，不知是人？是鬼？是地方？搗蛋的 E 字又是大寫。管它！大概是一個人，叫做愛畫琪……高君爾礎接受了賢良女校的聘約，去教歷史。但是第一課便給半屋子的蓬蓬鬆鬆的頭髮和許多小巧的等邊三角形嚇昏了，上不足鐘點便退堂。於是老羞成怒，抄襲了「葡萄太酸，只配流氓吃」的作風，大嘆其「學校確也要鬧壞風氣，不如停閉的好，尤其是女學堂」，而準備辭職了。

孤獨着是極深刻，極有哲理的小說。魏連受這個人有些古怪，大概是心理反常。他在世上，除了一位老祖母，——他的祖父的繼室，——別無親戚，即使有，也等於無。他看穿了世情，不願人與人之間發生任何關係，親手培養成自己的寂寞，而自己變為一個孤獨者，也就是憤世人。然而嚴冰之下潛有熱的急流，至少在愛小孩和居然會與我們的作家訂交這兩點可以看出來。然而，他的心活着，他的肉體便得窮困而死；如果他的肉體活着，他的心便得抑鬱而死。有一天，他突然判斷自己靈魂的死，跑上了肉體享受這條路：他當

了杜師長的顧問，於是有了「新的賓客，新的餽贈，新的頌揚，新的鑽營，新的磕頭和打拱，新的打牌和猜拳」，於是引起了「新的冷眼和惡心，新的失眠和吐血」：一切都是新，祇有寂寞是舊的！舊的寂寞加上了新的失眠和吐血，他安得不死？他孤零零死去，——雖則身邊環繞了都想來分好處的親戚朋友，——正和他孤零零活著一樣。這篇小說裏還套着一個孤獨者，那就是他的老祖母；她的處境或許比他更慘。

傷逝有些像作者自傳。那麼懇切，那麼沉痛；可是我個人與魯迅先生並無密切的往還，他的生平我不甚了了，不敢下斷語，我把這篇小說讀了數遍，迴氣盪腸，感得無上苦痛！原來愛情也就是這樣脆弱的東西！而自稱多情的男子又是這樣懦弱與自私！子君爲了涓生，拋棄了家庭，準備犧牲，把身心獻給涓生；但她所獲到的是什麼呢？短時期的快樂，跟着便是涓生的失業，涓生對她的漠視與厭惡，涓生希望她死亡，——可不敢說出來，這個卑污的狗頭！——而「你」指她，要我老實說；是的，人是不該虛偽的。我老實說罷；因爲，我已經不愛你了！但這於你倒好得多，因爲你更可以毫無掛念地做事」當作他們羅曼斯的結局。這無異乎對她說：「現在我自願不眠，用不着妳了，請妳滾開罷！」子君原是爲涓生而生的，這麼一來，她不得不走，不得不自殺。她去世了，她的劊子手還在那兒貓哭老蟲地哀悼她呢！

魯迅先生在某處說：「在我生活裏，沒有愛，也沒有詩。」我總疑心他所說的是反話。

單就這兩部創作小說集論，沒有一篇不充滿了熱情；而傷逝這一篇，如果作者自身不曾嘗過愛情的甘苦，決計寫不出來的。若云詩，以及詩意，那篇兔和貓，那篇鴨的喜劇，不是絕美的散文詩麼！

沙坪壩，五月至十一月十四日。

十九 刀

陽曆十一月中旬已是冬季，天是這樣的暗淡，滾滾的長江挾了黃色的浪朝晝夜不停地向東流去，真要淘盡了千古英雄！回首東顧，錦繡似的江南早已沒入雲霧之中；引領西望，西陵巫山瞿塘三峽尚在數百里外。章烈倚着木船船沿，手托了下頷，悵然幽思。他到了家，想到了父母，想到了兒子，想到了妻子，想到了種種不幸的自己，天愈是暗淡，雲愈是低而且厚，江水愈是黃汗可憎，流動的空氣化爲一片大而無比的餅，他廁身雲天江水間，悶得幾乎窒息。

若說國家大勢，戰爭近况，自從他離開了漢口，便無從知道，身在世界中，却像與世界隔了一條鴻溝。他原可不離開他的家鄉無錫，原可不離開他的家庭，原可留在家裏侍奉他的父母，扶育他的嬰兒——一場春夢的碩果。無奈他的父親命令他西上，說：「烈兒，你聽我的話，你能罷！我知道你拋不了家，我也何嘗願意你遠行？不過我們冷了頭腦一想，便覺得聚居一處的不妥：萬一無錫失陷，萬一敵機來轟炸，豈不要同歸於盡？你服務××院，現今××院已西遷，爲公爲私，你都應當跟着前去，你走後，我即刻想法把你的妹妹送到上海姑母家裏去，她可以帶了孫兒走。至於我們老夫夫妻，都是六十以上的人，留守此地，不關緊要；如果真正危險，我們可以到靈浪山去躲一躲。所以，你還是走的

好！」他不得走走。

他先到南京，接到上司命令，保管一部分的文件，率領了二十多個科員和三個衛兵，雖則不能說舒服，却也平安到了漢口：一到漢口，方知還要西上。民生公司的船隻隻隻裝滿了客，幾乎連毛廁都要出賣地位了，而候補已登記者又如此之多；章烈不能作乘民生公司的船的打算了。其餘的外國公司，如怡和太古聚福等等，拚命抬高票價，大發其國難財；即使章烈一人可走，他也不能拋下其他低級同事；而且他自己根本不願坐外國船，「爲何如此怕死，要倚靠外人呢？」他總如此想。他再三設法，僱到一隻木船，把它拖在一隻差輪之後，一路行來，平安無事。不料船到沙市，那隻差輪不肯再拖；理由是：越上水，越是水急；輪船馬力小，祇夠自己駛，不能拖帶船隻了。理由固然很充足，但先決問題還在乎馬力！那隻輪船有多少馬力？這許多馬力除了自己行駛外不能再拖一隻船？章烈不是內行，不是專家，無從調查起，只得眼睜睜看它開走！偏偏木船船戶又刁難起來，他們不肯走，當初僱定的時光並未說明要他們搖，所以人帶得很少；現今若要單獨行駛，搖橈少人，拉牽少伏。其實機器是死的，人是活的；輪船上的發動機沒法臨時換，拉牽搖橈的人可以臨時僱的。船戶如此說，故意爲難，無非想抬高船價而已。那班科員正合着無錫諺語所說的「無（難）如：姆（婦）脚蟹斗斗（斗讀如：徒），蟹而無脚，僅會斗，豈能橫行？大家慌了，請問「章科長」有何辦法？

章科長並無辦法，却只得說：「讓我再想想看！」他想：最妙是找到一隻比較大的輪船，花些錢，請它拖一拖，可以快些入川；如果找不到，祇得加些僱傭，叫木船戶添幾個幫手，走了一段算一段。然而坐在船中是無辦法可想的，章烈只得拋棄了夢想，暫且不管自己的身世，走上岸來。

沙市是一個小地方，位置在長江北岸，西面是江陵（荊州），東面是觀音寺，南面是長江。隔江，是太平口。它幾乎是長方形：從西北到東南約莫有三公里長，最闊處不滿一公里。當初原是一片沙漠，宋朝鄭獬爲它築了一道長隄，漸在隄設市。到了近代，它當了水陸之衝，又是川鹽轉運的中樞，所以逐步興旺。而有「小漢口」之稱。甲午後，根據馬關條約，於廢清光緒二十二年（公曆一八九六年），闢爲商埠。

章烈上得岸來，信步走到中山路，——這是沙市最長的街。他向西北走，走到盡端，逢着沙市紗廠；返身歸來，走過無綫電台，又從縱路步行至公園，在那裏遊玩了好久；看看太陽尚高，再出公園，重至中山路，向東南走，經海關，直至招商局，這是沙市東南的盡端。他一面走，一面打聽，知道江陵只離此地二十多里路，——一說十八里，——不妨上那兒走走，或許有機會可以解決船的問題。當天已來不及去了，便下船過夜。

明天早上，章烈吃過粥，準備動身。有個同事，叫做黃自強，是章烈的好友，決定陪章烈到荊州去。其他的同事齊勸章烈帶了三個衛兵去，——這三個是××院衛隊的僅存

者，其他或死或散，難能追究。章說不必，大家再三勸，方始答應帶一個去，俾得提携東西等等。章烈帶了攝影機，又爲了謹慎起見，把四百元的公款也放在身邊。黃白強也有一隻小型照相機，此刻裝上了新的底片。衛兵帶了手鎗與子彈。三人上了岸，卽有馬伕來兜生意。他們僱了三匹馬，講定了來回價錢，跨上馬向江陵前進。

那時相當地早，他們既然沒有什麼急務，便不趕馬快跑，任牠們小步地走。聯絡沙市江陵間的是一條極荒涼的泥土馬路，一望二十里，不見人家，兩旁都是蘆葦與水溝，霜降之後，蘆葦變成白頭，因爲沒有人來割，它們迎風搖曳，依稀還藏得一兩隻小舟，十多個人。章烈笑對與他並行的黃白強道：

——這條路到了傍晚恐怕不太平罷？倘使有人依在蘆葦裏面，……

——是的呀，所以我們還是早些回來的好！衛兵直覺地摸摸腰際的手鎗。

馬伕一聲不做地跟着走。

將近十一時，他們到了荊州，荊州有兩個城：西邊的一個是舊城，就是楚都，至今還有宮殿殘蹟；東邊的一個是新城，前清時滿人荊州將軍駐紮於此。進得城來，約莫一兩里長，都是瓦礫。這一帶，在洪楊以前，是最熱鬧的所在；洪楊之亂經過一次大火，辛亥革命時又逢一次猛烈的火災，加之沙市關爲商埠，遂一蹶不振，直至於今。他們去遊了關帝廟，廟中有飲馬槽，據說是當年關雲長飲赤兔馬的所在；又藏有關公用過的袍帶，祇餘一

方方的玉片，已經無帶，而每次看着裏花兩角錢。他們再前進瞻仰「雙管筆」即是舊文廟，建於明代嘉靖年間，清朝康熙曾經修過，現今衰敗不堪，文廟中駐了兵。他們走進文廟時，眼見兵士在泮池旁蒸高粱，而三四個村婦在庭中刈草。極目的淒涼打動了他們的心弦，或許當他們回到江南故鄉時，連蒸高粱的兵士和刈草的村婦都沒有咧！而且，他們何日方能言歸？他們憑弔了一回，即在文廟附近一家小飯店裏用餐。他們吃飯時，回首不見了馬伕，他們並不注意，以為他們自己吃飯去了，因為僱他時言明不管飯食的。

暫不論章烈黃自強衛兵在江陵遊覽與進餐，且說留在沙市的一班章烈的同事。他們自然不甘呆坐在木船裏，只留兩個衛兵帶着武器看船，其餘全上了岸。他們有的喜歡活腳，溜躑溜躑，任意亂跑；有的年事較大，愛靜不愛動，就上茶館，泡壺龍井，坐着閒談天。下午四時半光景，坐茶館的朋友忽見章烈的馬伕牽了馬獨自回來了。他們問他為何獨自回來？

——章科長叫我先回來的，他回答。

——你把馬牽走了，叫他們如何回來？

——我不知道。章科長叫我牽走的。

馬伕坐了一忽，喝了一杯茶，便走了。當時他們稍稍覺得奇異，但並未疑到任何意外事上去，所以沒有考問馬伕。

當晚章烈等一行三人沒有歸船。

明天早晨也無音訊。

傍午，上岸購菜的衛兵忽忽跑回船來，氣吁吁的喊：

——不得了！不得了！

——幹嗎啊？大家問。

——市上有人傳說沙市江陵間的荒路上有人被殺了！

——噫？大家一驚。

——幾個人？

——有的說兩個，有的說三個

大家不待他說完，一羣蜂衝上岸：同事中有位姓陳的年紀最大，最有主張；他立刻指派若干人去報告警察局，若干人去抓那個可疑的馬伏。警察局一得訊便派人協同去捉馬伏。馬伏並未逃躲，手到擒來，毫不費力。他們捕着嫌疑犯，即牽了他向原路回去認屍。警察局長派了三批人：一批同去認屍；一批看守船隻；一批搜查茶館等處，而茶館主人被收押了。

他們走了那麼十二三里路，便見路上點點斑斑的血跡。隨了血跡走去，直到一個溝邊。那兒，在蘆葦中，臥着三個屍首。章烈的屍首仰臥着，西裝全行剝去，祇餘一件襯衫。

與一條短袴在身。他胸部深深中兩刀；頭部從天靈蓋劈起直劈至眉毛根；腹部開了肚，腸子花花綠綠流滿了一地；其餘小傷甚多甚多，總計起來，致命傷與輕傷，一總被砍了十九刀。黃自強撲在地上，頭浸在水中，只中了一刀，從背部直刺到胸口爲止。衛兵兩隻脚陷入泥中，身子後折，面對了牆，頭向天仰着，後腦部已被硬物如棒或木錘打開，腦漿和血掛在水邊。

警察局長迅速視察了四週，便假定了這個慘劇的經過：強盜得到眼線報告——眼線是誰呢？是沙市的茶館主人？是馬伕？——便埋伏在蘆葦叢，章烈等中了埋伏。當初強盜或許不打算殺人，因爲在這條路上，有幾次只有搶劫，並無血案；但是衛兵一定拔槍抵抗，而且某時估着上風，他追趕強盜到蕩邊，不幸陷入爛泥裏，而強盜之一潛潛抄到他後面，用什麼硬東西砍破了他的頭，——這顯然是木器傷。黃自強或者助衛兵趕強盜，或欲躍入水中游泳而逃，被人追上，在背後一戳，把他活活刺死。三人章烈體力最大，一定經過了劇烈的爭鬥纔倒的，所以混身是傷；強盜憤恨之餘，在他既倒之後，還剖了他的肚，把他的腸子勾出腹外。

章烈的同事們大都是生長於江南的，誰都沒有經歷過這類慘劇，見了章烈等的死，尤其見了身中十九刀面目猙獰的章烈，真是不寒而慄；但還有什麼辦法呢？他們只得幫助警察將屍首運到船上；大家捐了七八十元，買了兩口比較好些一口比較差些的棺材，將他們

草草入殮；又把棺寄放在一座廟裏，每人的材首註明了死者姓名與籍貫。

警察局長把馬伏與榮舖主人審了兩堂，又傳木船船戶去問了幾次。船戶起初賴着不肯開船，這番恐怕牽連到自己身上，——他若早肯動身，章烈等何致慘斃？——自動的願意不增價航行。

於是只剩下滾滾長江，依舊在流。

於是只剩下章烈，依舊在白髮雙親的夢中活着。

二十七年十月二十日，沙坪壩。

致現時代中國文藝家的芹獻

中國的神聖抗戰已進了第四期。——民國二十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時事新報社論把從盧溝橋事件起，到我軍自動撤離武漢為止，中間的戰事經過分爲三期：第一期，盧溝橋事變至南京放棄，歷時五個月又六天；第二期，從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至二十七年五月十九日徐州退却，歷時五個月又六天；第三期，從徐州陷落至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武漢撤退，歷時也是五個月又六天；此後爲第四期，——中國的文藝家應該走那一條路？早就有人談到這個問題，然而牽涉到文藝的議論，往往可以玄之又玄，儘力提高水準，而失之空虛。在承平時代，高深的理論是需要的；在抗戰時代，關於切身的問題，當然不仗空論，愈切實愈好。所以我今天要向現時代的中國文藝家說幾句老實話。

我們先得確定我們的人生觀。提起了人生觀，便覺得這是個最複雜最難一致的問題；民國十二年間，爲了人生觀這個問題，中國的科學家與贊成科學者和中國的玄學家與贊成玄學者大大筆戰了一場，結果積成二十五萬字的文稿。我今天所要提出的人生觀，顯然受了當時筆戰中我的外祖吳稚暉先生的「漆黑一團的宇宙觀」和「人慾橫流的人生觀」的影響。我以爲「生活」的表現是「動」，「生活」的意義是「奮鬥」。不僅人類如此，各種動物植物也是如此。我的生活即是人家的死亡或破毀，我需要它物的死亡或破毀來供給我的生活，而它

物之死亡或破毀是由我用奮鬥方式攫取來的。譬如說，人自從父母搆精以至於衰老疾病而死，這其間數十年至百餘年，無非是許許多多大大小小的戰爭，——物質的或精神的，——無非是變幻莫測的勝利或敗北。獲勝利則肉體康強，精神快樂，事業成功；不幸而失敗，則肉體衰弱，精神懊喪，事業破產。勝利或失敗皆是戰爭之結果，而戰爭決非「靜」的形態。所以生存必需奮鬥，奮鬥則動；準確的人生觀是「動的人生觀」。

我們既然認定動的人生觀，奮鬥的人生觀，是準確的，是應該有的；那麼，一切不動的，消極的人生觀是謬誤的，是不應該有的。嚴格地說：天下的「是」與「非」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甲地的「是」往往是乙地的「非」，甲時代的「非」，往往是乙時代的「是」。所謂「準確」，所謂「謬誤」，也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相對的也好，絕對的也好，我們何所準繩而判別它們的「準確」「謬誤」呢？

我們不要忘掉我們是什麼時代什麼國家裏的人民。我們認清了我們所處的時代，所處的環境，從這時代這環境的應付需要上斷定我們人生觀的準確或謬誤。就一般論，個人的生存需要奮鬥，一家的生存也需要奮鬥，一國的生存更需奮鬥：人生觀應該是動的，奮鬥的；國家觀何嘗不應該是動的，奮鬥的呢？尤其在中國，一方面，數千年來專制皇帝以「文」治國，用種種手腕來麻醉百姓，——尊孔也是麻醉手段之一，並非真心崇敬孔子，——使百姓由「文」而「弱」，無心反抗，也無力反抗；另一方面，因為中國實力的衰落，列強施行

種種壓迫，直至此番日本大舉內侵。在此局面之下，我們的人生觀應當是如何的呢？

文藝家是國民一分子，就當盡國民的天職。文藝家先應當確定了動的人生觀，然後由此人生觀出發，去抗戰，去建國。文藝家應否上前線，直接參加戰爭呢？應當的！應當的！一萬個應當的！凡是國民都有爲國捐軀的義務，文藝家當然不在例外。然而一國的生存條件是多方面的，現時代的戰爭前方後方有同樣的重要。由文藝家自身立場，應當人人抱定甯爲玉碎的決心，不畏懼上最前線；由政府當局立場，應當善爲運用這批不畏死的文藝家，觀察前方或後方的需要，提他們上前線或指派到後方某地去工作。個人的奮鬥應該事先估計清楚人我的力量，或某件事的可能性與艱難，然後訂定計劃，然後依照計劃去奮鬥；團體的奮鬥除了估計人力預立計謀外，還要有紀律，還要嚴守紀律。政府命令文藝家上前線而文藝家躲避不去，這是違反奮鬥精神的舉動，也即是華漢奸的行爲；政府希望文藝家留在後方工作而文藝家嚷着要上前線去，其勇可佩，其志可嘉，只恐怕得不到十分優良的效果。最可惡的有兩種人：一種假借上前線的名義，——實際上所去的地方是前線的後方，沒有多大危險的，——扮着愛國專家的面孔，到處去出鋒頭，到處招搖播騙；另有一種自命不凡的人，用刀筆師爺的故技，熱罵冷嘲，挖苦文藝家的祇知吶喊而不敢上前線，却忘掉自己寫文章時並不在鎗林彈雨之中而在明窗淨几的後方！中國素以「禮義廉恥」自豪，只因缺乏了崇實精神，一變爲無禮（虛偽的禮不能作算）無義無廉（食汗幾乎是公開

的祕密）尤其無恥的國家。從前有「吃教」的信徒，有「慈善」自己的慈善家，而今有靠了牢獄而做官的君子，有抗戰建「家」的志士仁人！

文藝家的抗戰工作，由國家立場來說，應當在後方；由文藝家自身來說，應當在前方。爲什麼呢？前線的主持者當然是軍隊，文藝家到了前方祇能幫襯幫襯而已；——除非「丘九」升爲「丘八」，實際地去投筆從戎！而前方之所以能夠支持，能夠獲勝，一半靠前線將領指揮得當，士卒用命；一半靠後方接濟，尤其有賴於民氣。後方能支持若干時，前方也能支持若干時，後方民氣一衰，前方沒有不受影響，甚而因之崩潰的。文藝家最擅長的本領是領導民衆思想，激勵後方民氣；這兩重工作，如果幹得好，大有益於抗戰，大有益於國家。所以從國家利害上着想，文藝家應當留在後方工作。可是，文藝家的生活，愈複雜，愈豐富，愈好，如能身上戰場，足臨至危之境，生死判決於一剎那，就在這個「石火光中」，深深體驗生死的真實意義，把我們平素所獲得的學說和理論加以最嚴密最隆重的試驗，必能在我們智慧領域中開闢一新宇宙，不僅供給無數新材料於我們的筆而已。所以爲文藝家自身打算，以上前線爲佳。兩善的方法是：少數文藝家上前線，多數文藝家留在後方，或彼此輪值，悉聽政府指揮。

假使我們跨上了前線，我們準備做些什麼工作？這，我們把「文」與「藝」拆開來說。文學家所能做的是：戰地通訊，戰地特寫，史實記載，以及由所見所聞所身受而作的詩歌小

說與劇本，——歐戰時，文學家在戰壕內起了小說等草稿，承平回家後敷衍成文。畫家可以描寫戰士的英雄氣概，人們的流離失所，戰後的斷垣殘壁，以及敵人的暴酷等等。中國畫不適宜，油漆需時，最輕便的是炭筆速寫，新近出版的戰地速寫（陳曉南作，便是一個例子。攝影家攝取戰地形態；最妙的是電影家拍製新聞片，此外，文藝家都是動得來筆的人，可以翼助軍隊擔任通信記室等工作。於未出發之前，先約莫訂下一個工作計劃，準備工作用具（如筆墨紙張等）；繼而與政治機關或軍事機關取得聯絡；一切準備充分，纔能上前線。以前有許多入缺乏經驗，一鼓作氣，跑到前線去，什麼準備都沒有；於是有的不能達到前線，有的幸而到了前線不知有何工作可做！到了前線，頭腦要鎮定，觀察要準確，銳利，行動要穩妥敏捷，居住行要吃苦耐勞，「膽欲」而心欲細」是絕好的箴言。此外，不論是文學家或藝術家，應當特別注意一點：就是作品的真實性。爲了要增加作品自身的價值，作者自當力求它們真實。這種真實性是抗戰文藝的靈魂。可是，我們萬萬要小心，不要使它資給敵用。例如我們描寫某陣地我軍的忠勇，一不留意把陣地所在，軍力多少，破殘尊，飛機殘架，鐵甲車幾輛，老老實實寫了出來；於是敵人根據了我們這篇並非報告的報告去攻擊，去轟炸了！實可我們把實在情形記在自己隨身帶的小冊子上，而在準備「發表」的文章裏放些煙幕彈；此番中日戰爭，在最初幾個月內，前線的新聞記者，缺乏經驗，激於熱情，往往犯了「老實」病；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使我們留在後方，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工作？可以做的，工作多得很。主要的當然是宣傳工作。宣傳工作可以分爲國內宣傳與國際宣傳兩大類，不論是那一類的宣傳，不論宣傳的方式是用嘴，用筆，用電，宣傳材料不外乎兩種：積極的，表示我軍的神勇；消極的，暴露敵軍的暴行。這兩種相反的材料配置，我以爲應該是：關於國際宣傳，積極的材料佔三分之二，消極的材料佔三分之一；關於國內宣傳，積極消極各佔一半。直到現在，似乎太偏於消極性。採取消極性的材料太多，在國內則易使人民氣餒；在國際則易使外人看輕我們。譬如說：我們聽得意大利軍隊屠殺阿比西尼亞民衆，發生什麼感想？我們知道阿比西尼亞民衆奮勇抗敵，又生了那樣的感觸？同情是好的，憐憫也是好的；可是，一個自尊的民衆需要國際的同情而不接受他人的憐憫！

宣傳，不論對內對外，須立下綱領。我們的兩大綱領是：民族至上，國家至上。這兩條不但是宣傳的綱領，而且也是我們思想的中心。再簡括些說，兩條實是一項：民衆至上，因爲有了民衆方有國家。個人的生存需要奮鬥，民衆的生存也需要奮鬥；所以我們必須採取奮鬥方式去保護，去發展我們的民族。凡有害於我們民族的人或物或事，務必一律徹底掃除。由此生出第三項大綱：抗戰到底。抗戰需要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力量，所以第四項大綱是統一團結。抗戰必須有計劃，有領袖；否則不但有力無用處，而且即使力有用處，亂用亦屬有害；所以第五項大綱是服從政府，服從最高領袖。

我們以此五項大綱去作國際宣傳。這些大綱，一方面是選擇國際宣傳材料的標準，另一方面是宣傳者言論思想的骨幹。國際宣傳範圍很大，工作很複雜；而且不僅僅在戰爭時需要國際宣傳，承平時也需要國際宣傳。我曾經寫過一篇相當長相當具體的論文，叫做長期抗戰與國際宣傳，收入拙著沙坪集（正中書局），讀者可以參考。此處爲了節省篇幅起見，不再複述了。

我們以此五項大綱去作國內宣傳。在國內，我們向誰去宣傳？當然向每個國民。然而每個國民的社會環境，所受教育，由社會環境與所受教育醞釀成的思想，是不相同的。我們宣傳的方法隨對象而變化，因爲最成功的宣傳是要叫對方聽着了。讀了我們的宣傳材料，感得外敵內侵的確與「他自己」有切膚之痛，倘使「他自己」不起來抗爭（消極的或積極的），便再不能過太平日子，甚至不能生存！人類是自私的，真正懂得國家與個人的休戚關係的有幾個？——知道而不實踐的人算不得徹底懂。我們必須以切身利害去動他，他纔肯聽我們的話，——說不定還「聽」而不「從」咧！

我們把中國民衆縱分爲兩大羣：識字者一羣，文盲一羣；橫分爲七組：士，農，工，商，政，軍，宗教。我們可以或綜合宣傳（識字者之羣，或文盲之羣），或個別宣傳（依組而分）。我們的對方是那一種，我們便說那一種話，做那一種事。大概對方智識程度愈高，宣傳愈難；對方智識程度太低，宣傳也難；程度高者自有主見，這主見或不合於抗建

精神，便難使之改變；程度太低，一則難使他們領會，二則他們往往麻木不仁或多疑。

國內宣傳方法大概關於文學方面的：是文學創作或翻譯（詩歌，小說，劇本，理論），刊物（定期刊物，壁報，小冊子，傳單），演講，演劇等等；繪畫方面：畫刊（漫畫，寫真，諷刺，攝影），壁畫，街頭畫報等等；電影方面：多攝新聞片及有抗建意味的正片；音樂方面：編譜英武的歌曲，利用已有曲子改製新辭，創作或改良民間小調，音樂演奏等等（註二）。這其間，最適宜於綜合宣傳的是：戲劇，電影，音樂。這並非臆想之辭，乃是我審慎觀察的結論。可是，不論如何，我們要認清我們的對象：我們固然要隨對象而變更手法，我們也應該預先估計對方智識程度的深淺：向程度高深或相當高深者說淺顯的話，徒令人感不起興趣，等於白說；向程度極淺者說相當高深的话，猶之使一個立在地上之人去摸丈八金剛的頭，結果也是勞而無功。最近有人主張文藝要大衆化，就功效上着眼，我很贊成。但有幾位理論家（？）說順了口，竟然說不大衆化的作品算不得文藝作品；我聽了甚覺「發鬆」，微笑之下，疑心那些說者中了「入主出奴」的毒，而有「賣身投靠」之嫌！

我在這篇小文的開始，表明我只說幾句老實話：我實踐了這個規定。這些話，從文藝家應有的人生觀說起，——其實也是每個國民所應有的人生觀，——到抗戰期中文藝家應做的工作爲止，誠然是老生常談，却沒有半句廢話！晚近時髦之士提倡科學救國，八有要把文藝投入毛廁之勢！對於這批時髦之士，不論他是「大人」或是「小的」，我不笑他們是蠢

驢，便佩服他們善於投機！一個文化，猶之一個人，需要「全部」的健康，「局部」的特殊發展即是病態。何況我國不但科學落後，連文藝也與他國相形見絀呢？何況，更進一步講，文藝與科學根本是「相成」的而非「相賊」的呢？——這層理由，當另草長文暢論之。在舉國一致奮鬥到底的時期裏，我深深希望文藝家爲國多多宜勞，於實際上有有所建樹！

沙坪壩，二十七年十二月二日午刻。

(註一)此文草成後，委員長在演講中，以武漢失前爲第一期，武漢失後爲第二期。

(註二)最近中宣部與政治部委託中國文藝社徵集軍歌，結果甚佳。又，俞大綱商榷徐仲年合譯英法德美軍歌選(獨立出版社)，頗可一讀。